

說小情寫

淚珠緣

天虛我生著



上海廣華圖書館發行

(冊四第)



寫情小說

淚珠緣

集四

天虛我生著

淚珠緣自跋

這部書。是作者二十歲時候。在病中做着。消消遣的。從頭至尾。不上一個半月工夫。所以裏面的情節。也叙不到十年。承看官們。都說這部書。打的很完備。但是作者自己看來。覺得這裏面的缺陷。也尚多着。要是如今打起一部六十四回的大書。便斷不肯瑣瑣屑屑。專叙這些兒女癡情。家常閒話。不是說現在打的書。定能勝似這部。要曉得時勢習俗。移步換形。如今的寫情小說。性質已是不同。筆法也是兩路。若教作者。現在再做這樣一部瑣瑣屑屑兒女癡情家常閒話的書。也是萬萬再。做不出。金聖嘆說的好文字。要立時捉住。方是本色。那過去的和將來的。又是別項一種文字。我這淚珠緣。便是當時捉住的文字。倘使現在。

再。做。一。部。淚。珠。緣。不。要。說。字。句。情。節。另。是。不。同。便。是。依。樣。葫。蘆。的。畫。了。出。來。也。只。算。得。別。項。一。種。文。字。現。在。這。六。十。四。回。書。已。經。刊。齊。了。這。部。書。在。六。十。四。回。以。後。應。該。便。沒。得。文。字。却。因。結。末。有。一。句。原。書。本。來。有。一。百。二。十。回。的。話。不。免。又。惹。看。官。們。疑。惑。或。說。還。有。續。集。的。或。說。以。後。的。書。便。是。真。個。有。了。我。們。也。想。得。到。定。是。寶。珠。賽。兒。盛。蓮。仙。石。漱。芳。等。這。班。人。一。個。個。生。了。兒。子。秦。文。柳。夫。人。袁。夫。人。葉。老。夫。人。這。一。班。子。一。個。個。都。死。了。過。去。弄。得。風。殘。雲。捲。連。那。婉。香。浣。花。蕊。珠。等。這。一。班。美。人。也。少。不。得。一。個。個。的。老。了。收。場。完。結。豈。不。掃。興。那。便。和。西。冷。訪。蘇。小。見。個。白。髮。老。嫗。的。故。事。一。般。無。二。所。以。作。者。自。己。想。想。也。不。必。再。有。續。集。若。是。真。個。續。下。去。時。想。那。秦。寶。珠。倘。是。活。着。現。今。世。界。花。樣。翻。新。他。處。到。這。個。局。面。那。裏。容。得。他。這。般。恣。恣。呢。呢。一。輩。子。幹。這。兒。女。子。的。勾。當。

也就少不得和那新石頭記的賈寶玉一般改了方針換了腦筋去幹些新勾當出來了。便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秦寶珠還是先前那模樣一個本來面目。但那些夏作珪一流人物。早也趕先放出一種手段來運動運動的了。作者自做成這部淚珠緣以後。眼見的希奇古怪這些事體。身歷的悲歡離合。那些情節。足足又有一部大書的材料。早想編做一部小說。給大家看看。只是在下這支筆。向來只會得寫情的寫情。寫到淚珠緣六十四回。已經寫盡著要再寫。除非寫些矯情罷了。便是看官不嫌憎作者自己。却先老大一個不願意再加現在的。新小說。無論。是。翻譯。的。杜。撰。的。總。要。寫。些。外。國。地。名。人。名。方。算。是。一。篇。傑。作。在。那。一。般。社。會。上。通。行。的。過。去。若。說。不。呵。任。你。寫。得。怎。般。入。情。入。理。便。是。紅。樓。夢。金。瓶。梅。出。在。現。今。世。界。那。書。裏。又。沒。得。什。麼。新。思。想。什。麼。新。名。詞。

也。就。算。不。得。什。麼。新。小。說。了。所。以。在。下。近。來。做。小。說。的。心。思。雖。濃。寫。大。書。的。筆。墨。却。是。淡。了。與。其。另。起。爐。灶。裝。腔。作。調。的。做。新。小。說。不。如。吾。行。吾。素。趁。着。現。成。再。把。淚。珠。緣。續。將。下。去。倒。也。免。了。一。番。囉。囉。嚟。嚟。的。安。排。交。代。落。得。開。門。見。山。簡。簡。直。直。的。叙。起。事。來。豈。不。是。好。大。凡。一。個。人。生。在。世。上。今。日。不。知。道。明。日。的。事。那。六。十。四。回。上。秦。文。在。晚。春。堂。秋。宴。以。後。自。然。連。秦。文。自。己。也。不。知。道。以。後。的。事。定。是。如。何。作。者。和。看。官。那。裏。也。就。能。覈。拿。得。定。料。得。準。呢。我。這。淚。珠。緣。續。集。便。從。這。時。候。直。接。演。起。這。一。段。跋。語。就。算。是。續。集。的。楔。子。交。代。明。白。現。且。按。下。一。邊。再。說。

絕好一篇
吊淚文章

據此一段跋語續集敘事必須避却以上云云所能逆料之事則續筆愈難果然續了我須拭目視之（拜花）

淚珠緣題跋

十二年前於武林書肆中見有小書八册署爲淚珠緣書名幽艷觸我所好取而閱之知爲言情家之著述即書肆中略讀一過觀其結構純仿紅樓而又無一事一語落紅樓窠臼亟尋作者署名爲天虛我生陳蝶仙數字及懷歸細讀始知尙係初集全書猶未畢也再往書肆中訪問作者是否近人而書賈嚅嚅無以爲答嗣後隨在物色又得桃花夢傳奇亦署名蝶仙自是益深向慕然究不知蝶仙爲何如人也迨乙己之冬購文件於萃利公司無意中詢及主人始知僕所朝夕思慕之天虛我生卽此萃利之主人翁也淚珠緣一書至是始得讀全璧遂冒昧以詩晉謁感蒙許立程門迄垂十載君詩詞名已噪大江南北著作等

身此說部。蓋君弱冠時筆墨也。全書彙印數千部。早已不脛而走。今春
徇海上友人之請。重行鈐版。函來屬僕校誤。爰爲戲書眉評數則。既不
量佛頭着穢之譏。并跋此數言。以附驥尾。亦誌僕與君遇合之因實。此
書之緣起也。至於此書之價值。則當世讀小說者。早有定評。固無待贅
述矣。甲寅四月拜花周之盛跋於倚紅仙館

淚珠緣四集目錄

第四十九回

報春闈吉士攀龍

宴秋興詩謎換蟹

第五十回

小兒女活折鳳鸞儔

老夫人另訂鴛鴦譜

第五十一回

俏丫鬟妙語止傷心

好姊妹分襟齊下淚

第五十二回

易鮫綃斷腸分手

聞燕喜狂笑偏心

第五十三回

病寶珠對鏡惜芳姿

俏麗雲登山聽松韻

第五十四回

兩頭親花學士悔婚

一手本秦宮保請旨

第五十五回

感皇恩葉家表雙節

奉聖旨秦氏娶二妻

第五十六回

絕艷驚逢浣花醉酒

佳期再阻婉姐居喪

第五十七回

收寄女沈左襄仗義

閩行人花占魁出殯

第五十八回

認花容姊妹訝生逢

祭江口弟兄悲死別

第五十九回

連城壁合寶珠迎親

合浦珠還蘆仙失喜

第六十回

新婚夕奪被悄嗔郎

好春宵入幃憐小妹

第六十一回

嫁浣花寶珠悲失蜀

勸眉仙婉姐暫歸甯

第六十二回

冷素馨多情圓舊約

沈浣花巧語難新郎

第六十三回

破猜疑分明留蜥蜴

配奇婚顛倒做鴛鴦

第六十四回

淚珠緣 四集目錄

秦公子償先風流債

四

石公子歸結淚珠緣

淚珠緣第四集

天虛我生著
鍾根校訂

第四十九回

報春闈吉士攀龍

晏秋興詩謎換蟹

却說這年鄉試。五經魁是秦雲何。祝春盛。蘆仙華夢庵。桑春一千人。原
是都認識的。便互相拜賀。秦府裏少不得熱鬧幾天。鹿鳴宴那日。寶珠
領着一班舉人。前去參調主司。花占魁見寶珠才貌俱佳。心裏頗覺歡
喜。知道便是秦文的姪子。便存一個意見。到回京復旨後。自己便陞了
內閣學士。這日從朝房裏出來。便往刑部大堂來調秦文。并道喜。說令
姪竟大魁一省了。秦文連連道謝。說些客套話。因問。令姪女現在舍下。
可曾着人望去。花占魁說。因奉旨闈闈。未及私事。秦文點首兒。花占魁
因向秦文求親。秦文却不肯遽應。說足下剛打外面回來。舍姪又是足

我亦深怪
秦文不知
是何用意

下擢取的門生。此時提親恐遭物議。花占魁又說。但求大人俯允了。外面且不提及。便沒人知道的。秦文道。那個不急。孩子門又尙小着。且再求教便了。花占魁倒不好意思起來。自怪冒昧。立刻拱茶去了。心裏却怪秦文又不好頂撞他。便攔起不提。且說寶珠自中之後。便把功名二字看的極容易了。也不上學去。只和姐姐妹妹鎮日的頑。倒是婉香督率他用些功。他不上學一天。便一天不理他。寶珠纔不敢荒疎了筆墨。這日正打南書廳出來。忽小厮迎上來道。夏師爺請講話。寶珠道。他有什麼話講。因便到文案房來。夏作珪笑迎着。講了些閑話。忽低聲道。兄弟蒙老爺保了個免補布理問本班。以知州用。兄弟想把三班補足了。進京引見去。爺可有什麼事。寶珠道。也沒甚事。夏作珪道。貴老師升了內閣學士了。聽說曾和老爺給你提親。不知怎麼。老爺不允。此番兄弟

原來有挾
而求

五千兩去
筆那裏去
了大約是
嫌大着
不肯拿出
來了

進京。想便替三爺做個撮合山。可好嗎。寶珠紅了臉道。這事自有家太
太和三老爺作主。夏作珪笑道。爺總還是孩子氣。這些終身大事。自己
也要有點主意。倘日後不如意。可不悔也無及了。兄弟都知道。爺又害
什麼臊呢。又不是女兒家。寶珠呆了半晌。夏作珪又問寶珠。低着頭道。
那便奉託罷。說着便想走。夏作珪道。且請住着。那節兒事。憑我一力擔
承罷。只是兄弟此番進京。引見還少點兒。欺子。想和爺商量告假些兒。
寶珠道。光景還短多少。夏作珪道。不多。只二千兩有了。寶珠暗暗想道。
他因我這一點兒事。借這些錢去。雖我沒用錢處。借給他。也不稀罕。只
我手頭也沒這些錢。因道。我平時。師爺知道。我是看不得錢的。手裏也
沒拿過這些齷齪東西。既師爺要用。便向帳房裏支一千兩去。多了。怕
老爺家來講話。夏作珪一口道了謝。又講了些閑話。寶珠自去了。夏作

人情活畫

珪便到金有聲帳房裏來。替寶珠出了賬。兌一千兩現銀來。又把自己的款項併上。託錢莊匯去。自己便打十一月初上進京。一到京裏。便去謁見秦文。因把寶珠的親事提起。說是柳夫人特地着他來的。秦文因道。花占魁本來也和我提起過。我因怕招物議。所以暫復了。既二太太這樣。特誠請你來作伐的。那你便對他講去。總一說便成的。夏作珪得意的很。便去謁花占魁去。花占魁因他是秦府的人。便叫請見。夏作珪鞠躬盡瘁。恭維了一番。見花占魁年紀不上四十。還比自己小些。便要充些老幹。講出許多卑陋不堪的話來。占魁已不願聽。及夏作珪講起提親的事。占魁還沒聽見講的。是那一家。早一口回說。舍姪女已在提親了。夏作珪因問是那家。占魁含糊答應。說是同鄉。夏作珪還要想講。占魁已端茶了。只得辭了出來。一肚子好氣。回去告知秦文。并說花占

魁那樣使架子。那樣不近人情。知道替府裏求親。他便一口回絕了。秦文也覺好氣。因道。他前兒向我求親。我沒許他。他今兒倒使起架子來。一個孩子家。怕沒有好女兒配給他。既這樣。不提也罷。并吩咐門口。說花大人來拜。可不必請見。夏作珪暗暗稱快。因寶珠叮囑了來。要一封回信。便只得寫一封書子去。又想到。這話不好實講。因只說花家現有兩門親事說着。光景總允這邊的。叫寶珠日後不怪着自己。發信之後。自己便領了部文。往湖北稟到去了。到了次年正月間。兩湖總督缺出。部裏因便放了秦文出去。署只個缺。花占魁却好也放了湖南學政。便都出京去了不提。且說寶珠自接夏作珪信後。心裏滿料花占魁必就自己的這邊親。及至正月間。接見邸抄。知道花占魁和秦文同放了一處。料想事成。雖沒信來。只當秦文無暇及此。所以不提的。又落得和婉。

香一塊兒多頑幾日。過了元宵。柳夫人便叫秦珍整頓行李。打算覆試去。秦瓊却到秦文任上去了。這裏陸蓮史因秦珍寶珠進京去。也便回家一轉。寶珠先覆了試。接着便是會試。寶珠中了會魁。秦珍中了進士。便又忙着殿試過了。都便在京候榜。因盛蘊仙何祝春華夢庵一千人都中了進士。俱在一處。寶珠倒不寂寞。且說秦府裏自寶珠出門去了。便減了許多熱鬧。陸瑣琴已回家去。素秋因嫁期便在七月初上。不在此裏久住。也回去了。只菊儂在府裏和婉香漱芳等朝夕作伴。不知不覺。便把一夏過去。已是秋涼天氣。七夕近了。一日柳夫人正和軟玉蕊珠藕香婉香等。在南正院看女孩子踏戲。忽外面一片喧嚷聲。報進來說。秦珍殿試三甲。授翰林院庶吉士。寶珠點了一甲二名榜眼。授職編修。一家都狂喜起來。一時賀客盈門。開了一個多月。秦珍寶珠都蒙

恩賞假三月。再進京聽用。這會子便都回來了。又設宴開賀。却好何祝春和盛蘧仙也點在二甲。授庶吉士。都賞假回來。華夢庵却在三甲。授額外主事。大家互相燕賀。又鬧熱了幾十天。此時寶珠便像個活寶似的。柳夫人和袁夫人。都分外疼他。姐妹們也看的他重。婉香是更不必說了。自然比衆不同些。寶珠看婉香分外的和自己講得來。自己便也十分憐愛他。宛然兩口子的樣兒。光陰易逝。瞬息已是重陽了。寶珠便起個登高會。把瑣琴素秋也都接了家來。到東花園最高的一覽亭。設下一席。接了瑣琴素秋到來。便請了柳夫人和袁夫人。藕香。婉香。菊儂。美雲。漱芳。麗雲。綺雲。賽兒。茜雲。軟玉。蕊珠。一千人都依次坐下了。先喝了巡酒。寶珠道。偕們多天沒這樣雅叙。今兒我出個令。要合席俱遵的。并且一得兩便。婉香問是什麼令。寶珠道。昨兒盛蘧仙和何祝春。在自

己花園裏擺文虎子。叫人射。我射了好幾個來。回來拿條子給你們瞧。我想僭們這邊園裏明兒也起個秋興的會。這裏菊花又多着。打一條子去。便給他十盆菊花。這條子便做今兒的令。這一盆子蟹也不穀。再去添來一巡酒。每人出一條。回來大家鬪總數兒。誰少幾條。罰幾杯酒。誰多幾條。獎幾隻蟹。內中有好的。合席賀一杯。各人送他一對蟹螯子。大家都說有趣。寶珠便叫拿些紙條兒來。拿筆硯伺候着。寶珠道。譬如我出一條謎兒。你們大家猜去。誰猜着了。誰吃一隻蟹。我罰一杯酒。猜不着。我自己說明。合席罰一杯。我吃一隻蟹。好嗎。大家都依了他。因請第一坐柳夫人起令。柳夫人便要一張條子。寫了。叫丫頭們貼在玻璃窗上。大家望去。見是一句七言詩。

繞膝。孫。曾。笑。眼。開。

孟子人名一

婉香一口說是太公望。柳夫人笑笑點首。大家一齊贊好。寶珠因道：我們何不就這樣聯句罷。婉香道也好。便一面拿着蟹螯子吃着想着。忽放下蟹。拿帕子揩揩手。寫了一條貼去。大家看是

西風送客過城來。

同前

寶珠道：齊東野人。婉香道：那不算人名。寶珠又思索一會。早被瑣琴猜去。是東郭氏。婉香罰了酒。瑣琴也寫一條是

先生道貌偏長笑。

同前

茜雲道：可是傳說。大家贊好。茜雲接一句道：

讓與獼猴仔細猜。

同前

袁夫人笑道：這個容易猜。寶珠早搶說是申詳。茜雲罰了酒。寶珠拿了隻蟹。撕了一個小腿吃着道：該我了。我們大家都要照這樣做。孟子

人名的七絕。不許亂了規矩。因也寫了一條道。

芳草萋萋映赤虹。

大家思索半天。都想不出是什麼。便都願罰。教寶珠自己說出來。寶珠因笑道是萊朱。大家說好。寶珠又接句道。

西廂若箇譜絲桐。

袁夫人說是琴張。寶珠道是罰了杯酒。見袁夫人出了一條是。一從兒向京師去。

婉香道定是子都了。便接句道。

清瘦楊妃玉甸空。

漱芳道。是瘠環嗎。婉香點首。漱芳接令道。

露滴楊枝春澤濃。

女兒家吃
蟹愛吃白
肉最是討
人喜歡

素秋道。柳下惠。瑣琴贊道。這個惠字有意思。素秋接下道。

畫眉人有好姿容。

大家都笑起來。麗雲道。素姐姐嫁了位好姐夫。天天的說給人家聽。這會子又賣弄呢。素秋啐了一口。菊儂道。敢是張儀。素秋說是菊儂道。

書裁四六遙相問。

麗雲嗤的一笑道。你敢是要問那個畫眉人的姿容好不好。那你便問素姊姊好了。素秋紅了臉。大家都猜不出說孟子上沒有駢字的人名。菊儂道。那不在四六兩字上面看。寶珠道。敢不是一個字的敢嗎。菊儂說是寶珠把一個蟹斗子吃了。因婉香愛吃白肉兒。便把黃子挖淨了。把白肉兒送給婉香吃。請婉香代接一句。婉香遂道。

開府清新在此中。

謎句妙在
各切身分

淚珠緣 第四九回

二二

軟玉道。敢是庾公之斯。婉香說是軟玉。出句道。

轉眼齊梁帝業亡。

柳夫人說是陳代嗎。軟玉道。是因罰了酒。自接道。

美人滿擬比英皇。

婉香笑笑說這句大有意思。想是充虞了。大家說好極。婉香接道。

玉容自古招天妬。

麗雲嗤的一笑。藕香道。可是顏讐由寶珠贊好。藕香接令道。

問夜何如夜未央。

麗雲一口猜着是時子。便接句道。

鏡無私照掛山陵。

蕊珠道。公明高麗雲喝了酒。蕊珠道。

夢入南柯客似僧。

大家都猜不着。蕊珠道是淳于髡。又接一句道。

妙劑清涼應不死。

賽兒道散宜生。衆人說好。賽兒接令道。

須防夜半戰兢兢。

大家都笑說這是什麼話。賽兒笑道我承他上句呢。寶叔叔的文章倘有我這筆法不但榜眼狀元還不止呢。太家都笑起來。茜雲道可是慎子。賽兒點點頭去喝酒。茜雲寫一條道。

白頭翁唱漢宮秋。

柳夫人道。敢是公劉。茜雲說是柳夫人道。

子又生孫擬狀頭。

袁夫人道。曾元麼。我也承一句。

世業良工原克肖。

柳夫人道。敢是箕子。袁夫人笑說是。柳夫人接道。

戲封籐葉小公侯。

衆人都猜不着。忽婉香道是葛伯。合席講好。婉香面前已堆滿了蟹。因道慢着。且讓我吃完蟹呢。賽兒不許他吃。正亂着。丫頭們來請柳夫人和婉香。說姑蘇有人來呢。不知是誰。且看下回分解。正是

落帽客應延座上。催租人莫叩門來。

第五十回

小兒女活拆鳳鸞儔

老夫人另訂鴛鴦譜

却說大家正在一覽亭作登高會。殿春來回。說姑蘇花府上。打發人來。

請太太稟事去。柳夫人應着，便和婉香出席下去。寶珠也坐不住，便也緊隨下來。到南北院，見廊下站着幾個有職事的老婆子。寶珠因叫高升家的過來，問道：「來的是什麼人？」高升家的道：「便是前兒送花小姐來的那來喜家的。」和連陞家的寶珠點首兒進去。見兩個婆子坐在矮檯上。柳夫人在上面問話。那婆子見寶珠進來，赶忙請了安。那連升家的笑道：「兩年沒見哥兒，便長的這樣好呢？」寶珠笑笑，因見婉香不在，便道：「你見過你小姐嗎？」柳夫人道：「他剛回屋子去，安頓來的丫頭們呢？」寶珠因問：「你家老爺在湖南，可曾有信來？」沒有。來喜家的道：「便本月初二來一個電報。」寶珠道：「電報來怎麼樣？」來喜家的道：「小的們也不仔細是講什麼。」寶珠還要再問。柳夫人道：「你可外面坐去，咱們有話講呢。」寶珠暗想：「這光景，定是提親來的。」因便退出，却悄悄站在窗外聽去。聽柳夫

人道。那你老爺來電。可會寫明。你小姐是給那家的呢。來喜家的道。家太太單吩咐小的們。說家老爺來電。已將小姐許給人家了。着來接小姐家去。也不知道給的是誰家。聽柳夫人道。這便怪死人。你太太是什麼一個主見。既前兒噉們家求親不允。說是給了什麼同鄉。那也不能強求的。怎麼我甥女兒給了人。連我也瞞着不許知道。這是什麼意思。連升家的道。哦。府上對老爺提親過嗎。或者便是許了。府上怕現在兩邊在一塊兒。不好意思。不講明的也未可知。柳夫人哼了一聲道。那裏是爲這個。前兒噉們家三老爺。教夏師爺對你家爺求親去。你爺一口回復了。說已在提親了。着夏師爺不必再講。回來三老爺氣的了不得。寫書子回來。教我把婉小姐送他家去。噉們兩家兒。從此不提這親。還是我看先姑太太面上。不忍把好好的姐兒。給你太太磨死去。既今兒

已另給了人家。便是人家的人。我也管不得許多。但終究是我嫡親外甥女兒。此去倘路上有甚差遲。我便拿這老命和你太太拚去說着。哭了寶珠。便像兜頭一勺冷水。忍不住一陣心酸。跑出迴廊。剛到藕香住的西正院門口。早哇的一聲哭了。賽兒聽見。赶忙出來。見是寶珠。因問怎麼了。敢是碰了那裏寶珠。見問。早一陣心疼。便像斷了腸子似的。忍不住嘔了一口。仆到欄干上去。賽兒一看。嘔的是鮮紅的一口血。早慌了手脚。忙喊奶奶不好了。寶叔叔不好了。藕香原早回了。這會子聽喊。忙跑出來。銀鴈小鶻等一干丫頭。也蜂擁跟出來。見寶珠倒在坐廊上。賽兒在那裏哭着喊着。也慌了。忙帮着喊。有半個時辰。纔醒過來。只是嚎啕的哭着。一時丫頭們報與柳夫人。柳夫人也急急的來了。一見寶珠這樣。也大哭起來。衆人不知道爲着什麼。只柳夫人知道寶珠。

奇絕是
否
竟
是
作
主
硬
將
甥
女
做
了
媳
婦

阿
吓
却
使
婉
香
如
何
嚥
得
下
去

心裏因哭着厲聲道。寶兒你放心。有我替你作主。你不要這樣拘執了。心。因喊殿春扶寶珠到舊日住的院子裏睡去。寶珠早哭昏了。只憑他們做弄着扶去睡了。柳夫人收了淚。回南正院來。藕香也跟了進來。見地下兩個老婆子還坐着。柳夫人盛氣向丫頭們道。你喊外面把花家來的人。都留下了。叫他們看我家寶珠成了。親去。丫頭們一片聲答應。那兩個老婆子說。也不敢陪笑。又不是只得局局促促的坐着。藕香欲問。又不敢問。柳夫人向藕香道。花家稀罕。有一個女孩子一家。許與我。瞧他們家。難道沒有婉兒寶珠。便一輩子沒處提親嗎。葉太夫人本來有話在先。軟兒蕊兒日後都想給寶兒的。我便允這頭親事去。便你給我往洗垢庵講去。明兒便換帖子。藕香婉言道。太太且請息怒。有什麼再講便了。柳太夫人不聽。便立刻叫喊轎班伺候。我自己去來。

藕香不敢再說。心裏着急。怕婉香有甚長短。因送柳夫人上轎去後。便進來吩咐南正院人。不拘是誰。一概不准進園裏去。自己便先來看寶珠。見寶珠已哭得死去活來。媳烟晴烟殿春圍着勸他。藕香也來勸寶珠。只是啞哭一句話也沒有。藕香坐了一會。便打樓上到惜紅軒來看婉香。見婉香眼圈兒通紅着。倒做出歡喜樣兒。在那裏指使丫頭們收書案桌兒。藕香心裏疑惑進去。婉香迎着藕香。因道。妹妹敢是府裏人來接嗎。婉香道。是呢。家太太打算湖南任上去。着人來接我家去。我也正想着家鄉。只是此去。和大嫂子及姊姊妹妹。有幾天闊別。藕香暗暗想道。原來他只知道回去。不知道這事。怪道不甚傷心。想着因探他的口氣道。妹妹此去。須得幾時纔回。婉香道。只也看了。又道。這府裏三老爺敢也有信來。藕香暗道。哦。他原來這樣的想去了。因道。三老爺的信。

却還沒來過呢。婉香點點頭兒。因見把書箱收拾好了。便令丫頭們上燈。忽春妍進來說。小姐可知。三爺病的兇呢。怎不看看他去。藕香只做不知道。怎麼好好的病了。快我看看去。說着想走。婉香便趁此道。大嫂子同我瞧瞧去。便喊春妍掌燈。打院子後面。從樓上走下來。到寶珠房裏。見點着一盞圓玻璃罩的洋燈。寶珠坐在床裏面哭。只嬾烟一人陪着。婉香便走近來一看。見寶珠兩眼腫得胡桃似的。臉兒清減了好些。寶珠一眼兒見是婉香。便哭着一手兒來扯他。婉香忙退一步。見藕香已不在跟前。仍又走近。問寶珠道。你怎麼了。寶珠哭道。姐姐。你還問我呢。我只問你那答兒發付我呢。婉香不解道。我去。仍要來的。你怎麼又這樣。寶珠哭道。你到這地步。還哄我來罷罷。算我今兒知道你的心了。婉香道。阿吓。這話怎解。剛說着。外面有人喊嬾烟。嬾烟出去。寶珠見沒人了。

便一手扯住婉香手道。姐姐你好。很心。你有人家去了。叫我怎樣。婉香愕呆道。這從那裏講起。你聽誰講來。寶珠因哭着。將剛在南正院門外聽的一席話。告訴他聽。婉香急了臉。呆呆的道。哦。原來這樣。這樣。我錯會了。意了。寶珠見他神色大變。因道。姐姐。你也和我頭裏一樣。錯會了。意了。婉香呆呆的道。我錯會了。意了。寶珠見他目不轉睛的。因着忙了道。吓。姐姐。婉香不應。寶珠又扯他那隻手去。婉香一甩手道。罷罷。說着。便自站起。走了。出去。寶珠忙喊他。却不道。喉嚨早哭啞了。婉香也不聽見。呆呆的認着扶梯。走上了。打留餘春山房後面。回自己屋裏來。剛到窗口。聽裏面有人講話。便站住了聽。原來是軟玉身邊的寶寶。和春妍講話。聽春妍道。那你老太太可應允了。沒有。寶寶道。怎麼不肯。本來是有這意思的。早說過。等三爺和你家小姐成了親。他便把階們兩位。

分明是氣
婉香柳夫
人奈何不
思

可憐可憐

也。送。給。三。爺。做。了。二。房。這。會。子。你。家。小。姐。許。了。別。家。咱。們。小。姐。便。算。正。了。可。會。不。肯。嗎。春。妍。道。難。道。兩。位。小。姐。都。肯。一。時。許。給。了。三。爺。嗎。寶。寶。道。可。不。是。呢。說。明。兒。就。要。納。采。氣。氣。花。家。來。的。人。呢。婉。香。不。聽。這。話。猶。可。一。聽。入。耳。便。似。一。個。焦。雷。打。在。心。裏。一。個。昏。悶。嘔。出。一。口。血。來。沾。得。滿。身。禁。不。住。一。個。頭。暈。忙。立。脚。定。了。靠。在。欄。杆。上。兜。心。泛。起。不。住。口。的。嘔。將。起。來。春。妍。和。寶。寶。聽。見。忙。問。誰。在。那。裏。嘔。笑。春。在。外。面。聽。見。先。趕。出。去。一。看。道。阿。吓。是。小。姐。呢。寶。寶。春。妍。都。跌。脚。跑。出。來。忙。着。問。小。姐。怎。麼。了。婉。香。早。嘔。乏。了。氣。喘。喘。的。講。不。出。話。春。妍。和。笑。春。兩。個。夾。扶。了。進。來。寶。寶。忙。替。鋪。好。了。被。褥。給。婉。香。睡。下。拿。火。照。見。婉。香。含。着。兩。包。眼。淚。臉。色。潔。白。嘴。唇。也。發。白。了。只。是。仰。面。喘。息。着。春。妍。忙。伸。手。進。去。向。他。胸。口。榻。着。好。半。晌。見。那。含。着。的。兩。包。眼。淚。才。和。珍。珠。一。般。滿。腮。兒。亂。滾。下。

來。却。哭。不。出。聲。那。眼。光。直。射。在。春。妍。臉。上。春。妍。也。覺。傷。心。便。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婉。香。歎。口。氣。轉。過。眼。光。看。看。笑。春。又。看。看。寶。寶。便。合。了。眼。睛。覺。得。魂。靈。兒。從。頂。上。透。出。虛。無。縹。渺。的。飄。蕩。出。去。到。一。個。所。在。見。一。株。大。樹。下。坐。着。一。個。老。叟。滿。腮。的。白。鬚。一。手。繙。着。一。本。簿。子。一。手。拈。着。鬚。鬚。在。那。裏。呵。呵。大。笑。見。婉。香。飄。飄。蕩。蕩。的。走。來。因。道。你。是。花。婉。香。麼。你。來。這。裏。什。麼。婉。香。聽。他。喚。自。己。姓。名。暗。暗。怪。異。細。想。一。想。這。人。好。似。舊。識。剛。要。問。他。見。那。老。叟。笑。道。你。敢。是。又。在。那。裏。哭。好。好。也。哭。出。山。快。了。因。把。簿。子。給。他。看。去。婉。香。接。來。看。寫。着。第。一。案。顧。媚。香。欠。盛。蓮。仙。淚。珠。五。百。零。五。斛。償。訖。第。二。案。何。祝。春。欠。胡。蘭。仙。淚。珠。三。十。斛。償。訖。第。三。案。華。夢。庵。欠。林。雙。玉。淚。珠。五。十。一。斛。償。訖。反。欠。三。斛。第。四。案。花。婉。香。欠。秦。寶。珠。淚。珠。一。千。零。八。十。斛。償。訖。反。欠。六。百。二。十。斛。又。訖。又。欠。二。十。斛。婉。

香看了不懂。什麼是反欠。什麼是又欠。那老叟收回簿子道。老漢專管這些帳目。反欠是你哭多了。該他償你的。他償你的。又多了。你便又欠。他別人的帳。我還攪得清。只你們兩口子的眼淚償了。又欠欠了。又償。再攪不清。剛孩子們送這簿子來。我瞧我也算不清。該是那一日纔了。這筆帳。我特地給你看了。你打量有這麼二十斛了。便去不得。怕又反欠了。那這筆帳。便坑死了。我婉香因道。我打算今兒自盡死了。不還他的了。那老叟笑道。死什麼。你要死。也不得死。快去罷。婉香還要再說。那老叟指道。寶珠來了。快去快去。婉香回頭一看。却是春妍坐在自己床沿上哭。婉香疑道。敢是夢嗎。春妍我可曾睡熟。春妍回頭見婉香問他。因道。剛睡熟了會兒。此刻可好些。婉香點點頭。覺得枕函冰冷的。原來是剛纔的淚。想夢裏那老叟說。自己和寶珠欠下的孽債。便心灰了好。

得此一念
乃得不死

至情人乃
有此妙想
高於嬰兒
一等矣

些。又想那顧媚香償訖了。盛蘆仙的債。便死了。以外的也不知道。可見。明兒自己償訖了。寶珠的。也便要死。至於現在。自盡坐一個醜名。不如。回家去了。把淚珠兒償完了。寶珠的再死。可不乾淨。想着便暗暗點頭。又。又想道。一個人。只要得了。知心的。何必定要嫁了他。纔算是有情。古來。多少美人。不如意的多。着何況是我。又何必傷心。我只誓死不嫁別人。去。便算不負他了。況我心裡有一個他。他心裡有一個我。也算滿足了。還在什麼形迹上。講去。想着。倒反不傷心了。因教春妍睡去。春妍不肯。離身。婉香也便隨他陪着。忽又想到。我便這樣。想通了。不知寶珠還想的。通。想不通。趁這會子人靜。我去細細開導他一番。可不要哭死了。來。倒教我欠上他多少淚珠兒。債想着。便和春妍講。要去勸他的話。春妍。教婉香不要去。婉香那裏肯聽。早掀過被兒起來。春妍苦勸道。小姐身。

上病着。可不要捨了自己性命。倒管人家去。婉香見他說出人家兩字。因氣起來。道：「這個你。那能替我恨寶珠歸根。是僭們家負了他家的。他太太待我。和一家兒似的。寶珠待我。又和一個人似的。這人家自己。從那裡分起呢。」春妍終怪着寶珠。因婉香這樣說。便也不拘他。喊海棠掌了燈。自己攙着婉香起來。不知婉香去與不去。且看下回分解。正是

畢竟桃花應薄命。可憐芍藥贈將離。

第五十一回

俏丫鬟妙語止傷心。好姊妹分襟齊下淚。

却說春妍扶婉香起來。婉香早立腳不住。全掛子。靠在春妍肩上。春妍也站不住。便軟坐倒了。險些兒跌。因道：「小姐何苦來。橫豎見了寶珠。也沒話好講。多哭一會兒。什麼事呢。」婉香想也不錯。便點首兒道：「不去罷。」

便仍睡下。春妍替他蓋好。因喊海棠睡去。說我陪着呢。海棠應着出去了。春妍見婉香朝裏床睡了。淌淚自己又想不出話來。勸他便陪着坐一會兒。看看婉香睡熟了。便悄悄走到後房來。忽海棠進來道。姊妹可知這會兒三爺鬧的兇呢。剛要自己碰死了呢。春妍皺眉道。這也太不成。話被人傳出去。叫俺小姐還活得嗎。海棠道。也是太太不好。忽然一下子要給他定葉家的兩位小姐。他便說不要做人了。春妍道。你陪小姐睡着。我去問寶珠來。說着便拿個風燈。逕往寶珠院子裏來。一進門。見寶珠正哭着。晴烟嬈煙圍着勸他。春妍一肚子好氣。走近來道。三爺爲什麼哭着。是哭的什麼事。寶珠見是春妍。因道。春妍姐。你難道還不知我的心嗎。春妍道。我知道爺的心。只是姊妹講的來。一時說要別過。多果然是捨不得。但是一個人。誰沒得家鄉回去。也是正理。不瞧別

個便如大奶奶二奶奶都是府裏的人了。也要家去幾天。況是僭們小姐寶珠哭道。他比不得我怕從此散了。便沒得再聚的日子。春妍道。爺只顧哭。不知道人家不說是姊妹講的來。還當有什麼意思。照爺這樣。還是爺要死在咱們小姐跟前。還是要咱們小姐死在爺跟前。寶珠道。死也值得。只是我不敢先死。春妍道。是呢。這裏太太只有爺一個。死便不孝。爺又新蒙聖上擢取了。現在賞假三月。仍要進京聽用的。死便不忠。今兒太太既給爺定了。葉府兩位小姐不知道爺死了。叫那兩位怎麼個了局。這便不情。爺既知和咱們小姐因講得來。不忍別去。說以死相送的話。是從來沒有的。爺死了。倒落得旁人議論。把一個醜名兒給僭們小姐虛坐了。這便不義。爺果然要死。也是爺自己歡喜的。我也不用勸。便勸也不理。只請問爺是什麼一個名目。寶珠頓住了嘴。因道。依

你怎麼說。春妍道。也沒怎麼說。人生聚散。是在所不免的。前兒聚的時候。不知道。今兒散。今兒散了。安知後日不聚。即散了。不復再聚。也是前定的緣分。況世間無不散的筵席。眼前雖姊妹姊妹的一淘兒的伴着。那一個姊妹。姊妹。爺講不來。明兒也不少。得漸漸散去。爺又那一個姊妹。姊妹。捨得別去。倫多和咱們小姐一樣。問爺一個兒有幾回好死。爺既肯爲姊妹。姊妹。死的瑣小姐。也是爺的好姊妹。怎麼他嫁了。爺不死。菊小姐也是爺的好姊妹。怎麼他嫁了。爺又死。素小姐許了婿家。爺又不死。單爲咱們小姐。便這麼傷心。病狂起來。可不是害咱們小姐嗎。若說是爺和咱們小姐聚的長了。所以和瑣小姐他們的情分不同。那請問爺。爺和美小姐是從生下地。一輩子聚下來的。明兒美小姐嫁。爺又怎樣。寶珠被他問住。了一句話也講不出。連哭也哭不出了。春妍冷

笑了一聲。便自己想走。寶珠一把扯住道。照這樣說。你敢是怪了我嗎。春妍道。我那敢怪爺。寶珠道。姊姊呢。春妍道。那我不知道。他心裏只我看的。爺太不顧人了。寶珠道。我那裏肯不顧他。只我禁不住傷心罷了。我到這地步。也沒別望。可能請他來和我講一句話兒。春妍道。爺和小姐講得的。便和我也講得我聽的。入耳便小姐也聽的。入耳爺要講什麼。只和我講問什麼。便問我。寶珠被他這樣一說。倒紅了臉。低下頭去。半晌道。我待問他怎麼樣。主見家去了。怎樣。春妍道。主見想也沒什麼。爺怎麼樣。個主見便是小姐也。怎樣。個主見家去了。怎樣。爺也想得到。定要我講什麼。寶珠道。我想他好好的嫁去。忘了我。春妍道。嫁是該派。不嫁也是該派。忘是該派。不忘也是該派。寶珠道。是了。這話便傷我的心。他嫁我。果然傷心。他不嫁我。我更傷心。他忘了我。我該傷心。他不忘我。我

更。自。傷。心。我。情。願。他。忘。了。我。也。忘。了。他。春。妍。道。這。便。是。但。也。由。不。得。自。己。作。主。總。之。爺。譬。如。當。初。不。見。咱。小。姊。咱。小。姊。譬。如。當。初。也。不。見。爺。寶。珠。道。姊。姊。你。替。我。講。去。說。他。只。當。我。死。了。我。也。只。當。他。死。了。罷。春。妍。暗。道。吓。他。這。話。分。明。是。自。己。甘。心。另。娶。叫。小。姊。嫁。去。了。只。是。小。姐。未。必。如。他。的。心。因。道。爺。這。是。真。心。話。嗎。寶。珠。哭。了。春。妍。又。暗。道。原。來。是。傷。心。話。這。也。不。去。管。他。只。是。日。後。這。兩。人。不。知。怎。生。了。局。一。個。不。娶。一。個。不。嫁。是。料。定。了。歸。根。怎。樣。呢。想。到。這。裏。吊。下。淚。來。忽。又。恨。寶。珠。既。有。這。心。何。不。極。早。求。親。可。見。也。是。沒。心。腸。的。因。寶。珠。來。扯。住。他。的。手。哭。便。洒。脫。了。手。冷。笑。道。這。會。子。哭。什。麼。用。不。如。將。息。些。罷。時。候。遲。了。我。有。我。的。事。去。說。着。便。自。走。了。這。裏。寶。珠。還。哭。着。嬾。煙。勸。道。爺。何。苦。來。一。輩。子。拿。熱。心。腸。待。人。到。頭。反。叫。人。見。怪。不。瞧。春。妍。的。尖。酸。話。兒。麼。他。和。他。小。姐。是。

嬈烟亦是
哀梨并翦

若是有
當初今日
如何得了

淚珠緣 第五一回

三二

一個鼻孔。子出氣的。可知他小姐爲着自己的名節。還怪爺哭的不是。爺爲他不要命了。知道人肯不肯爲爺也。這樣偷他也和爺一樣。的念頭。他還顧什麼。眼前日後嗎。寶珠聽了。怪不受用。便歎口氣道。罷罷。聽天由命。罷嬈烟道。這四個字。纔確切呢。可知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何況。人也不去早謀呢。寶珠聽他這話。宛然和春妍一付聲氣。因道。呀。姐姐。你也怪我不早嗎。哭道。我那裏知道這不測的風雲呢。說着。又道。罷罷。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我也和紅樓夢上的晴雯一樣。追悔不及。還說什麼。說着。便躺下睡去。嬈烟替他蓋好了被。聽寶珠在枕上飲泣一會。便像睡熟了。因看看他。果然睡熟了。自己便也睡了。次日醒來。見寶珠却自醒着。在那裏哭。嬈烟道。爺還哭得嗎。不瞧這兩個眼。圈兒。這樣腫得。桃子似的。回來。什麼。能見人去呢。寶珠道。我還要見誰來呢。嬈烟暗

暗疼他心裏又怪婉香沒用。便聽他嬌子挾制。又因春妍數說了寶珠一頓。心裏更氣不服。想寶珠果然糊塗。婉香也不聰明。既到這個地步。便一個不嫁。一個不娶。也算不得有情。又況沒得名目。因也和寶珠講些正理的說話道。太太今兒替你納葉家的采。你便順你太太的意見罷。寶珠咬牙不肯說。我若這樣。便我負了婉姊姊。又況擺他在面前。做這事給他看了。可不要活活的氣死了他。嬈煙道。爺專拿自己。想別家去。爺歸根。還是要婉小姐死。還是要婉小姐活。寶珠道。我那肯叫他死呢。嬈煙道。可原來爺只樣死。纏綿的纏着他。他死在爺手裡。便家去可能活嗎。不哭死也。病死了。不如索性趁太太這個舉動。給他瞧着。使他冷了心。把爺怪到了兜底。倒是個好主意。寶珠道。他怪了我。他便忘了。我果然是好。只我便定了葉家這門親。我終究不娶。要强我娶。我便

死。只是他因這個怪我。我終究也是個虛坐呢。倒叫我留一個薄倖的名兒給天下。後來人唾罵呢。嬈煙便冷笑道。原來爺是個貪虛名兒的。爺不娶。敢是算義嗎。爺叫他不能嫁。他敢算節嗎。歸根爺怕虛坐一個薄倖名兒。眼下還只有婉小姐一個。瞧不起你日後的話也怕沒人知道。這節事兒。那婉小姐許了不嫁。怕沒人議論嗎。爺不肯自己擔一個薄倖的名兒。倒肯叫小姐坐了一個不貞的名兒嗎。爺怕婉小姐一人瞧不起自己。便不怕婉小姐去遭千萬人議論。爺這個心我真不解。照這樣看人說。爺是最有情的。我看也不見得。況今兒定葉府的小姐。原不過給他瞧着。使他冷心。太太也是這個主見。生怕兩個有甚長短。鬧出事兒。爺便依我這個話好。歹日後娶不娶。仍在爺旁人又不能強。爺的。況且爺本該不能負了軟小姐和蕊小姐。爺想去而今幸是婉小

姐原清。清。白。白。的好。出。嫁。去。不。算。爺。誤。了。他。這。會。子。爺。爲。着。婉。小。姐。要。死。可。知。道。便。不。提。這。親。事。也。還。要。死。兩。個。呢。倒。不。如。定。了。也。教。人。有。個。名。目。寶。珠。漲。紅。了。臉。低。下。頭。一。句。話。也。沒。得。了。因。恨。道。偏。我。不。早。死。要。到。這。地。步。活。着。又。傷。心。死。了。又。不。能。罷。罷。聽。你。們。佈。擺。去。我。從。此。便。蒙。住。良。心。做。人。了。罷。嬾。烟。見。他。想。通。了。便。放。下。了。心。抽。空。兒。告。訴。柳。夫。人。去。把。寶。珠。已。講。明。白。儘。向。葉。府。締。網。好。給。婉。香。冷。心。的。話。講。了。柳。夫。人。認。爲。不。謬。便。選。了。本。月。十。二。給。寶。珠。締。了。葉。府。的。姻。軟。玉。蕊。珠。便。移。住。東。花。園。迴。避。去。這。裏。婉。香。見。這。番。舉。動。倒。反。歡。喜。心。裡。但。求。寶。珠。忘。了。自。己。那。便。自。己。的。死。活。不。干。寶。珠。事。滿。擬。回。家。不。等。婿。家。來。聘。便。尋。點。口。角。自。盡。了。也。省。得。被。人。議。論。主。意。定。了。待。寶。珠。締。姻。過。後。次。日。便。向。柳。夫。人。辭。行。柳。夫。人。見。他。一。點。沒。悲。傷。的。樣。兒。心。裡。頗。爲。得。計。因。見。他。

兩眼還紅腫着。又分外起了一種憐惜的意思。自恨不早求親放着好的女孩子。倒給別家做媳婦去。想到這裡。又氣他叔子花占魁起來。又見婉香兀自依依膝下。不覺傷感起來。又挽留了一夕。和他講了許多。出去做媳婦的道理。婉香那裡還聽得這些話。早又傷心痛哭起來。柳夫人知道他傷心。怕哭壞了他。不便多講。婉香初來。原和柳夫人一房兒睡。的這夜。柳夫人要他同睡。婉香依了。等柳夫人睡熟了。將前年花朝來的時候想起。一件一件。打心上輪過。覺得寶珠先和自己客氣。後來漸漸和自己親熱起來。又處處的憐惜着自己。再件件關切着自己。後來又分外親密起來。自己又怎樣和他惱。想到這惱字。猛回過念。來道。咳。早知和他沒幾天好。就不該和他惱的。忽又想好也。從今罷了。惱也。從今罷了。算這三年。做了一世人。打明兒起。算又是一世人。難道。

一經訂婚
便要避
親極早
寶知不替
提親極早
爲此意正

此語酸心
不知婉香
如何想出
這一句來

後。世。人。還。把。前。世。的。事。也。追。悔。去。不。成。想。着。安。了。安。心。便。也。睡。熟。了。到
次。日。起。來。柳。夫。人。吩。咐。備。下。一。席。離。筵。與。他。餞。別。又。替。他。把。菊。儂。瑣。琴
素。秋。都。請。了。來。袁。夫。人。漱。芳。藕。香。美。雲。等。也。都。在。座。只。軟。玉。蕊。珠。因。寶
珠。在。座。不。便。過。來。坐。次。大。家。各。敬。婉。香。一。杯。寶。珠。也。餞。他。一。杯。婉。香。飲
了。寶。珠。又。斟。一。杯。敬。他。婉。香。怕。他。有。意。思。在。裏。面。便。不。肯。吃。寶。珠。掩。淚
道。姐。姐。你。不。吃。這。杯。子。你。的。心。裡。下。得。去。嗎。怕。姐。姐。去。後。莫。說。我。能。不
能。再。和。姐。姐。把。盞。便。怕。這。杯。子。也。不。能。再。沾。着。你。的。嘴。唇。兒。了。說。着。那
淚。珠。兒。撲。朔。朔。的。弔。在。杯。子。裡。去。婉。香。也。是。傷。心。便。接。來。對。飲。對。吊。着
淚。釐。了。半。杯。又。加。滿。了。送。與。寶。珠。道。昨。兒。沒。敬。喜。酒。請。乾。這。一。杯。罷。寶
珠。聽。說。忍。不。住。淚。如。雨。下。一。口。把。酒。飲。乾。了。衆。人。見。他。兩。個。飲。着。淚。酒
也。都。替。他。傷。感。往。常。麗。雲。總。要。取。笑。今。兒。也。慟。然。了。因。對。婉。香。道。姐。姐

不記得前兒吊落花詩有初見已鍾今日恨重逢難訴隔年情兩句不道今兒做了讖語。婉香點首淚下。原來麗雲以先常聽見柳夫人。口氣是定把婉香給寶珠的。所以總拿他兩個開心別個也。便不這樣頑去。此時見他兩人赤緊的要分散了。倒反比衆人分外的傷心。那賽兒是向來道婉香好的。又是孩子赤心。藕香又極相契。婉香的這會子要走了。席間那一個兒不傷感。下淚自不怪寶珠了。那春妍和海棠原是婉香帶來的。這會要別去。他們也有姊妹們餞行。少不得也有一番傷感。一時間外面回說。轎馬都齊備了。婉香便向各人拜辭。早已淚濕幾人衣袂。又向東花園來。給軟玉蕊珠告辭。又是一番悲痛。婉香打東花園轉來。一千人便送到南正院來。不知婉香還勾留否。且聽下回分解。

正是

無。可。奈。何。花。落。去。

不。如。歸。去。鳥。空。啼。

第五十二回

易。絞。綃。斷。腸。分。手。

聞。燕。喜。狂。笑。偏。心。

却說柳夫人等一千人送婉香出來。直到二廳看婉香洒淚上轎出去。春妍和海棠連陞家的來喜家的等便叩頭道謝。一齊出儀門上轎跟去。這裡寶珠早哭得淚人兒似的定要趕去護送一程。柳夫人許了寶珠忙喊備馬。帶着花農鋤藥兩個小廝一齊打甬道上上馬。寶珠早加一鞭。跑出大門。一溜烟飛也似的追去了。花農和鋤藥兩個馬的足力差些。那裡趕得上。一直追出錢塘門向柳堤上跑去。猛見柳堤上拴着寶珠的馬。見寶珠坐在草地上哭嚇了一跳。忙都下馬。問敢是墜了馬了。寶珠道不是。這馬乏了。我也腿軟了。花農道。爺本來病着。那裏還好。

這樣的很跑。既這樣。請爺那邊亭子上坐坐去。寶珠點首。花農扶着起來。攙到亭子上坐了。寶珠定了一回喘氣。便又上馬。帶着花農鋤藥。急急的向柳堤上走去。到松木場。花農遙指道。船在那裏。寶珠望去。見橋邊泊着四號大船。桅杆上扯起銜旗。風吹起來飄着。顯出河南督學部院的字樣。寶珠早一陣心酸。弔下淚來。一到岸邊。便跳下馬來。見一船是裝着婉香的箱籠物件。一船是些家丁人役。第三號纔是婉香的坐船。頭艙捲篷下。懸着四盞繆絡珠燈。兩邊列着兩盞銜燈。花農先下艙回了。裏面喊請。早有水手打起扶手。請寶珠下艙。寶珠一腳踏進頭艙。早見春妍和海棠兩個。把中艙門上的花綉門簾。兩邊一齊打起。寶珠進去。見婉香側坐着一手靠在玻璃牕邊的雲石桌上。拿帕子搵淚。寶珠早淚如雨下。兩個厮對着先握手兒。嗚咽了一會。婉香纔收淚道。我

八字傷心
今日始由
婉香口中
道出真是
無可奈何

文心如劍
滿抽蕉無
微不至

說得傷心

此去料想未必再來。你也不必爲我傷感。天若有情他生可卜。你祇幹你的正經去。你能一步一步的上進。我便死在九泉之下。也替軟姐姐和蕊妹妹歡喜。你若不忘我。你知道我家去有了聘期。你但在小桃花館的桃花樹下。喚着我的名兒。哭我一番。便感盛情了。我前兒許送你的綉枕頂兒和屏條子。我不該給了眉仙。那眉仙轉送我的綉花帳沿子。我前兒不是送你了。你留着。只當我的罷。咱們三年聚首。一旦永訣。我也沒別的報你。因把帕子遞與寶珠。道：「這個你拿去。是我這幾天拿着拭淚的光景。淚珠兒也不止二十斛了。完了你罷。寶珠接着也不暇細問他。這話裏頭的講究。只把帕子反覆展看。見滿幅都是斑斑的淚漬。因又把自己帕子轉贈他。道：「我這個你也拿去罷。日後得能再見。也是個表證。倘不能再見。各人拿這個殉葬罷。說着。兩人都哭起來。春妍

我去了三
字如聞其
聲
我讀至此
也一陣心
酸滾了過
去

見日已西墜。舟子催促趨行。因來回了婉香。寶珠兀自不捨分袂。經婉香再三安慰。寶珠因再三叮囑。說到了姑蘇。便給個書子。我開春往京去。定打姑蘇轉。來看你。婉香應着。因淌下淚來。便拿寶珠的帕子去搵。兩人欲別。別的臉對臉。兒呆怔了半天。纔同歎。一口氣。寶珠便說。罷。我去了。你自重。婉香含淚應着。送到中艙門帘下。看寶珠登了岸。上馬去了。還自呆望着。忽一聲鑼響。船已開了。掉過頭來。打玻璃。望去。寶珠遠遠的在馬上一。步。一。回。頭。望。自。己。的。船。忽。立。住。了。不。走。呆。望。着。自。己。的。船。漸。漸。遠。的。看。不。見。了。婉。香。早。一。陣。心。酸。哭。暈。了。過。去。春。妍。海。棠。忙。扶。住。喚。他。再。喚。不。醒。直。等。舟。行。了。一。里。多。路。婉。香。纔。醒。過。來。睜。眼。一。看。見。是。船。裏。面。前。只。春。妍。海。棠。兩。個。站。着。莫。說。寶。珠。不。見。連。往。日。的。笑。春。愛。兒。等。也。都。不。見。了。又。一。陣。心。痛。哭。暈。過。去。這。回。勢。頭。更。兇。的。

傷心之語
如聞其聲

怕人。春妍急了。忙喊把船放緩些。把後船裏的老婆子喊幾個過來。帮着灌姜湯。捏人中的。救着。足有一頓飯工夫。婉香纔哇的一聲哭了。轉來。春妍早也淚如雨下。婉香向四下一看。見居中掛着一盞洋燈。四盞書畫竹燈。那船搖着一晃一晃的。蕩着。便天旋地轉的。頭暈起來。嘔出一口。不是血。却是綠水。大家慌了。忙喊船泊定了。不搖。把婉香扶到床裏。躺下。婉香自覺兜肚下泛起來。又嘔一口。便又昏暈過去。朦朧見他母親秦夫人。從水面上踏浪而來。走到面前。喚道。婉兒。你不要苦惱。過幾天還你高興。婉香見是他母親。早去扯住衣角。哭道。太太怎留下我這苦命的兒。吓。秦夫人道。快不要傷心。你吃我這杯兒水。便好了。婉香見他手裏。果然拿着一個杯子。送到他嘴邊來。婉香見是一杯清水。不知不覺。飲了下去。見他母親。便轉身踏浪去了。睜眼一看。見自己原睡

望不見寶
珠只得望
城子也望
不見了

情天也替
人垂淚偏
向離人偏
畔灑

在床裏。丫頭老婆子圍在面前。聽船底下的波浪聲。甚大。風刮的。玻璃
鏗。鏗。的響。因道。敢是起風浪了。春妍等。忽然見他開了口了。看神色
也正了。便多放心。因答道。是呢。小姐這回子。心定些嗎。婉香點首。因問
這裏是什麼地方了。春妍回。不出。因去問了水手。進來道。是瓜山地面。
婉香點首。因墜淚道。出城好多路了。春妍扶我起來。望望。可還望
得見城子麼。春妍道。我剛望過。連影兒也不見了。婉香點首。又滴下淚。
來。因叫婆子們退去。自己在枕上傷感一會。忽篷背上。浙浙瀝瀝的。下
起雨來。那風打。窗縫裏。吹進來。幃子。遮着那燈。早閃閃。熒熒的。雨越大。
了。夾着風浪聲。遠遠聽見。更鼓打了。三下。心窩上的淚。早和潮一般。湧
起來。哭了。會子。因身體。困倦。便睡熟了。次日醒來。又哭一會。一路上。簷
風。宿露的。哭着。早把個。嬌滴滴。身軀兒。病的。和菊花似的。這且漫表。且

說寶珠自婉香去後。也不知哭暈了幾次。身子本來單弱。早也病了。天天嘔着血。柳夫人怎不焦慮。請大夫瞧。總說是心病。藥物也不甚中用的。還是金有聲。替他用藥當點心。足足病了半個多月。天天盼姑蘇的信。也不見一封。一日正哭着。婉香。媿烟。忽傳進一封信來。說是姑蘇來的寶珠。又驚又喜。忙拆開來看。却因。眼角上。綴着。淚珠。看不明白。忙拿。婉香。送他的。那塊。帕兒。揩淨了。看寫着。

眉仙再拜。寶珠足下。

寶珠見這八字。便疑惑道。怎麼是眉仙。出信。早難道。姐姐。姐姐。有什麼。長短。麼。又道。且看下去。再講。見是。

遲我拜芝。勞人夢草。一方秋水。懸想伊人。轉輾夢穀。亦不自知。所以然。月圓日。婉姐言旋。乍見之下。人淡如菊。略一撫問。淚潛潛下。

隱隱約約
冀得妙
此書殆是
婉起於
所以視
自陳

寶珠看到這裏不禁痛哭。停一會又看道。

哽咽半晌始吐所苦情頗不堪而抑知適博我粲挑燈一夕話竟使破涕爲笑疾霍然愈爲語足下好自珍攝留一形骸待作相見歡爲是。

寶珠看了不解忽轉念道這光景是眉仙哄我來如姐這病那裡一夕話勸得轉的多分病危了怕我知道所以哄我來果然姊姊好了爲什麼姊姊不自己寫信給我呢想着又哭起來忽又道這待作相見歡一句有意思難道姊姊還來我家嗎祇怕斷斷沒有這話要便是講我明年去看他的話又道姊姊往常說眉仙的筆墨好照這書子寫得明白的也看得出本領了又道管他呢且回他一封書子再講因便想掙扎起來去寫那裡掙得起祇得且攔着罷了過了幾日身體略好了

天性至親
那得不驚

些因起來寫了信。復了眉仙。也只說自己病好了。剛發去。忽晴煙進來。說三老爺回來了。說病的兇人。扶着在南正院了。爺快請安去。寶珠吃了一驚。忙扶在晴烟肩上。到南正院來。進門。見袁夫人。漱芳等俱在。秦文坐在篋上。氣喘着咳嗽。寶珠上去請了安。秦文點點頭。道：「你也病麼？」寶珠說是。秦文道：「你自睡去。不必陪我。仔細又冒了風。」寶珠應着。自己又站不住。便退了出來。剛出門簾。聽秦文道：「寶珠怎麼病的這樣多？」分孩子們大了。不甚安分。這會子我在河南。倒給他說下親事了。柳夫人道：「前兒我不知道。這裏也給寶珠定下親了。」秦文詫異道：「我八月間便有信來。敢失誤了。怎麼又定了一門子親。這怎麼處？」說着。早喘着咳嗽。寶珠聽見講起他的親事。早一點酸。從頂門上起。直注到心窩裡。禁不住哇的哭了出來。秦文問誰哭了。什麼事。丫頭們忙回說。寶珠被

臆子撞了一下。哭的說着。忙把寶珠扶回院子去。這裡秦文向柳夫人道。這什麼頑意兒。一個孩子。定下兩門子親。這怎麼處。又道。那邊無法想。且問這邊是誰家的小姐。柳夫人因把花家去把婉香給了別家。氣不過。一下子定了葉府的兩姐妹兒。秦文聽着大笑起來道。你們知道我給寶珠定的是誰。柳夫人也陡然開心道。敢便和花占魁講來。秦文道。還講花占魁呢。前兒他和我提親。我一時沒允。後來我替太太求親去。他也不允了。說着喘喘的咳嗽起來。柳夫人疑惑。因又問。那眼下定的是誰家呢。秦文道。聽我講呢。因此我在京。便杜絕了花占魁。那知道我和他都放了河南。他來拜我。我見他。他也絕口不提這親事。前兒七月間。忽然都察院沈左襄。上本子彈他。他慌了。當是我爲此過意不去。便來向我謝罪。我倒不懂了。次日便央中丞來允親了。我知道婉小

我讀至此
也不禁失
聲爲笑

老態可掬

姐是二太太最疼的我也很看重他的所以便允下了大家都啞然失笑起來心裡都替寶珠開心柳夫人是更覺歡喜過望倒不肯信秦文道二太太不信還有先姑太太的一隻碧霞鐲子在我箱子裡收着就算聘禮了是我把一個西土漢玉貓兒墜向他換的兩下允洽了便在九月初六日下了聘這裡來接是幾時了柳夫人道那已是初九了人來說花占魁是初二打電報家去的秦文道是了這裡和葉府裡是多早晚下的聘柳夫人說是十一秦文笑道既這樣葉府總好講話他三口兒便照下聘的遲早定位次罷花占魁總不免有些話講那只好做我不着寫書子給他謝罪去呢說着大笑笑着又咳嗽氣喘的了不得便叫玉梅和湘蓮兩個夾扶了回東正院去袁夫人等便都鬩堂大笑起來說這節事倒頑的有趣只是太太和寶哥兒婉姐兒空拋了許多

狂喜之態
活躍紙上

眼淚柳夫人也心花怒開了。和一千人說笑着。早有丫頭們聽的明白。報與寶珠。寶珠聽了。直跳起來。笑的閉不攏口。因道。我夢想不到還有這場天大的喜事。說着又笑。又道。哦。怪道眉仙那書子這樣講。原來姊姊自己不便出信與我。眉仙也不便明寫的。所以我還怪他不明白。那裡曉得有這個意思。藏着有這個好意思。藏着說着又大笑起來。嬾烟扯他的衣角道。爺也不留意點兒。照這樣瘋着。給人傳出去。可不笑話。寶珠道。這會子還怕誰笑話來。老爺給我定了姊姊我那姊姊。便真是我的姊姊了。便真是我的好姐姐了。便真是我的好人了。說着又哈哈大笑起來。嬾烟見他神色不像口角渦斜。絕似瘋的樣兒。因道。爺怎麼講話也不留神點。這才算什麼話。寶珠笑道。姊姊這又什麼算什麼呢。又道。姊姊可來了。麼快給我掌燈兒。我見他去。嬾烟驚道。爺敢心偏了。

要你哭什麼
嬾烟聽了
心裡如何

喜出望外
那得不瘋

寶珠道：我偏什麼。我總一樣看待我。敢偏了。誰嬾烟聽他的話。真瘋了。便哭起來。道：我的爺。你怎麼忽然便這樣了。寶珠道：你不哭。你放心。我和姊姊是講得明白的。決不苦了你。嬾烟一發哭的兇了。晴烟等忙進來。見寶珠指手舞腳的笑着說着。口口聲聲念着姊姊。大家多道：他瘋了。忙去報與柳夫人知道。那柳夫人過來一看。便大哭起來。道：我剛道這遭兒。萬事如願了。那知道他忽然瘋了。這敢是前世的冤孽嗎。說着頓足大哭。不知寶珠究竟是瘋不瘋。且看下回分解。正是

嬌花例受三春雨
圓月應遮一片雲

第五十三回

病寶珠對鏡惜芳姿
俏麗雲登山聽松籟

却說柳夫人見寶珠瘋了。正大哭着。寶珠猛然見哭的是柳夫人。因低

問。嬈。烟。道。這。大。的。喜。事。太。太。怕。不。知。道。嗎。怎。哭。着。嬈。烟。見。他。略。清。些。又。往。常。聽。人。說。一。個。人。狂。喜。過。度。定。是。偏。了。心。只。一。嚇。便。嚇。轉。來。了。因。道。爺。不。知。道。花。小。姐。嫁。了。所。以。太。太。哭。着。呢。寶。珠。一。驚。道。吓。原。來。嫁。了。不。是。嫁。我。嬈。烟。啐。了。一。口。寶。珠。一。想。當。是。丫。頭。們。傳。誤。的。便。自。覺。慚。愧。也。哭。起。來。柳。夫。人。見。他。也。哭。因。道。寶。珠。你。怎。便。瘋。了。寶。珠。紅。了。臉。講。不。出。來。柳。夫。人。道。你。姐。姐。給。你。了。你。便。喜。也。不。致。狂。到。這。樣。你。瘋。了。教。我。怎。樣。寶。珠。低。了。頭。柳。夫。人。又。道。我。不。打。緊。你。三。老。爺。知。道。可。又。不。掃。了。興。你。可。怎。樣。對。付。得。你。姐。姐。住。此。時。寶。珠。心。已。清。了。聽。這。話。又。明。明。是。真。的。心。裡。歡。喜。便。又。露。了。笑。影。又。紅。了。臉。柳。夫。人。見。他。低。着。頭。一。句。話。也。沒。有。了。知。道。醒。了。過。來。因。又。氣。又。好。笑。也。不。多。講。便。自。放。心。歸。院。去。了。這。寶。珠。又。把。從。頭。的。話。細。想。一。遍。又。有。些。疑。惑。起。來。見。嬈。烟。坐。在。旁。邊。

因扯他的手道。好姐姐。你告訴我。究竟是怎麼樣的。嬾煙道。我不和爺講。回來爺又瘋了。我可是嚇不起的。寶珠笑道。我那裡瘋來。我不過一時高興。忘了形了。你告訴我也好。安了我的心。嬾煙笑一笑道。我問爺果然婉小姐許給你了。你有什麼好處。寶珠笑道。講好處多呢。你明兒瞧着就是。嬾煙拿指頭向他臉上一抹道。可不臊死人呢。寶珠嗤嗤的笑將起來。扯着嬾煙的手道。爲什麼臊的呢。嬾煙笑着。一甩手道。不瘋罷。這會子總算病好了。也不將養會子。爺向鏡子裡照照去。可還像個人呢。寶珠不信。因走到着衣鏡邊。晴煙把鏡袱去了。寶珠一照。詫異道。這敢便是我嗎。晴煙一笑。嬾煙也走過來。寶珠見自己臉兒。早憔悴到十分了。只兩彎眉兒。綠的分外可憐。雖是笑着。還是顰態。把嬾煙並肩兒。一比。只覺得自己黃瘦了。好些。忽吊下淚來道。我已這樣。不知我姊。

姊還比我憔悴到那麼地步呢。嬭煙道：他倒早好了呢。你病得這個樣兒。不早將養好。明兒給他見了。可不又叫他傷心嗎。寶珠點首。因便走開來。晴煙仍將鏡袱遮好。見寶珠睡去。便來替他蓋好了。讓嬭煙陪着自己歸自己睡去不提。且說秦文自那日回來。氣急痰喘。一日重似一日。秦瓊原帶回來了。因見寶珠已授了編修。秦瓊還是個蔭生。心裡頗不受用。因在湖南時候。便給他保了個理藩院主事。眼下部文轉了。便打十一月初一。着秦瓊進京供職去了。自己原請了兩月病假回來。看看限期將滿。病尚未好。朝廷又不准乞休。只得再請展假。又因秦珍和寶珠兩個。開春都要進京供職去的。便打算把寶珠便在年內迎娶了。又省就挨時日。因請柳夫人來。把這個意思講了。柳夫人却合着自己主見。便一口說好。秦文因喊漱芳代寫一封書子。關會花占魁去。便

老官兒最
喜背履歷
正是入情
入理處

把誤定下兩邊親事。要他隨和過去的話講了。漱芳順着秦文的話。寫了稿子。送秦文看了。秦文點首兒。便教發書啓房。叫白劍秋寄去。秦文因向漱芳道。親家太太。可在府裏麼。舅爺高升了。你可知道。漱芳道是呢。家太太還是八月間。接進京去的。秦文道。令兄在京的時候。和我講。他心裡極想放出來。所以不望打詹事府轉去。和我商量。纔得由編修升了都察院的巡街御史。照這樣好好的攪年巴。便好放出來了。這便宜多了。像我當初。攪的纔費事。由編修遷了詹事府右中允。再由右中允升翰林院侍讀。又遷到國子監祭酒。我滿擬放出來了。那知道太好了。倒升了內閣學士。又遷到禮部裡去。混了幾年。纔攪到一個左都御史。遷了刑部。到這會子纔放出來。從頭一算。已四十多年了。頭到白了。還不能告歸。所以我說。做京官不如做外官。自在的多呢。漱芳稱是。坐

態態如畫

了一會。便退了出來。聽秦文又在裡面氣喘了。心裡很不受用。怕秦文有甚長短。秦瓊便沒人約束了。回到自己院子裡。納悶了一會。忽丫頭們傳進一封京信來。折開看是白素秋寄來的。看了一遍。纔知李冠英由庶吉士升了內閣中書。便放了外府同知。此刻攪了個江蘇吳縣的署缺。到任去了。心裡替素秋歡喜。便放下書子。順步到東花園來。想和軟玉談談。進了園子。到鏡鑑來。可巧軟玉到綠夢庵蕊珠那裡去了。漱芳因便到綠夢庵來。進門見芭蕉樹下。睡着兩隻白鶴。蕊珠靠在欄杆上手裡拿瓜子。殼子打他。見漱芳來。因笑道。難得呢。怎麼兩天不來看我。險些兒悶死了呢。漱芳笑說。因老爺病着要服侍。所以不得空兒。蕊珠笑道。怪道人都說你是好媳婦兒。漱芳笑道。你也不用嘲笑我。你也是。即補的媳婦兒。蕊珠紅了臉道。姊姊怎麼眼下便都是滿口官話。又

是。什。麼。卽。補。卽。用。的。滿。口。嚼。着。漱。芳。也。笑。道。我。剛。聽。老。爺。背。了。許。多。履。歷。又。素。秋。姊。姊。信。來。便。覺。聽。熟。了。也。隨。口。講。講。蕊。珠。隨。把。手。裡。的。玫。瑰。瓜。子。分。給。漱。芳。吃。漱。芳。接。了。笑。問。道。這。是。姑。蘇。的。水。炒。你。那。裡。來。的。蕊。珠。紅。了。臉。道。偷。來。的。呢。漱。芳。道。是。寶。珠。送。你。的。呢。蕊。珠。啐。了。一。口。漱。芳。笑。道。還。強。嘴。呢。這。可。不。是。顧。眉。仙。送。來。給。寶。兄。弟。的。蕊。珠。一。笑。道。誰。講。我。吃。這。個。還。是。婉。姊。姊。前。兒。送。我。的。你。要。取。笑。我。我。還。有。好。東。西。着。不。給。你。了。漱。芳。笑。道。我。搜。去。說。着。便。走。進。房。去。蕊。珠。也。跟。了。進。來。漱。芳。向。妝。台。上。一。看。沒。有。把。抽。屜。抽。開。一。看。也。沒。有。因。見。玻。璃。廚。裡。擺。着。一。盞。洋。錫。罐。子。因。笑。道。在。了。便。走。過。來。拿。蕊。珠。笑。着。攔。住。了。說。你。不。告。饒。我。定。不。給。你。漱。芳。笑。道。你。叫。我。告。什。麼。饒。蕊。珠。道。你。可。還。講。不。講。是。他。的。呢。漱。芳。道。他。是。誰。我。還。不。知。道。呢。蕊。珠。道。你。還。講。尖。酸。話。兒。麼。說。着。紅。

別開人謔笑
風趣

了臉。向他兩脇下撓去。漱芳笑的軟坐倒。美人榻上。蕊珠也笑着。忽床裡面有人笑罵道。造反了。我好好的睡一會兒。也不容我。漱芳回頭看。是軟玉掀着帳子。走下地來。漱芳笑道。怎麼大白晝跑這裡來睡。敢昨晚子夢裡。又和寶兄弟頑去。沒睡覺嗎。軟玉啐了一口道。你倒昨晚子做夢和瓊二哥頑去呢。漱芳紅臉道。扯你的臊。一個姑娘家也知道什麼。頑軟玉也紅了臉道。我本來不知道你們怎麼頑。還是你講來。我也不知道。頑字指什麼的。漱芳笑道。你說我這頑字指什麼的。軟玉佯嗔道。我不知道。你問自己去。漱芳也便笑笑不叮下去。因將着蕊珠的手向軟玉道。睡什麼。咱們同往美姐姐那裡頑頑去。軟玉點點頭兒。便整整鬢髮。向鏡屏裡照一照。見頰上印了些枕痕。因拿指尖兒搵了。搵同着出來。望見寶珠身邊的嬾烟。手裏拿着個紙條兒走來。見三人來了。

因站住了道。剛我看二奶奶去。說在這裡。爺喊我往舊院子裡去。請美小姐和麗小姐去。那知道我幾天沒去。那園裡的人都搬到這裡來了。漱芳笑道是呢。爲那邊祇軟小姐兩位住着冷靜。所以都搬過來了。你敢沒找到大小姐嗎。嫵烟道。我不知道住在那幾所院子裡。漱芳因指道。茜小姐住的這邊。石聽琴室。綺小姐住石林仙館。美小姐住小臨波榭。麗小姐住暗香堂後面的小羅浮仙館。嫵烟應着道。這幾天把我這位小太爺悶死了。說好像落了孤老院似的。也沒一個姐姐妹妹看他。去這邊又不能來。怕三老爺知道要講他。氣得很。寫這個條子叫一房一房的送去。請他們看。漱芳接來看。是見寫着些寂寞孤零苦惱的話。頭因笑給軟玉看看。軟玉付之一笑。漱芳把條子還嫵烟道。你講去說日子快當呢。回來少不得有他的好姐姐好妹妹成日的伴着他呢。嫵

歡玉之言
煞有味趣

鶴態如畫

淚珠緣 第五三回

六十

烟。望。着。軟。玉。一。笑。蕊。珠。早。低。了。頭。軟。玉。見。嬈。煙。去。了。因。笑。道。二。嬈。子。這。話。倒。有。點。兒。像。是。氣。寶。珠。幸。而。你。是。他。的。嫂。子。不。然。人。還。當。你。拈。說。着。笑。止。住。了。不。說。漱。芳。啐。了。一。口。罵。道。倒。把。我。臊。死。了。呢。拈。什。麼。來。吓。你。和。誰。拈。去。便。要。拈。這。會。子。也。早。呢。軟。玉。笑。着。早。先。走。了。漱。芳。將。着。蕊。珠。跟。來。一。路。笑。說。着。打。沿。山。走。廊。繞。到。小。羅。浮。仙。館。見。前。後。有。幾。十。株。梅。花。多。已。開。得。和。雪。似。的。石。筍。邊。有。一。隻。老。鶴。在。苔。階。下。踱。圈。兒。唳。着。見。三。人。來。了。側。着。眼。睛。來。看。蕊。珠。拿。帕。子。甩。他。一。下。那。鶴。拍。着。翹。膀。逃。去。亂。叫。裡。面。暖。帘。一。動。將。手。兒。走。出。兩。個。丫。頭。看。時。是。美。雲。身。邊。的。秋。蘋。碧。桃。因。道。你。小。姐。也。在。裡。面。麼。秋。蘋。道。剛。在。這。裡。這。會。子。和。二。小。姐。三。小。姐。到。山。上。頑。去。了。漱。芳。因。攜。着。軟。玉。蕊。珠。打。梅。花。下。循。山。游。廊。走。去。走。上。麝。雪。亭。見。寶。珠。寫。的。百。花。頭。上。四。字。已。榜。着。了。憑。欄。望。下。去。那。梅。

激芳舉動
亦是趣人

花和潮一般擁着。忽見下面走廊上一個人打梅花隙裡露一個影兒。見是戴紫金冠的。當是寶珠。便把帕子打一。個結子打下。去却兜在梅花枝上。那花片兒落了。他滿頭滿身。那人昂起頭來。一看原來是賽兒。三人都笑了起來。賽兒見三人站在百花頭上對他笑。纔知是拿物事打他的。因道。怎麼你們打我嗎。激芳笑道。我那帕子兜在樹上了。好姐兒。給我弄下來還我。賽兒仰面見帕子果然掛在梅花枝上。因進屋子裡去。找了個長雞毛帚兒來。倒轉頭用桿子去擦。却擦不着。便站到石檯上去。一擦那帕兒和些花瓣兒。照臉打將下來。險些兒跌聽。三人在上面笑着。他便丟下雞毛帚子。一氣跑上來。一頭撞在軟玉懷裡。說你打我嗎。軟玉笑道。這可冤人呢。你嬌娘打你的。怎麼做我不着。激芳早趁勢兒把帕子向他手裡奪來。望上面峭壁游廊上逃去。賽兒來追。激

芳急急走上一覽亭。笑着軟坐倒了。接脚賽兒和軟玉蕊珠也來了。賽兒又來奪帕子。漱芳不肯。軟玉却把賽兒一把抱住。說你怎麼撞我。我心痛了。快陪我來。賽兒笑着掙着不理。軟玉把他挾的死緊。口裡要他告饒。漱芳却站得遠遠的一手把個帕子展開來。攆着引他道。在呢。你拿得去嗎。剛笑着忽一陣風來。漱芳擋得不牢。那帕子和放風箏似的吹去了。大家都笑起來。賽兒拍手稱快道。好吓。天也不容這勞什子呢。漱芳看那帕子悠悠蕩蕩飄墜下去。不知吊在那裏去了。因笑着和賽兒軟玉蕊珠四下望了望。滿的城樓屋見夕陽斜照着。只半城的人家。有陽光照着。因道。寶兄弟前兒詠這裡的詩。有意思呢。那一線長江千里白半城斜日萬家黃。兩句倒確切呢。賽兒點首。便和三人走那後面游廊下來。早聽見一片的波濤聲。再走下幾步。便見幾百株松樹成了。

此是選仙
今佈置到
境然一點宛
身入其

麗雲洵是
可兒

一叢林子這游廊盤旋下來便穿到松林裡去彎彎曲曲多是紅欄杆子的走廊接着中間一座四方亭子榜着巢雲兩字進裏面有些杯盤狼藉着麗雲的兩個丫頭小紅小翠在那裡收拾軟玉因問他們那裏去了小翠向後面窗外指道在那裏呢四人同走出來見美雲麗雲綺雲三個正打那面游廊轉彎抹角走來兩邊迎着麗雲笑道怎麼你們嬌怯怯的今兒也上這高山來蕊珠笑道我早走的脚跟兒痛了你們怎不賞梅花却這裏來喝西北風美雲笑道我也這樣說麗妹妹天天對着梅花看厭了倒來聽這濤聲剛說着早一陣大風那滿林的松樹虎也似的吼將起來把各人的衣袂都倒吹起來窰兒等都捧着臉說好很的風只麗雲一人仍瀟瀟洒洒迎着風走去還說有趣衆人便在巢雲亭坐了會兒下山去小羅浮仙館裏暖酒賞梅去了不知後事如

何且看下回分解。正是

小病不須嫌寂寞。

美人隨在見風流。

第五十四回

兩頭親花學士悔婚

一手本秦宮保請旨

却說秦文自發信與花占魁後。滿擬即日可以婚娶。因吩咐把自己東府裡。借葉府做了女府。花家送親來。若另打公館。則不必說。若不打行臺。也便可在東府做女家了。因選了十二月二十吉期。擬先把婉香和寶珠成了婚。三朝再娶葉氏姐妹的。那裡知道花占魁信來。說男子婚娶例無二嫡。即葉氏情願作庶。亦於理不合。聘妻未娶。安有重聘之理。即兩不知情。以致重聘可援卑幼在外例。比依應以先定之女爲婚。後定者聽其別嫁。如其不然。彼此均有未便。况葉氏居喪出嫁。亦於例不

合還請裁奪。倘尊府願與葉氏成婚，則遵國律請還聘。采云：秦文看了氣起來道：這不是他分明的悔婚嗎？因拍案大怒，喊把柳夫人請來商議。自己早氣喘不絕。袁夫人勸着他。兀自盛氣見柳夫人來了，便把花占魁的來書遞與柳夫人看。柳夫人也怪他不盡人情。因道：若說要軟兒姐妹作庶的話，倒還可以商量。竟說要咱門退婚的話，怕也沒這個例。秦文道：他欺我太甚了。把一個律例來壓我。照例卑幼在外，尊長給他定下了聘，他不知道。自己也定了一家，便該從尊長所定。把自己定的退了，聽其別嫁。若自己定的，已經成婚了，那便把尊長定的退了。違者杖八十。有職人員，知法故犯論杖九十。降四級調用。仍就照例改正。但咱們這事，比依不得兩家都是尊長定的，誰該做嫡，誰該做庶。若說葉家居父母喪出嫁，於例不合。只也有他祖母作主。况且到下月二

十二已是二十四個月期滿了。還怕怎麼。他三番兩次的拿一個姪女兒居奇也刁難得我穀了。我耐着。且復他一信說這邊是寶珠生母定的。斷無退婚之理。下面也不必講了。偷他回信。再有請還聘采的話。我便和他奏上一本說他悔婚。看他可當得起。柳夫人也不好講。秦文早拿起筆來。顛巍巍的手抖着寫一面喘氣。一面寫完交與袁夫人加上馬封寄去。秦文喘急了一會道。花占魁那人也太不懂事。總之年輕了些。一味子任意歪攪去。也不想咱們家不拘幹什麼事。也從不肯教自己短了理。他講律例。那總還是我明白些。知法故犯的事。我自己還辦人過來。我敢頑這個把戲嗎。所以他和我來講律例。早便不通死了。柳夫人說是因道。今兒已十二月初四了。他未必便轉信來。這喜期光景應不着了。秦文道。那也不妨遲些兒。索性等開春。讓寶珠進京供幾天。

職再告假回來。我也便可趁此乞恩予告。回來享幾天兒清福。照我這病。怕也不久人世了。眼下雖好些。但有了年紀。得了這個痰病。要除根是難的了。柳夫人極意寬慰了幾句。又閑談一會。便自散去。過了幾天。秦文的病。却漸漸好了。因一路都是金有聲診視。居然有效。自是感佩無量。這日能穀起動了。便叫丫頭們攙扶着出來。到中門。換了小廝。攙扶到賬房裡來。這日因是十二月二十九。金有聲正在結帳。見秦文進來。便忙放下筆。推開算盤。站起來笑迎道。爺怎麼便自己出來。敢竟全愈了。秦文笑着坐下道。竟好了。這多是老哥的恩惠。特來拜謝的。說着略一咳嗽。小廝們忙着替他捶背。金有聲便把自己喝的別直參。倒了一鍾。送與秦文。秦文喝了一口。小廝接了去。仍放在桌上。秦文道。令甥可有信來。沒有。金有聲道。剛昨兒來一封書子。說忽而降了禮部員外。

郎了。秦文慨然道：「這御史の職分本來不容易當的。兄弟前兒當這左都御史。也是戰兢兢的。生怕惹一點兒事。出來不好看。去歲子像沈左癩那樣一個老練。他還惹了事。予告了。况是令甥。初做官兒。便當這個重任。自不免有人在暗地裡播弄他。在裡面過日子。頗不容易。好便一日就升。歹便一刻兒就降。真是臨深履薄似的。此番兄弟進京。當想個法子。把他放出來便好。金有聲道：「這是全仗照應。因問前中丞眼下怎麼了。前兒聽說革了職。還交部嚴議。到今日沒聽見說有什麼長短。沒有。秦文道：「幸而他照應。不曾議出什麼來。倒准了贖罪。抵銷處分。賞還頂戴。原品休致。只可惜一出京。便作故了。金有聲忙道：「他家可還有子弟。秦文道：「只個倒不仔細。老哥敢有什麼事兒。金有聲道：「也沒什麼。他在本地時候。曾向兄弟這邊挪二千兩銀子去。兄弟早想進京去討

了。來。想。捐。個。小。功。名。兒。攪。攪。照。這。樣。講。可。不。是。落。空。了。嗎。說。着。顏。色。沮。喪。了。秦。文。因。道。論。他。呢。其。實。攪。這。一。輩。子。巡。撫。也。沒。多。錢。倒。把。個。功。名。壞。了。便。兄。弟。這。邊。他。也。挪。用。不。少。雖。離。任。的。時。候。還。了。些。兒。也。不。滿。一。半。這。是。衆。人。知。道。的。便。葉。冰。山。那。時。候。交。給。我。五。萬。兩。私。銀。我。倒。替。他。還。了。人。十。二。萬。這。也。算。我。們。打。夥。一。場。替。他。償。還。些。兒。也。算。不。得。什。麼。只。可。恨。那。些。假。冒。索。欠。的。便。都。找。到。我。說。前。中。丞。和。冰。山。的。家。事。都。交。給。我。了。還。說。我。吞。他。們。的。可。不。氣。死。了。人。金。有。聲。答。道。這。也。混。帳。透。了。老。東。那。樣。慷。慨。仗。義。誰。不。知。道。這。些。話。也。只。好。對。孩。子。們。講。去。那。孩。子。們。稍。有。知。識。的。也。斷。不。肯。跟。着。他。謗。毀。秦。文。拈。鬚。笑。道。兄。弟。到。也。公。道。在。已。毀。譽。由。人。的。因。順。手。把。帳。簿。拿。本。來。看。看。却。是。去。歲。的。帳。隨。手。繕。去。猛。見。寶。珠。支。銀。一。千。兩。因。道。寶。珠。拿。這。一。大。注。銀。子。幹。什。麼。去。金。有。

老景活畫

聲道。說是借給夏師爺引見用的。秦文把簿子放下。歎口氣道。眼下官場風氣。真越壞了。這位夏老先生。得了個州缺。他便亂攪起來。到任不到半年。被上游察出。降調了通判。他又不不知利害。前兒大計。便被彈參了。花這些錢。好容易得了個缺。一刻兒便攪壞了。金有聲也替他可惜。因問。他人現在還在湖北嗎。秦文道。他早家來了。還老着臉。託我薦事。我不好意思。替他薦了個館地。又攪去了。金有聲嘖嘆了會。因順口託秦文進京去。代保個功名。秦文答應了。坐一會兒。便自進來。傍晚。號房內投進幾角公文來。因眼花了。看不清。便喊掌燈。上來架起。限鏡。就燈光下。看去。見一角是沈左襄的賀年帖子。再折一角。看也是賀年的。具名李冠英。再折一角。是薛笑梅的。都攔過一邊。因目力不佳。教袁夫人代看。報與他聽。袁夫人便坐在燈下。折一角。報一角。都是些同寅同年。

和些世交的賀帖。秦文都教發書啓房覆去。又有些稟事夾單。教發文案房桑春批去。一時內號房呈進書稟包封來。也教袁夫人念給他聽。內有一封報說是花占魁的。秦文便要來自己看。仍把眼鏡架上。看了一遍。哈哈大笑起來。又看一遍。便卸下眼鏡。遞與袁夫人看道。這個便是漏洞。明是悔婚的意思。我明兒進京去。定奏上他一本再講。袁夫人笑道。這個果然禮短了些。怎麼講是斷然不能的呢。又說定要退了一邊。這是什麼話。秦文道。他的意思。竟說這邊不肯退。他便甘心送還聘禮。這不叫悔婚。叫什麼。因便把書子收入文具裡。面自己拿筆。打了個奏摺稿子。叫桑春繕寫去。過了新年。自己病竟好了。邱抄上見兩河總督。已放了兵部左侍郎了。便打燈節後。帶着秦珍寶珠。都進京去。一路停船走馬。自不必說。到京面聖後。秦文便升了協辦大學士。秦珍升了

翰林院檢討寶珠升了國子監司業。謝恩回來。却好秦瓊來衙請安。并叩了喜。因講起開年以來。內官升降了許多。自己升了內務府員外郎。陸蓮史先生。倒由額外主事。挨補了工部主事。早經有電報去。光景明後天也該來了。寶珠因問何祝春盛蘧仙和華夢庵三人。聽說早來京了。可有升遷麼。秦瓊道。何祝春和盛蘧仙。都派了實錄館分校。光景指顧便可升遷的。只華夢庵却授了戶部主事。他昨兒來問起。說老爺可曾來京。意思因近來各部主事出缺甚多。想求替何盛兩人照應的。秦文點首。因問昨兒在朝房裏。聽說花占魁又被人彈劾。奉旨取回京來了。敢有這事。秦瓊道。正是。人却尙未來呢。秦文道。可聽是彈他什麼。秦瓊道。這却沒細問。秦文點首。次日把爲悔婚作難事的奏片。夾了上去。秦瓊秦珍寶珠。便都各自供職去了。及至花占魁來京面聖。上面問

及悔婚的事。花占魁吃了一驚。因也奏辨一本。兩家且都不拜謁。只拚着氣。聽候旨下不題。且說秦府自秦文秦珍等進京去後。家裏便沒一個男人。陸蓮史也赴京去了。葉魁便放學出來。因他頗不安分。慣和姐妹們尋鬧。便想請薛笑梅來教他。不道薛笑梅的候選縣丞。竟得了缺。赴任去了。便只得請了一個老學究督率着他。柳夫人因寶珠不在膝下。頗覺寂寞。金菊儂因嫁日近了。便早家去。金有聲和白劍秋也告假出去。外面都便換了一班新手。中門內外。管的一發森嚴了。秦府丫頭們多還安分。沒鬧甚事。只小廝們在外面。便放宕不成樣兒。裡面也沒一個主子出來查問。所以柳夫人也不知道。還是金有聲常來轉轉。暗暗把幾個壞的小廝。看在眼裏。查了花名冊子。註了小批。送進去請柳夫人看。柳夫人看了。便立刻點名。傳了進來。鞭撻了幾個。攆了幾個。又把

張壽喊上來罵了一頓。給了兩支皮鞭子。教他有犯事管家小廝。儘自打去。這一下纔安靜些。一日已是二月初二。是先老爺秦政的冥慶。柳夫人想做些法事。因府裏太覺熱鬧。又沒個人督懺。因教在大覺寺設一壇水陸大齋。便去洗垢庵請了葉太夫人督懺去。自己便也到寺裏去拈香。轉來。袁夫人等。便都輪流往寺裡拈香去。一連忙了七八日。懺禮畢了。柳夫人便請葉太夫人來家住住。此時葉太夫人也不似當年那樣悲切了。聽說便高高興興的答應了。說回庵去轉轉便來。柳夫人轉來。特地打掃一間淨室。供了佛像。待葉太夫人來住。不知來與不來。且看下回分解。正是

安排花果供活佛

願乞楊枝度死人

感皇恩葉家表雙節 奉聖旨秦氏娶三妻

奇了爲什
麼下淚

却說柳夫人因請葉太夫人來家小住。因把東府舊日美雲住的一所院子收拾出來。作爲淨室。次日葉太夫人果然帶了個小姑子來了。大家坐談一會。柳夫人見那小姑子年紀不過廿一二歲。生得眉如墨畫。唇似朱塗。頗有些面善。因問葉太夫人道。這位我敢是那裏見過。可新來的客師嗎。問着那姑子。弔下淚來。葉太夫人喜他道。你又這樣來。那姑子低下頭去。葉太夫人道。他便是前兒咱們家的尤姨娘。柳夫人和袁夫人。藕香。美雲。多吃一驚。再仔細一認。果然便是。尤月香。因他改了尼裝。故一時認不得。柳夫人將他的手問道。你怎麼也便看破紅塵了。可是你老太太給你剃度的。月香道。不是。我自前年放出府去。茫無所歸。便在青蓮庵披剃。已經四年前。兒正月間。老太太來拈香。兩邊見了。

先都不認識。及至細認。纔各人疑惑起來。對面一問。便哭了。我蒙老太太恩典。把我也接到洗垢庵作伴去。柳夫人因道。好好。冰山。有。你。和。蘇。姨。娘。朱。姨。娘。三。位。也。可。瞑。目。了。因。又。問。道。那。羅。姨。娘。和。陸。姨。娘。吳。姨。娘。可。知。道。下。落。嗎。月。香。道。二。姨。娘。四。姐。說。是。改。嫁。了。四。姨。娘。慧。娟。却。回。籍。去。了。柳。夫。人。道。吓。他。是。秦。淮。的。歌。妓。敢。又。仍。去。做。那。生。涯。嗎。月。香。道。光。景。便。是。柳。夫。人。道。這。混。帳。透。了。那。八。姨。娘。吳。閩。仙。呢。月。香。道。他。吓。苦。呢。說。嫁。了。個。秀。才。剛。中。了。舉。便。死。了。他。也。便。打。去。歲。子。病。死。了。我。還。替。他。誦。經。懺。悔。的。柳。夫。人。大。爲。感。歎。一。時。擺。上。蔬。筵。來。柳。夫。人。便。讓。葉。太。夫。人。首。坐。月。香。二。坐。月。香。斷。不。敢。僭。越。經。袁。夫。人。說。姨。娘。現。在。是。方。外。人。了。比。不。得。當。日。那。樣。偷。講。俗。禮。便。不。像。一。位。師。太。了。月。香。倒。紅。了。臉。只。得。謝。罪。坐。下。下。面。便。是。柳。夫。人。和。袁。夫。人。軟。玉。蕊。珠。葉。魁。藕。香。漱。芳。

我亦要特
稱賀
葉太夫人

美雲麗雲綺雲茜雲賽兒等坐了。丫頭們斟上酒來。大家剛吃得一巡酒。外面傳進一封京信。看是秦文的家報。袁夫人接來拆開。從頭一看。笑起來道。快請老太太和二太太。乾一杯子喜酒。我念給你們聽。大家都昂頭聽讀。是

奏請開恩給還前抄入葉府田宅一本。已蒙俞允。着戶部咨准。開銷封禁。仍舊給還。又蒙御史題奏冰山夫人及其妾蘇氏朱氏殉節。請旌一摺。亦蒙准予開復。袁氏封誥。着禮部照例旌獎。給發坊價。其妾蘇氏朱氏俱敕封淑人。

大家聽着。都一齊欣舞。向葉太夫人稱賀。葉太夫人早望北叩頭謝恩。過了。柳夫人等各賀了一杯。軟玉蕊珠見自己的母親都蒙恩旌表了。各各感激涕零。一時席散。便各閑談一會。柳夫人送葉太夫人歸院。次

日知道部文已到。便着人去領了憑文。把葉府修葺起來。便託金有聲去監工。不到兩月。便仍復舊觀。又且煥然一新。那墓上旌節牌坊也起好了。葉太夫人便帶着月香。葉魁。軟玉。蕊珠。前去祭掃墳墓。柳夫人和袁夫人也去祭掃一番。葉府因人口稀少。暫不歸第。想等花婉香的一家子來了。便同住在一塊。好熱鬧些。這日柳夫人正在那裏說。還不知三老爺奏他悔婚的本子。上面怎樣一個議處呢。葉太夫人笑道。想總沒有斷咱們離異的例。若說先要分嫡庶。倒也不和他論這些。柳夫人道。論婉兒也是很隨和的。偏他這位歪性的叔子。總三番兩次的作難。他前兒把婉香許給我們。也是勉強的很。只不知他嫌我們家那一點兒。論寶兒那樣個女婿。也算過得去了。他這樣和咱們作鬪兒。拿一個自己姪女子。播弄去。不知道婉兒早又哭了幾次呢。葉太夫人因

忽然回來
那得不驚

問。婉小姐現可在家鄉。還在河南。柳夫人道。在家鄉呢。只他一個。嬌子。早晚的欺侮着也夠了。他了。說着眼圈兒一紅。正說着。忽外面喧傳進來。說珍大爺回來了。藕香吃了一驚。瞥眼見秦珍滿臉笑容進來。藕香便和賽兒站起來見秦珍。向葉太夫人請了安。又向柳夫人袁夫人請了安。見屋子裏別無姊妹們在。因向藕香問好。賽兒請了安。秦珍纔笑向柳夫人道。老爺着我先回家來通知。說花府上允吉了。不日就要親迎。想便借葉府裏給花家做個行臺。老太太也便可在自己府裏去做好日。就請花占魁代爲主婚。只是那邊宅子須得修葺。所以著我先回來料理。并要備辦應用物件。柳夫人笑道。葉府的宅子却修葺好了。物件自要趕緊辦去。只不知道花家怎生便允了的。秦珍笑道。有抄單在呢。因向懷裏掏出一角文書套子。抽出一張白摺來。呈柳夫人看。袁夫

人和葉太夫人也都來趁着看見寫着道。

大學士秦文奏請交部議處內閣學士花占魁悔婚一本。據花占魁奏稱。秦文在河南任內。爲其姪秦雲。定臣姪女爲妻。秦雲母在家復定葉氏二女爲秦雲妻。雖係兩不知情。但例無二嫡。况更有三。比卑幼在外例。當以先聘之女爲婚。後聘之女聽其別嫁。現在三女俱未成婚。禮應離異。後聘之葉氏二女。秦文不遵律例。妄稱以尊長爲婚論。三女皆尊長所定。俱不能離異。亦不得區別嫡庶。是以情愿自己讓婚。並非悔婚等語。據禮部議復。查卑幼在外。尊長後爲定婚。例應後聘之女聽其別嫁。無先聘者讓婚之理。如後聘之葉氏不甘別嫁。似應聽其自願。仍與爲婚。先聘之花氏亦不得阻措。例無二嫡。議花氏爲嫡。葉氏二女聘定在後。當俱作庶論。

奉旨着秦文照議辦理。花占魁母得阻措。國子監司業秦雲。賞假歸娶。念葉氏二女。係秦雲之母所定。姑無分嫡庶。着禮部一體頒贈誥封。餘依議。

葉太夫人看了。早大笑起來。柳夫人和袁夫人也覺可喜。因把抄單給藕香看去。秦珍又拿出一張抄單。呈與袁夫人。袁夫人看是秦文告假的底稿。看了一遍。見後面批着。

大學士秦文。奏請病老予告一摺。念秦文効力有年。應准所請。賞加一級。升太保宮銜。一等伯爵。賜第榮歸。其子內務府員外郎秦瓊。理應歸侍。着免選本職。以鹽道候部選用。

大家聽了。都歡喜過望。袁夫人因問老爺可動身沒有。秦珍道。來時有許多同寅。替老爺餞行餽送。光景這幾天該起行了。大約總在月半後

家來呢。袁夫人點首。秦珍站一會兒。見沒甚話。便退了出來。到自己院子裏。見銀雁灣着腰。在那裏檢點書箱子。秦珍笑道。這個隨他丟着罷。你倒茶我吃。銀雁便放下書子。向秦珍笑道。爺此番家來。怎麼滿面的喜色。敢有什麼得意事在外面麼。說着。倒一杯茶。送在秦珍手裏。扭腰兒斜倚在桌角上。看他。秦珍笑道。我在京裏。天天把兔精子鬧死了一輩子。也不見個好人。這會子回來。見了你和奶奶。不知道怎麼便心癢的。銀雁啐了口道。仔細奶奶聽見。又當我和爺逗着頑呢。秦珍笑道。這妨什麼。人都說新婚不如久別呢。銀雁笑道。爺大共去了兩個月。還差點兒。便算久嗎。不瞧瓊二爺。還是去年子去的。像爺這樣。可不渴死嗎。秦珍笑道。我果然渴死了。因喝一口茶。把杯子送到銀雁嘴邊。道。你也解解渴。銀雁笑着。一推手。把個茶杯子。瓏的打碎在地。秦珍大笑起。

嬌妻艷妾
秦珍福分
也自不小

來銀雁灣腰兒去拾那碎片子。秦珍向他腰窩裏一捏銀雁便笑軟倒了。秦珍正笑着忽門簾一動藕香進來了。銀雁忙站起來笑擋擋衣服道奶奶瞧呢爺一家來便瘋魔了。藕香笑道誰叫你穿這件紅紅的小襖兒。秦珍大笑銀雁也笑道那我便換去因便緊步走後房去了。秦珍笑向藕香道你講他穿粉紅襖子我便狂了我倒愛你那件大紅小襖兒呢說着來扯衣襟兒藕香撒手打下了笑嗔道算什麼樣兒銀雁在裏面呢。秦珍笑扭頭道好樣兒呢藕香看他好笑因坐下道不鬧罷我問你正經咱們家老爺說予告又恩復了可有這話。秦珍道敢是你家老爺嗎恩復了現又想予告不幹了我來時已經在那裏打算和咱們老爺一同回來了。忽嗤嗤的笑起來道別的沒什麼到是我這兩個小姨子竟長的花朵兒一般了。藕香笑道敢是瘦春妹妹和浣花嗎。秦珍

也字着得
妙不知誰
了已惜他過

拍手兒道是呢。藕香笑道：這干你什麼事。要狂到這樣。秦珍笑道：我也不知道。但提起這些美人兒，我便把這個身子忘了。像是雲裏霧裏的飄着呢。藕香笑道：這樣的年紀，還和寶兄弟一樣見識。你不拿鏡子照。可還是我和你當年那一個樣兒。秦珍笑道：果然老了。你也憎我嗎。藕香笑笑。一時掌燈了。賽兒回來，便說要拍曲子。秦珍愛他，便和他拍了幾套。飯後安睡。秦珍次日起來，便忙着往葉府指點鋪設去。藕香便吩咐丫頭們，仍把西花園鋪設出來。一切陳設鋪墊，都換上一批上好的。就把惜紅軒做了婉香的新房。板壁上和上面的天花板，各用五彩花的西地錦。裱糊起來。又把分開的十景靈空格子，向背面貼上鏡子。做實心了好打外面。望不見房裏背面也裱上錦。地下用整疋的大紅絨線氈鋪了。走起路來，便沒得聲音。鋪設齊了。早把個惜紅軒裝潢得和

鋪設新房
這等細緻

織女宮似的。又把右首留餘春山房和左首的醉花仙館鋪設起來。給軟玉蕊珠兩個做新房的。足忙了十幾天纔了。却好秦文的船已泊碼頭。秦珍一騎馬領了轎馬人役前去迎接。見一路擠塞住了文武官員。都是接風回來的。到馬頭見一字兒泊着十幾號官船。認一認銜旗。見有兩號是禮部右堂。並都察院的。有兩隻。是翰林院的。居中一號挺大的銜旗。是宮保大學士的銜頭。又四號船都打着黃旗。雙龍的。奉旨完姻字樣。秦珍便向秦文那號船上報名上去請安。秦文便喊兆貴過船去。把秦瓊寶珠都喊了過來。着兩人先回府去。把東花廳讓出來。給沈左襄住。婉香住的舊院也讓出來。給兩位小姐。沈瘦春和浣花兩姐妹居住。秦珍答應着。便先叫秦瓊寶珠起岸上轎。回府裏去。自己便到岳父沈左襄船上去請安過了。壓着管家們搬運行李起岸。不提。且說寶

珠和秦瓊兩人回來。柳夫人和袁夫人接着。都各歡喜。問些路上辛苦。寶珠又往東府。給葉太夫人請安去。猛見旁邊站着的姑子。像是九月香吃了一驚。及仔細一認。問了一聲。果然是的。寶珠不禁眼圈紅了。月香也暗暗洒了幾點淚。怕葉太夫人看見。便暫各走開。一時秦文回來了。府裏一衆人都叩頭道喜。秦文也覺從此釋了干係。得意的很。坐談一會。外面報說沈左襄來了。秦文忙自出去。又報兩位小姐進來了。藕香早先迎着。姐妹互相問好。攜着手進來。柳夫人和袁夫人漱芳美雲麗雲姐妹都站起來。寶珠避在屏後偷望。見略長些兒的是沈瘦春。生得一張鵝蛋臉。下脖略瘦些。兩彎臥蠶眉。綠的可愛。一雙笑眼。膚色瑩白。見他笑着和柳夫人講話。柳夫人問他年紀。說是十九。再看那一個。比蕊珠還嬌小些。兩隻小腳兒軟貼在地下。看還不盈一握。立着像風。

吹得倒似的。露出三四寸桃紅的小袴脚兒。上面穿着件湖色緞白鑲的襖子。腰身弱細如柳。滿身膩態。一張粉團臉兒。那嘴唇兒更小的可愛。真和櫻桃似的。寶珠不禁詫異道。那知道除了婉姐姐還有個他呢。固估量着年紀。也不過十四五歲。聽他在那裏講話。總覺句句是聰明絕頂。嬌小可愛。得很的。因便忍不住打後面繞出來。只做外面進來似的。闖將進去。不知沈氏姊妹避他。不避。且看下回分解。正是

天公也費心思。做各樣嬌容付美人。

第五十六回

絕艷驚逢浣花醉酒 佳期再阻婉姐居喪

却說寶珠剛想闖進去。忽又轉念立住。却想道。且慢。我聽說浣花這人。是最有脾氣的。他連珍大哥。尚且說要避過了不見。何況我是什麼東

西。又。想。道。橫。豎。他。住。在。咱。們。府。裏。遲。早。總。要。見。面。的。忙。什。麼。只。我。討。他。點。兒。好。少。不。得。也。和。我。一。樣。的。愛。他。呢。剛。想。着。聽。裏。面。一。陣。笑。聲。便。忍。禁。不。住。道。管。他。橫。豎。不。會。打。我。出。來。便。踹。踹。靴。尖。兒。一。手。揭。着。軟。簾。進。去。見。柳。夫。人。正。一。手。携。着。瘦。春。一。手。携。着。浣。花。笑。說。着。寶。珠。便。趕。先。請。個。安。笑。道。兩。位。姐。姐。一。路。辛。苦。嗎。浣。花。紅。了。臉。瘦。春。却。笑。回。道。沒。什。麼。因。問。柳。夫。人。道。這。位。敢。便。是。寶。哥。哥。嗎。柳。夫。人。道。你。們。怎。麼。同。路。來。沒。見。過。嗎。寶。珠。笑。道。是。呢。因。爲。那。船。先。後。隔。的。遠。雖。見。過。面。却。沒。請。安。姐。姐。想。不。見。怪。藕。香。笑。道。寶。兄。弟。我。兩。個。妹。妹。都。給。太。太。做。了。乾。女。兒。了。你。怎。麼。喚。姊。姊。呢。寶。珠。因。問。瘦。春。幾。歲。瘦。春。說。了。又。問。浣。花。浣。花。低。着。頭。紅。了。臉。回。不。出。來。瘦。春。代。說。是。十。七。因。轉。問。寶。珠。寶。珠。紅。了。臉。道。不。問。我。罷。講。出。來。真。慚。愧。死。我。了。藕。香。在。旁。邊。嗤。嗤。的。笑。道。這。也。有。個。客。

這屋便是
小桃花館

套我真聽不入耳。寶珠笑道：並不是落客套。我只爲最怕聽的是人叫我哥哥。往常麗妹妹叫我，我還羞呢。大家都笑起來。寶珠見浣花不合自己講話，也不肯笑。心裏頗覺有個缺憾，又不敢去逗他。正沒得話講，却好外面說請三爺。寶珠便趁此出去了。這裏瘦春和浣花兩個坐一會兒，便同藕香到婉香的舊屋子來。早已鋪設的極爲華美，便到房裏坐下。藕香陪談了一會，因有事回西正院去。留賽兒與兩姨作伴。賽兒因說咱們府裏，怎樣的有趣。又有兩處園子，怎樣好。拍曲子彈琴的人也多。天天頑也頑不厭。又說做詩的人也多。浣花纔高興起來。因問這裏算誰的詩好。賽兒道：除了婉乾娘，該算寶叔叔了。浣花因問誰是婉乾娘。賽兒便把婉香的履歷背了一遍。又說明兒就該喚作寶孀娘了。光景花府上下月便送親來。姨娘總瞧得見。浣花臉紅紅的聽着不語。

瘦春却笑道。你家寶叔叔的詩集。我到見過。本兒雖多。只是好句子。却少。浣花也笑起來。賽兒驚道。這樣說。兩位姨娘的詩定好了。想來總有集子。可肯給我讀讀去。瘦春笑道。我的也不見怎樣好。學不得。還是浣妹妹的集子。明兒我檢給你瞧。賽兒便等不得。要浣花背幾首他聽。浣花謙說不好。定不肯背。賽兒也只得罷了。一時南正院丫頭們來。請上席去。三人便都出去了。留着一個浣花的丫頭。團兒在屋裏。賽兒的小憐。因笑向團兒道。剛你們小姐說着。可真會做詩麼。團兒笑道。咱們小姐也真可笑。不拘什麼。總說自己不如人的。偏這幾句詩。他便不肯掩藏過去。在京裏那些翰林的詩。他還要拿起筆來批削。自己有什麼得意句子。便呈送宮裏去。也總有些賞賜。所以他用的筆墨紙硯。全是宮裏賜出來的。其實。我瞧他的詩也瞧不出好處來。小憐笑道。照此說來。

團兒也善
奚落人

那。你。更。比。你。小。姐。高。一。層。眼。界。了。團。兒。道。倒。也。不。是。我。只。看。他。的。詩。全。是。些。臺。閣。體。所。以。說。也。不。過。是。堆。積。成。的。小。憐。因。問。兩。位。小。姐。可。許。親。了。沒。有。團。兒。笑。道。講。這。親。事。也。好。笑。得。很。你。奶。奶。還。是。先。太。太。在。日。許。的。所。以。沒。得。自。己。的。主。這。兩。位。吓。就。不。同。了。家。老。爺。又。鍾。愛。的。和。性。命。似。的。所。以。件。件。依。他。們。自。作。主。他。兩。位。便。各。開。了。一。個。詩。社。把。五。名。前。的。都。提。了。請。老。爺。面。試。自。己。打。屏。後。看。去。打。前。年。起。點。綉。女。似。的。點。了。兩。年。也。沒。得。一。個。中。選。的。有。才。的。總。不。得。貌。有。貌。的。便。沒。得。才。纔。今。年。選。中。了。兩。個。是。這。邊。的。人。一。個。姓。何。叫。什。麼。何。祝。春。一。個。叫。做。什。麼。盛。蓮。仙。那。知。道。這。兩。人。都。娶。過。親。了。老。爺。便。不。與。他。提。起。這。兩。位。小。姐。却。對。極。了。說。做。小。也。是。情。願。老。爺。也。愛。那。兩。人。便。央。人。先。對。姓。何。的。講。去。那。裏。知。道。這。姓。何。的。已。有。了。一。妻。一。妾。二。小。姐。便。死。了。心。那。姓。盛。的。知。

道咱們三小姐在京裏自打皇宮裏起。一直到外頭。沒一個不說是才貌雙絕的。上面賜他的圖章。便這四字。他到央人來求親。老爺問了三小姐。便一口允了下來。小憐笑道。既這樣老的出。他怎麼見了人。還臉軟軟的。團兒笑道。他說這是終身大事。所以要合自己的意。不然便抱恨了一輩子。若別的他便講一句話。也要害羞的。小憐因笑道。近來這樣的。事也多。聽說本地有一家子的小姐。也這樣起個詩社。選女婿兒。前兒選中了咱們爺。他便請爺面試去。爺回來講與奶奶聽。大家還笑的了不得。說那位小姐。又粗又笨。長的和水牯牛似的。爺說。他要選人。也要選他呢。團兒當是頑話。因道。這話敢真嗎。小憐道。怎麼不真。你不信。問你姑奶奶去。因又笑道。那家子的小姐。人說他像個牯牛。你家小姐。長的果然好。只是太嬌。小些怕也。有人講是黃鶯兒呢。團兒笑

妙有引證
寶珠肚裏
藏着紅樓
西廂的典

道誰講來。小憐笑道：「剛咱們三爺和奶奶比說你們二小姐像個荷花。雀兒三小姐像個黃鶯兒。團兒笑道：「也比的像他比大姑奶奶呢。小憐道：「這倒也沒比方來。兩人正說着，外面報說：「小姐回來了。小憐忙替打起門帘子。團兒迎着見浣花醉了，兩個丫頭夾扶着一個，掌着風燈進來。小憐看他兩頰紅的和桃花似的，兩隻眼睛欲開還閉的，蹙着眉兒，像似嫌這燈太明了，因把桌上的保險燈旋烏些。團兒扶着他到上床睡去。浣花早哇的一聲，嘔了小憐。正找帕子，忽寶珠急跑進來道：「真個嘔了，這真對不起了。浣花溜轉眼波兒看了他一眼，早又嘔了一口寶珠，忙拿自己的帕子接去看，都是酒也沒一點兒渣滓，還有些荳蔻的香氣，心裏暗想：「可見那買賣寶玉講好女兒的身子，是水做的話，不謬。因見浣花一手墊着枕衣兒，側臉兒要睡熟的光景，便自己忘了形替

他。曳。被。兒。蓋。去。團。兒。在。旁。道。不。勞。爺。罷。我。來。伏。侍。呢。寶。珠。纔。自。覺。不。好。意思。看。浣。花。的。臉。兒。又。分。外。紅。了。一。層。打。耳。根。上。直。暈。到。頰。上。酒。窩。兒。邊。去。心。裏。便。分。外。憐。惜。起。來。見。團。兒。已。替。他。垂。下。帳。子。便。走。開。來。小。憐。笑。道。爺。怎。麼。把。人。灌。醉。了。可。過。意。得。去。寶。珠。縐。眉。道。那。裏。我。肯。灌。醉。他。只。葉。太。夫。人。和。兩。位。太。太。大。奶。奶。各。敬。了。一。杯。我。也。敬。他。一。杯。他。像。吃。不。下。了。我。怕。他。醉。了。勸。他。不。吃。他。意。思。怕。我。怪。了。他。便。一。口。兒。飲。了。他。臉。兒。便。飛。紅。了。我。看。他。醉。了。纔。叫。人。扶。他。來。的。他。說。要。嘔。了。却。果。然。嘔。了。只。不。知。道。呃。壞。了。他的。噪。子。沒。有。這。總。是。我。不。是。我。明。兒。給。他。謝。罪。罷。說。着。又。道。那。一。個。怕。又。要。被。他。們。灌。醉。呢。我。瞧。去。說。着。便。自。己。拿。個。風。燈。出。去。小。憐。笑。着。便。也。跟。去。了。浣。花。在。床。裏。聽。的。明。白。寶。珠。講。一。個。他。字。便。臉。兒。一。紅。也。不。知。道。寶。珠。講。了。多。少。他。字。末。後。聽。寶。珠。把。自。己。

的人稱作他們一法，不好意思起來。幸而隔着帳子，沒人看見。不然，便真要羞死了一會子。聽對房瘦春回來了，也不來看自己，便聽見放帳鈎兒的聲音，知道也多分醉了，便暗把寶珠的舉動，想一想，很合心意。又漸漸想到盛蘆仙身上去，便自己害臊起來。一合眼睛睡熟了。次早起來，覺得身體很倦，四肢棉軟，沒一些兒力氣，竟病了兩天的酒。寶珠過意不去，不時過來問好，費盡多少的溫柔性兒，纔把個浣花伴熟了。宛然便是第二個婉香。瘦春本來脫略，自不比他了。這寶珠起先盼婉香來，覺得日子老長的盼不到。此刻因用着心力，伴浣花便不知不覺。一日一日的過去，轉眼已是四月初旬。花家送親來了，已在葉府住下。葉太夫人和軟玉姐妹，也都歸第去了。又聽說婉香此番同了顧眉仙同來，是眉仙要來送親的心裏，便又活撓撓，只恨不能過去見他。這一

番秦府裏上下都忙的了不得。只寶珠是個新郎也。害臊起來。便不預事。去成日家和瘦春浣花美雲賽兒作伴。過了幾日。已是十二了。聽說喜期即在十五。次日便要發奩過來。心裏暗暗歡喜。等不得便想和婉香見面。猛不防上燈時候。外面傳進來。說花占魁死了。寶珠嚇了一跳。柳夫人也道。這怎麼處。剛愕呆着。秦文縐眉進來道。這岔兒打的兇呢。這怎麼處。袁夫人在旁道。這個諒不妨。這邊有這個七內從吉嫁娶的俗例。秦文道。只可旁人使得。咱們家。可不能犯這個居喪嫁娶的例。便我甘願坐一個主婚的罪。那花太太不肯呢。袁夫人道。他一個女人知道什麼。你喊珍兒和他商議去便了。秦文道。你當他是個女人。不知道法律。我聽說花占魁前兒爲這節姻事。也不知翻了幾百回律例。他怕不知道嗎。袁夫人道。姑且喊珍兒講去。也不妨事。說倘有什麼科罪。咱

們一家子擔受便了。秦文想也不錯。便出去叫秦珍講去。并派了白劍秋和金有聲去。料理喪事。一時秦珍氣喘喘的跑回來。到南正院。向柳夫人回道。花家去。剛大亂着。說花太太因身後也沒子息。沒什麼可望。竟把一切事全託了葉老太太。老太太問他。他但哭着說。我隨老爺去。人祇說是他傷心話。那知道竟吞金死了。二妹妹已哭的死去活來。我也不好講這話了。葉老太太叫我來請太太。便去帮理一切事宜。柳夫人等聽了失色。良久。吊下淚來道。罷罷。不知婉兒的命怎苦。怕早哭壞了呢。喊轎伺候。我便去來。這裏喜事且攔着。等我回話再講。說着便匆匆上轎。到葉府裏來。進門。見擁擠着許多白衣帽的家人。到正廳上。見居中停放兩具空棺。薰的滿屋子芸香。地下點着幾座樹燈。有許多僧道。在那裏誦經懺。敲着法器。開開闕闕跑進跑出。多是些忙忙碌碌。

的人進後。見中正大院子門鎖着。還掛着大紅彩匾貼着喜聯。原來裏面便陳設了兩家的喜奩。着恐怕遺失。所以封緘了。柳夫人往常總打這院子進出。見封鎖了。便不得路走。却好葉府的丫頭婆子都打邊頭一個小牆門出來迎接。便引着柳夫人打夾弄進去。穿過兩所正院。打左首偏院進去。早聽見一派哭聲。柳夫人進去一看。見右邊房裏擠滿了婆子丫頭。床上停着一個花占魁。那哭聲却在左首房裏。便捨下這邊。進那邊去。一眼見婉香。哭暈在地。葉太夫人和尤月香。軟玉蕊珠。及春妍海棠等。都哭着喊着。他柳夫人着了忙。也放聲哭了。顫聲兒幫着喊。好容易把個婉香喊了。轉來。婉香睜眼見是柳夫人。便扯住柳夫人的衣角。放聲大哭。柳夫人看他傷心。也早哭的昏了。兩個鬩哭了一會。大家勸着。纔略住了聲。婉香早把嗓子哭啞了。還是呃聲兒哽咽着。柳

夫人勸了他許多話。纔止住了。回頭見花太太停在床裏。有幾個婆子守着。柳夫人本來恨他入髓的。便也不去看他。拭去眼淚。猛見丫頭叢裏。雜着一個浣花在那裏勸婉。香心裏疑惑不解。及細認一認。略有些兒不同。覺這人的兩灣眉兒。還比浣花的濃些長些。他也滿眼角綴着淚珠。便真像秋波似的。因私問了丫頭們。纔知道便是顧眉仙。暗暗稱羨。一時葉太夫人請衆人出來。到外面婉香的院子裏坐去。說這裏要小殮了。叫婉香也同過去。婉香不肯離開。經柳夫人硬扯了去。一千人便都一齊出來。到婉香院子裏。眉仙纔請柳夫人的安。柳夫人便和他叙起久慕的話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好事多磨原有例
佳期再阻不由人

第五十七回

收寄女沈左襄仗義 闕行人花占魁出殯

却說柳夫人這日在花府裏，便跟着婉香等忙了一夜。次日花占魁夫婦都成殮入木後，纔磕睡起來。因教婉香也該睡一會子。婉香依了。因教眉仙同自己睡。把眉仙的房讓柳夫人睡了一會兒。眉仙先醒了。轉來見婉香却正好睡合着眼睛。那臉兒軟軟的貼在枕上，兩頰紅的，同搽了胭脂一般。因把自己臉兒去貼一貼，驚道：「敢又病了。」怪道身子兒貼着也火暖的。婉香醒了，睜眼看見眉仙蓬鬆着鬢髮，顰著眉兒，因問什麼。眉仙道：「你可覺得什麼來？」婉香在枕上搖搖頭，又睡熟了。却甩過一隻手兒壓在眉仙身上。眉仙握他的手心，也是火燙的。知道他手酸，因替輕輕的捏着。忽婉香嫣然一笑，眉仙當他醒了。再看原睡着的，不知道夢見了什麼。笑的正看着他，忽又皺眉兒，像要哭的光景。再一會

兒果然哇的哭了出來。眉山忙撲着他叫醒醒。婉香醒了過來。還呢聲兒。哽咽着。眉山因問怎麼了。婉香朦朧着道。我知道你的心。眉山紅了臉。因又喚他。婉香睜眼一看。見是眉山。便也滿臉飛紅了。眉山見他紅了臉。知道把自己當了寶珠。因不禁一笑。道。你夢見什麼來。婉香略露一個笑影。忽又沮喪了。顏色又把昨日的喪事想想。便又撲朔朔的滾下淚來。因便拗起不想身子沒了力。早又一頭跌下了。眉山因道。你養養罷。今兒還燒着呢。你有什麼事。我起來替你幹去。婉香點首兒。便又睡下。眉山起來。走下床。仍替他蓋好了被。到妝台邊坐下。喚了一聲韻兒。走進自己的小丫頭進來。因喊杏臉水。韻兒應着出去。眉山因把鏡臺上的套子揭去了。照了照。把鬢髮用指尖兒理了上去。又端詳一會。覺得眉兒更濃了些。像籠着烟似的。因也用指尖兒整一整。眉心韻兒

細到極處

已把臉盆子捧到面前。放在桌上。眉仙先把手洗洗。又把指爪兒浸浸軟。便拿手巾子帶着水。向臉上抹了一抹。閉着眼睛。把手巾子絞乾了。指爪彈一彈。抖開臉布。對鏡子照着。把臉兒抹乾了。又絞一布。把手也抹乾了。韻兒接了手巾子去。眉仙便拿絹帕子向臉上一拭。早是玉面生光。白膩如脂的了。韻兒又送上嗽口鍾來。眉仙接了。喝了口水。嗽了嗽口。便唾在韻兒手上的鍾子裏。又嗽了一口。便算了。把帕子向嘴唇上搵一搵。早和透水的一顆紅櫻桃一般。又用指尖兒向眉兒上順勢整一整。便仍把鏡奩遮下了。見春妍進來。替他梳頭。便斜轉身兒坐了。春妍替他打開頭髮。早滑手兒一順。勢散了下來。解去了紫根子。拿梳子通了幾下。又拿篦箕輕輕的浮面篦了篦。那髮本來黑亮。又且細軟的。早和緞子一般。也不用搃油榻子。便分了一半。用長千子別了。紫了

根兒打尾梢上一順兒挽了上去。拿簪子一別，便梳好了。也不用修飾。得再把那支長千子抽去兩邊的鬢髮，早烏雲似的遮了下來。眉仙重又坐正了。對鏡把面前一批楹髮，抿了下來。一字兒斬齊着。又另拿面手照鏡，反回手去把背影兒映到大鏡裏來看。了一看，便放下鏡子，站了起來。韻兒早捧着一件白緞子銀紅鑲的夾襖子等着。春妍接來，抖散了。替眉仙披上。韻兒替他紐好了下擺扣子。四角拽一拽。春妍已把着衣鏡上的袱子掀起。眉仙走近來，扣好襟子，整整前後。端詳一會，便走開了。海棠早端了一鐘子芡羹來。眉仙吃了。因去看看婉香。見已睡熟了。便掀着門簾子出去。到對面房裏來，給柳夫人請安。不道柳夫人已到葉太夫人那裏去了。便也到上房來。見葉太夫人正和柳夫人講話。因請了安。一傍坐下。柳夫人和他講些閑話。眉仙一一回答。只把婉

香病了不提。怕柳夫人着急的意思。正說着。外面報秦三老爺來了。眉仙河避出去。秦文却見了一個背影兒。進來向葉太夫人請了安。又和柳夫人問好。便自坐下。因道。剛進去這位。敢便是沈三小姐麼。葉太夫人不解。柳夫人笑道。昨兒我也錯認。不是的。秦文道。我險些兒冒叫。葉太夫人因問。誰是沈三小姐。柳夫人講了。葉太夫人道。哦。是沈左襄的姑娘。我明兒倒要見見。秦文因問起這喜期。究竟應不應了。可有個主見。依我說。這從吉婚嫁的俗例。也還行得。好在這邊是有這個風俗。也沒人議論得的。柳夫人因道。婉兒還睡着呢。昨晚子也沒問他。便問他一個女兒家。也不肯講。什麼的。秦文道。既他太太託了老太太。便老太太做得主。葉太夫人道。別個不妨。他的脾胃兒。是不容易捉摸的。眉仙是和他一副心腸的。回來我問他瞧。又道。只是咱們家。又沒個正經主。

子占魁故了。誰主婚呢。秦文道。這個我想過來。橫豎沈左襄沒事。他也不打算回京去了。把婉兒和軟兒蕊兒。都給他做了寄女。請他主婚便了。葉太夫人道是呢。左襄原是我的乾兒子。這不知道他肯不肯。秦文道。他有什麼不肯的事。昨兒聽說花占魁這樣了。身後又沒得人。他便想到自己。也祇有兩個女孩子。便招了女婿家來。也算不得正經。所以他還想求老太太。把魁兒給他做個兼祧子。便住在府裏。親自教他念書。也好侍奉老太太幾年。葉太夫人正因葉魁沒人管束。府裏也沒個正經主子。理值家務。便很合意。竟一口允許了。秦文轉去。便對沈左襄講。沈左襄亦是高興。瘦春和浣花。被藕香留住。沈左襄便打次日去拜葉太夫人。極盡子姪之禮。還比葉冰山恭敬些。然後婉香軟玉蕊珠葉魁。四人拜了寄父。眉仙眼熱。便也要拜做寄父。左襄看他。宛然是第

三個女兒浣花便分外歡喜也。受了他拜談起。原來左襄和他父親顧芝珊。是表連襟。便都高興異常。日中葉太夫人備了一席盛筵。大家團飲了。座次只有婉香不歡。眉仙因自幼失怙。便把左襄當做親生的一般孝順。左襄也便把他當做浣花一樣看承。歡洽自不必說。這婉香略淡些。倒不爲別的。因他心裏正傷感着。所以也無心熱趨。過了一日。左襄因問葉太夫人。這親事怎麼樣個辦法。葉太夫人道。昨兒已問過眉仙。說婉兒定不肯依。他說便是居喪婚嫁。不犯例的。他也問心不過。說現放着兩叔孀子的靈柩。便自己嫁去。理上也過不去。要叫咱們家兩個先嫁。等他服滿了再講。沈左襄道。這也是孩子們的一點孝心。既他這樣說。且都攔着罷。占魁公的喪事。怎樣個辦法。請太太示下。葉太夫人道。這個你斟酌去便了。以後的事。你儘隨意辦去。也不必件件請我。

的示我這幾天忙的不誦經了。打明兒起。我仍誦我的經去。孩子們都你看顧着便了。沈左襄唯唯應着。見沒甚吩咐。便退了下來。且把親事攔過一面。關會了秦文。一面便打疊起精神。替婉香理值。占魁公的喪事。設醮壇做法事。便在本府設下四十九日水陸大齋。到百日後。便打算出殯的事。秦文題了銘旌。寶珠撰了一篇祭文。送來吊奠。沈左襄看了這篇祭文。做得好。便大爲賞識。寶珠看已是自己的寄壻。便分外高興。出殯日。就選在七月十二。見一切都端整齊備了。便早日啓期開吊。打初十起。便有許多占魁公的同寅同鄉。以及年誼等輩。陸續吊奠不絕。到了正日。那弔客一發多了。足足闕了三日。便請柩出殯。送殯的除葉太夫人。秦文。沈左襄。柳夫人。袁夫人。婉香。眉仙。軟玉。蕊珠外。又有些花家的戚族。跟了送去。各大憲以及同鄉同寅等官。一路上都攙了路。

祭。閑。看。的。那。些。雜。人。早。擁。的。滿。路。一。城。子。都。闕。傳。說。是。大。喪。事。好。看。的。很。有。些。沒。看。到。的。便。都。在。要。路。口。攢。頭。探。腦。的。等。着。一。時。聽。見。遠。遠。噴。吶。子。聲。都。闕。說。來。了。那。些。身。材。矮。的。都。墊。起。脚。尖。兒。候。着。看。見。先。來。一。對。本。縣。正。堂。路。徑。告。示。牌。接。着。就。是。頭。亭。子。有。許。多。歪。帽。子。的。老。虎。差。押。着。一。班。鼓。手。那。兩。個。吹。噴。吶。的。都。漲。圓。了。下。頰。子。很。命。的。吹。着。接。着。一。對。大。鑼。肩。着。清。道。旗。兒。一。副。一。副。的。拱。金。執。事。過。去。都。是。些。挺。闊。挺。大。的。祖。宗。本。家。官。銜。後。面。幾。十。對。纔。是。花。占。魁。本。身。歷。任。的。職。事。和。些。德。政。牌。只。一。起。職。事。便。排。到。一。里。多。長。接。着。又。是。幾。副。黃。執。事。黃。旗。又。十。幾。副。黃。亭。子。裏。面。多。標。着。小。黃。牌。寫。着。欽。賜。物。件。接。着。便。是。協。領。的。一。隊。兵。肩。着。雪。亮。的。刀。槍。劍。戟。落。後。又。一。個。頭。亭。和。些。執。事。大。旗。提。爐。香。燈。引。着。一。乘。八。人。抬。的。綠。呢。魂。轎。後。面。便。是。幾。十。匹。馬。上。面。多。騎。着。

人。有些拿高轟長旗的。有些背大旗的。一個一個過去。接着又是一班馬上鼓手。吹打的分外好聽。又許多戴着頂子的官。腰弓佩劍的。騎在馬上。後面四個背勅印的。也騎着馬。有八個紅黑帽子。也在馬上。手裡擒着火牌。又四個馬上太保。過去。便一隊撫院親兵。和幾班衙役。拖着鍊子。唢喲的吆喝着過去。後面引着幾十個路祭亭來。都有官銜標着的。接後就是挺高的一座銘旌。四人抬着。便插在雲際。又兩班僧道。都捧着長旛法器。和一班清音細吹。抬着兩座像亭。看男像。是一個三十幾歲的女像。不過三十裡外。眉目間露出一種英烈氣。那些老婆子知道。他是殉節的都口裡念着佛。合手拜他。見過去了。後面便是全白色的長旛。和白綢子紮成的粉團毬子。引着兩具三十二人抬的獨龍杠大棺罩。四角站着四個女孩子。扮的童男童女。手裡也拿着小旛。擁擠

一筆收住
毫不費力

着過去。後面只一乘白轎。裡面嗚咽咽的哭着。以後的便都是綠呢大轎。過去十幾乘。還有許多小轎。都坐些丫頭。又幾十匹跟馬。慢慢的過去了。落後又有許多本地官員。多擺着全幅道子。送出城去了。看的人。便一闕而散。茶坊酒肆。去談個不了。也無庸表得。且說花占魁出了殯。便停厝在大覺寺裡面。打算明後年再盤喪回去。婉香等回葉府。柳夫人便自轉來了。各各將息了幾天。光陰迅速。轉瞬已是小春時候。婉香漸漸忘了悲傷。只依着沈左襄膝下。覺得左襄待自己。比叔嬭還好些。就把左襄看做親爺似的。件件總先請了示。再幹去。原想趁自己身子好着。把叔嬭的靈柩搬回家鄉去。沈左襄說。等到秦府去了。再說。便也不敢違拗。且攔過了。一日正和眉仙下棋。軟玉進來。兩人都站起來。軟玉笑說。浣妹妹來了。怎麼不見見去。婉香問是誰。軟玉笑道。便老

爺常講的說和眉仙妹妹像的那位叫浣花的。婉香道：他來了。咱們看去。說着便拉了眉仙的手出來。不知軟玉是真是謊。且看下回分解。正是。

莫怪書生饑眼慣。
女兒也愛看佳人。

第五十八回

認花容姊妹訝生逢
祭江口弟兄悲死別

却說婉香眉仙同着軟玉出來。到上房裏一看。沒人。婉香笑道：敢叫我呢。軟玉道：誰哄你來。因問丫頭們。纔知道浣花恰到葉太夫人的佛堂裏求籤去了。婉香道：他到信這些來。眉仙道：偏你不信。我前兒求支籤很有道理。軟玉道：你求的什麼。可念給我聽聽。我給你解。眉仙見問。却紅了臉。笑道：我自己解過了。還勞你什麼。軟玉笑道：奇了。這有什麼講。

不。出。口。的。你。和。菩。薩。講。得。的。便。和。我。講。得。我。便。是。個。活。菩。薩。你。不。講。我。也。知。道。你。心。裏。眉。仙。把。臉。越。紅。了。啐。了。一。口。道。我。不。和。你。鬪。口。兒。你。是。活。菩。薩。我。明。兒。請。老。太。太。把。你。供。到。佛。堂。裏。去。拜。你。剛。說。着。後。廊。下。一。派。笑。聲。進。來。了。葉。太。夫。人。和。蕊。珠。兩。個。却。見。蕊。珠。將。着。一。個。人。逗。他。笑。那。人。低。着。頭。走。來。軟。玉。因。迎。上。去。道。浣。妹。妹。快。來。見。兩。位。姊。姊。呢。浣。花。抬。起。頭。來。瞥。眼。看。見。眉。仙。吃。了。一。驚。暗。想。這。人。好。像。常。見。的。細。想。一。想。原。來。是。像。自。己。的。那。眉。仙。也。吃。了。一。驚。婉。香。看。他。果。然。和。眉。仙。一。個。樣。兒。因。笑。道。果。然。再。像。沒。有。了。浣。花。聞。聲。因。看。婉。香。也。吃。了。一。驚。想。世。上。還。有。這。樣。一。個。人。便。自。慚。形。穢。起。來。倒。紅。了。臉。葉。太。夫。人。指。引。着。三。人。見。禮。通。名。過。了。便。依。次。坐。下。葉。太。夫。人。看。看。眉。仙。又。看。看。浣。花。因。笑。向。婉。香。道。他。兩。姐。妹。真。是。一。個。粉。撲。的。不。在。一。塊。兒。總。要。認。錯。呢。怪。道。前。

含糊得妙

妙極讀者
須知浣花
的年紀不
是自己的
真年紀呢

兒柳夫人和文老爺都錯認了。因問兩人誰長。眉仙因問浣花年紀。浣花回說十七。眉仙又問月分。說六月十四。眉仙因道。那是我癡長了。我是三月三日養的。浣花因道。姊姊也和我同年嗎。蕊姊姊是五月初十的生日。那算我最小了麼。因問婉香可也同年。不是。婉香笑道。你不問我。你們只叫我姊姊。便了。葉太夫人笑道。在這邊。是算婉兒長了。眉仙敢又謊來。眉仙笑了起來道。蕊妹妹先哄了他。我也跟着呢。橫豎他總該派做小妹妹。浣花又紅了臉。像是年紀小了。又害羞的。婉香看他言語笑貌。果和眉仙一個模樣。只態度略有不同。眉仙的眉兒是顰態。惱的樣兒多。羞的樣兒少。浣花的便全是羞態。惱的樣兒少些。因笑向眉仙道。我想一個人來。纔和浣妹妹是一個塑兒塑的。眉仙道。可是二妹妹。婉香道是呢。眉仙笑道。我剛纔瞥見的時候。還吃了一驚。當是他重

生呢。浣花見拿了個死了的人。比他便有些發惱。婉香笑道。這會子真像了。婉香知道這重生兩字講壞了。暗想人說眉仙有脾氣。這樣看來。他也和眉仙一副心腸的。因拿話蓋轉來道。究竟二妹妹。到今沒個着落。你這重生的話。可不是詛咒他麼。眉仙會意也。自悔失言。紅了臉。便不多語。浣花也看出婉香是看出自己惱了。所以講這話。倒教眉仙紅了臉。自己覺的過不去。因也紅了臉。倒拿話來搭訕。問二妹妹是誰。眉仙因道。是族妹。去維揚多年。至今斷了音問。有說在揚子江翻了船。也不確。他還有秦淮的詩。寄我來。浣花不等講完。早問道。敢喚媚香的。眉仙道。是因聽浣花口裏。常露吳音。因問妹妹可到過蘇州。見他來麼。浣花且不答。因問眉仙道。姐姐是他族姐。可知道還有一位小名叫黛的。像姊姊的那位。現在那裏。婉香笑道。當面不認識。便眉仙的小名吓浣

花。撲。的。吊。下。淚。來。哭。道。黛。姐。咱。們。五。年。不。見。便。多。不。認。識。了。婉。香。不。解。眉。仙。詫。異。道。吓。敢。妹。妹。便。是。影。憐。浣。花。早。哭。的。淚。人。兒。一。般。婉。香。也。驚。道。妹。妹。便。是。影。憐。這。怎。麼。解。浣。花。含。淚。道。姊。姊。也。知。道。敢。姊。姊。便。是。小。名。只。一。婉。字。的。麼。婉。香。也。早。垂。淚。道。是。葉。太。夫。人。和。軟。玉。蕊。珠。都。弄。得。茫。無。頭。緒。了。見。三。人。你。握。我。手。兒。我。握。你。手。兒。的。團。着。哭。了。一。會。葉。太。夫。人。纔。道。照。這。樣。講。浣。小。姐。原。姓。顧。了。怎。麼。又。在。左。襄。膝。下。眉。仙。婉。香。也。都。問。他。別。後。景。象。浣。花。纔。哽。咽。着。把。從。頭。的。事。細。細。講。明。原。來。那。年。他。奔。叔。子。的。喪。去。不。料。被。颶。風。翻。了。船。隨。波。叟。去。適。值。沈。左。襄。往。南。京。到。任。去。見。波。上。叟。了。這。樣。一。個。人。來。心。裏。可。憐。他。問。心。口。可。溫。人。回。說。不。能。救。了。左。襄。猛。記。得。那。年。自。己。也。在。這。裏。失。足。落。水。沈。死。了。四。日。纔。浮。起。來。被。人。撈。救。活。了。聽。說。是。水。西。門。的。一。個。道。士。救。活。的。料。想。他。也。

能救。因忙叫船放水西門去。找那道士。不料三年前已死了。只他一個徒弟。說那道士死的時候。留下一顆丹來。說三年後。沈左襄的女兒。該在此落水死。該用這個救他。左襄聽這話。怕後面家眷船來。闖這個禍。便想把丹留着自用。忽又說。我不該存這個私念。見死不救。便把這丹給媚香灌下。果然一刻便活了。左襄問他籍貫。媚香不肯明說。恐怕吐實。萬一送將回去。可又不免終被壻家娶去。所以瞞過了。只說維揚商女。左襄原想送他到維揚去。那裏曉得後面家眷船來。果然報說。把自已十二歲的一個小女兒。叫浣花的。落水死了。左襄大哭了一場。也沒得說。因恐瘦春恨了媚香。暫不講破。却含淚把這番情節告訴了他。媚香見左襄仗義。捨了親生女兒。救了自己。便感激涕零。情願不回家去。竟仍了浣花的名字。做了沈氏女兒。左襄見他真情懇摯。便一口允了。

那時因藕香正病在秦府裏。所以吩咐一衆人不許告訴他去。故到今也不知道。待左襄在南京解任到京去。瘦春和媚香已親切的頭也肯割下來換了。便把媚香當做眞浣花似的。家下衆人也不提起前事了。此番到秦府來。藕香等不得要見妹妹。因那時藕香在閣。浣花還在襪襪聽秦珍講他的好處。所以一見左襄便討浣花妹妹看。左襄便叫媚香見他。藕香也辨不出。瘦春也不說破。只媚香自己心裏傷感了。那在京選壻的主意。便是他出的。因找蘆仙不着。所以開這詩社。想總會自己報名進來。果然不出所料。便定了這頭婚。却不肯說破。怕左襄疑他不貞。所以隱忍着。那蘆仙却尙未明白呢。看官記着。以後浣花便是媚香。媚香便喚做浣花了。且說這會子。婉香和眉仙聽他講這一席話。不禁都狂喜起來。葉太夫人見他們姊妹重逢。也替歡喜。立刻請左襄

進來講與他聽。左襄大笑起來。因吩咐備一席盛筵。與他姊妹賀喜。因索性去把藕香瘦春接來。暢樂一會。席次談及藕香纔知道浣花是眉仙的堂妹。因洒幾點淚。哭那已死的浣花。便又展歡容。與現在的浣花作賀。便和往常一樣親密。一時席散。眉仙留浣花住下談心。藕香和瘦春。便仍回秦府。把這話對柳夫人講了。合家一時傳爲佳話。次日把眉仙浣花都接了過來。兩夫人及各姊妹。輪替兒設筵演戲。替他姐妹慶賀。那寶珠更自踴躍。早替蘊仙歡喜。因自悔前年不該懸揣說媚香已死。竟教蘊仙痛哭一場。病了半載。幸而蘊仙不死。倘死了。不是還要我陪還他一個蘊仙呢。想着心癢癢的。想寫信告訴蘊仙去。又想萬事講破。便不值錢。橫豎他沒得良心。知道媚香死了。他便也丟下了。又在京定這頭親來。他若知道浣花便是媚香。那也不用告訴他去。他若不知。

道。竟。慕。着。浣。花。的。名。定。的。那。便。不。犯。着。告。訴。他。想。着。便。攔。起。了。却。說。盛
蘧。仙。自。那。年。正。月。間。聽。寶。珠。口。氣。說。媚。香。果。然。翻。舟。死。了。他。便。病。了。半
載。心。傷。了。一。晌。直。至。中。了。舉。點。了。林。便。丟。下。些。因。做。做。詩。會。竟。做。出。一
段。姻。緣。來。他。原。一。口。謝。絕。的。倒。因。此。痛。哭。起。媚。香。來。又。病。了。他。妻。子。冷
素。馨。本。來。最。賢。惠。的。知。他。和。媚。香。好。原。不。過。爲。慕。他。的。顏。色。聽。京。裏。都
說。沈。浣。花。是。宮。裏。稱。許。才。貌。雙。絕。的。料。想。壓。得。倒。媚。香。因。暗。暗。託。人。向
沈。左。襄。求。親。去。竟。一。下。子。聘。定。了。到。締。姻。那。日。蘧。仙。纔。知。道。木。已。成。舟。
無。可。奈。何。的。了。只。得。聽。從。冷。素。馨。幹。去。自。己。却。痛。哭。一。會。想。做。篇。自。己
討。罪。的。文。向。江。邊。祭。奠。媚。香。去。却。因。心。亂。了。做。不。出。因。去。找。何。祝。春。代
做。那。何。祝。春。正。新。娶。了。一。位。如。夫。人。自。己。也。和。他。一。樣。犯。了。個。負。情。的
罪。便。替。他。做。了。篇。駢。文。自。己。倒。請。蘧。仙。也。替。做。一。篇。兩。人。到。江。邊。上。痛

哭狂歌的吊奠一回。這一番哄動了滿京的人。說兩人有些涎氣的。因此傳入寶錄館提調耳內。把兩人都撤了差。華夢庵氣不服。便發狂起來。說國家正在用人之際。這些官兒無故把兩個好人丟了不用。我還做什麼官。主什麼事。便連晚繕了個親老告養的奏片。託人夾了本子上去。却好蘆仙祝春也都上本請假。上面批准了。三人謝恩出來。都拍掌大笑。說從此階們又好家去優游自在了。便打二月間。各帶家眷。動身回來。一路三人談詩飲酒的快樂至極。到了家。各人參過了祖先。仍來聚飲華夢庵。却把個大帽子上的頂珠兒摘下來。一脚踏扁了。丟在水裏。道從今後不用這個勞什子。祝春和蘆仙都大笑起來。各自休息了幾天。也不拜客。也不見人。只天天作隊兒。到西湖裏山頑去。那華夢庵一法放蕩的。不成樣兒。好像天地間。只他三個是快活人。以外便是

些蟲蟲蟻蟻。不知是忙忙碌碌的幹些什麼事。并且把寶珠都忘懷了。不去看他。這日正是三月三日。打湖上逛了。進城來。見通衢擠塞滿了人。攢攢動動的。不知看些什麼。華夢庵早先挨入人叢去看。何祝春和盛蘆仙也便過去。原來是一起大婚事。一對一對的執事過去。也不看清是什麼銜頭。後面一乘八人抬的綠呢綵輿。還沒坐人。知道是親迎去的。接着又是一起執事。一乘綵輿。也沒坐人。夢庵道奇。看後面又是一起執事。一乘綵輿。也沒得人。三人都看得不懂起來。不知是不是迎親的。且看下回分解。正是

作官不如安坐穩。著書何似看山閒。

第五十九回

連城璧合寶珠迎親 合浦珠還蘆仙失喜

却說三人正看的不懂。見後面接着一對黃牌。寫着奉旨完姻。三座誥命亭子。後面便是執事。題些宮保大學士兩湖總督。及經魁會魁榜眼。及第翰林院編修國子監司業國史館纂修等銜。兩對提爐。四對朝燈。七八個武弁。扶着一乘八座官輿。裏面坐着的不是別個。便是寶珠。華夢庵大笑起來。見寶珠穿着吉服。左肩披一掛大紅綵球。溜轉眼波。向夢庵一笑。紅了臉。低下頭去。後面跟了十幾疋馬過去。三人都笑起來。道。這真有趣。算是人生第一件樂事了。蘧仙道。寶珠還是去年奉旨來的。怎麼纔今年完姻。夢庵道。因花老師作故了。去年報了居喪。此刻光景服制滿了。怕沒這樣快呢。祝春笑道。虧你一個戶部主事。這一點兒也不知道。他叔子的是期年喪。可不滿了。夢庵笑起來。因道。寶珠也可惡透了。這樣大喜事。也不來請咱們喝喜酒去。蘧仙道。你自己杜門。

謝客却怪誰去。夢庵道：「咱們先別處喝了酒，等醉了，晚間闖進去開房，可不有趣？」兩人說好，便找了個酒館，看招牌寫着萬不如軒，祝春笑了。笑。夢庵道：「好好，果然萬事不如盃在手好，便揀個極幽雅的座兒坐了。」酒保上來問酒，華夢庵道：「俺喝燒刀子。」蘧仙祝春都笑起來道：「怎麼攪出梁山泊的話頭來了？」夢庵也笑起來，那酒保也覺好笑。夢庵手揮着道：「去去，不笑罷，你要在這裏笑，快去把犢鼻褌子卸了來。」酒保笑着，又問菜。華夢庵說：「醉蝦子要活的。」酒保又問別樣，蘧仙道：「咱們不用別的，你只把這個儘多的拿來，再弄三碟子筍來，別的總釀不要。」酒保答應去，拿上酒來斟了。夢庵忙喊蝦子拿來，那酒保便去捧一個裝鴨子的盆子，裝了蝦子，因活的要跳，上面又覆一隻大碗上去。夢庵一手把那碗掀開，早跳出幾十個大蝦，滿桌亂跳。蘧仙笑逃開了。夢庵早捉了。

夢庵舉動
粗豪煞是
趣人

吃了便走
真得魯者
深心傳

一個放嘴裏去。又捉一個來吃。跳的隨他跳去。他一手拿着杯子。喝酒。一手向盆子裏撈去。那碗也索性不覆了。跳的滿桌滿地都是蝦子。祝春臉上也都濺滿了醬油沫子。站得遠遠的罵道。你這個刻薄鬼。你這樣吃法。照着我送嘴巴子過來。夢庵笑着不理。捉了一個活蝦子。兜臉打來。祝春避開了。却好打在蘧仙臉上。蘧仙吃了一驚。笑罵道。反了。這真是蝦子造反了。因喊洒保來。把桌上地下的蝦掃去。見盆子裏已跳的一個不賸。那一壺膏粱已喝的一點沒有了。祝春因喊添酒去。夢庵却一拍桌子。站起來道。走了。祝春一把按下來道。你這人。敢是變死嗎。一個兒煞神似的。食祭了一泡子。便大踏步走去。你仔細撞着了。真的煞神。把你也當蝦子似的。捉了吃去。蘧仙笑的腰也痛了。夢庵便笑着坐下。又倒酒吃。把那筍一片一片的擦嘴裡去。忽想起一件物事。忙一

疊聲喊堂倌。酒保跑來。夢庵道。可有。大魚。給我炒。一大盆子。松花來。酒保應着去了。一時。端了上來。三人吃着。已盡四壺酒。還喊着。添酒。蘆仙道。吃不得了。這膏梁。是一觔一壺。回來。醉了沒趣。還要被寶珠。憎呢。夢庵也便罷了。見時候。已經不早。便要想走。忽滿屋子。人亂着。都趕出去。夢庵當什麼事。忙也。跟出來看。原來。便是寶珠。迎親轉來。因喊蘆仙。祝春來看。那日間的執事。都改用了。明角頭對。先一起。是寶珠的。共四十八對。高照。十二對。提燈。一班。鼓吹。擁着一乘。官輿。四角。都挑出了。琉璃吉語燈彩。後面。便是花家的。也是。四十八對。高照銜燈。十二對。提燈。一班。細樂。一乘。彩駕。過去。接着。便是。葉家的。四十八對。官銜牌燈。十二對。軟宕。紅紗宮燈。一乘。綵輿。點齊了。燈。接後。又是。沈左襄的。四十八對。官銜牌燈。十二對。六柱。紅紗宮燈。一乘。燈駕。過去了。三人。看了。轉進來。祝

春因道。怎麼後一起打沈左襄的銜頭。難道葉家便搬不出官銜來麼。夢庵道。聽說早將三位小姐作了左襄的寄女。現是他主婚的。所以不能不用他的銜頭。兩人點頭。便喊酒保去做了些餚餚來。當飯吃了。看時候已將起更。便叫寫了帳。三人出來。竟也不坐轎。也不帶小廝。逕到秦府來。見已交拜成禮過了。便先向秦文道喜。又向秦珍秦瓊道了賀。秦珍便讓三人進園子來。新人房裏頑去。三人進園。見曲折迴欄上。都點齊了燈。走上山坡。見留餘春山房。已鋪設的花團錦簇似的。又到惜紅軒一看。更覺華麗。滿屋子點了燈彩。映着玻璃鏡屏和些錦繡披墊。光彩奪目。進房一看。已裱糊得神仙洞府似的。桌上擺設着妝奩。全用大紅繡披墊着。一股氤氳氳氳的香氣也辨不出是什麼香。看了一會出來。滿身都沾的香氣。又到醉花仙館。看也是一般窮奢極艷的款賞。

好看煞人

了一會。打走廊上轉惜紅軒來。見滿園都點齊了燈。望下去。便像元宵的燈市一般。猛一陣細樂聲。打循山游廊上上來。見十二對軟宕宮燈。二十四個小丫頭打着了。兩對提燈。引着一位天仙似的美人兒。兩個極端正的丫環攙扶着。款步上來。背後一對宮扇遮着。秦珍和蘆仙等。退到欄杆外站着。看那干人是進留餘春山房去的。又一派細樂。從山下吹上來。蘆仙便回身向山下看去。見下面池子裏石橋上。走動着許多紅燈。一串兒接着。向綠雲深處那邊循山游廊上來。看也是十二對軟宕宮燈。兩對洋角提燈。兩柄宮扇。遮護着一位極嬌小可憐的一位美人。進醉花仙館去了。再回看這邊走廊上。忽來了一對朝燈。引着一個寶珠近來。秦珍笑道。寶兄弟辛苦了嗎。寶珠一笑。夢庵拍手跳將出來。笑道。好艷福吓。寶珠嚇了一跳。見是夢庵祝春蘆仙三人。便笑着各

請個安。讓進惜紅軒坐。陪房的丫頭。便送上菓盒子。各人抓了些吃着。寶珠因問三人。是多早晚出京的。蘧仙說是二月。夢庵忽道。吓。你們兩位是連襟了。怪道答應的快爽。沒我們講話的處兒。寶珠紅了臉道。夢庵又取笑來。正經。你們爲什麼忽而都告假回來了。蘧仙沮喪了顏色。夢庵道。今兒不講這話。正經。怎麼不請你那位姐姐上來。咱們見見。大家都笑起來。祝春笑道。今兒不這樣稱呼了。夢庵笑問寶珠道。你們今兒改了什麼稱呼。寶珠臊的臉通紅了。蘧仙笑道。總不過他。你我三個字罷。秦珍也笑起來。寶珠因笑道。蘧仙。你少和我使巧嘴兒。仔細我講一句話。臊死了。你又喜死了。你還要氣死你呢。蘧仙不解。秦珍嗤嗤的笑着。蘧仙滿肚想轉。也沒甚事犯在他手裏。因笑道。聽你講來。我聽着呢。寶珠嗤的笑道。詩會考取第一的是誰。祝春夢庵都笑起來道。這事

你知道嗎。寶珠笑指秦珍道。現放着他的嫡親連襟。那還瞞得我。蘧仙果然紅了臉。寶珠道。可不是臊死了嗎。祝春笑道。喜呢。寶珠笑道。須得蘧仙拜我。我纔講。夢庵因叫蘧仙拜他。蘧仙不肯。秦珍道。這個果然該拜寶兄弟。又該拜我。蘧仙不解。華夢庵不耐煩道。蘧仙。你便拜他。怕他不回你。他今兒和三位嫂夫人拜的有趣了。所以也叫你跟着他有趣。兒。蘧仙笑起來。竟撲地的跪在寶珠面前。寶珠慌了。忙也撲地跪下。兩對手兒攙着起來。笑個不了。祝春笑道。照這樣看起來。你們兩位倒都是跪踏脚板的。兒的老手呢。寶珠不解這話。蘧仙紅了臉道。你倒是老手。連名目也有了。明兒還要打都元帥的旗號呢。祝春笑道。這個我忘了。剛寶兄弟迎親去。那銜牌上。不知打不打這個寶缺的官銜。大家都笑起來。夢庵急起來道。鬧這半天。究竟是怎麼一個喜事。寶珠因笑道。這

位媚香樓主人竟被我訪查到了。蘆仙猛吃一驚道：「吓，怎麼講？」寶珠笑道：「訪到了。蘆仙道：敢是墳墓。」寶珠道：「唔，你不咒詛他罷。」前兒我也誤聽了。他好好的現在呢？」蘆仙道：「敢是真的？」現在那裏？」寶珠嗤的一笑道：「現在我房裏呢。」蘆仙啐了一口道：「我當你真話呢。原來拿我開心。大家都鬨笑起來。」寶珠正色道：「真呢？你不信？我和你瞧去。」因將着蘆仙的手進房去。祝春夢庵都跟着進來。寶珠却指着一條單條畫兒上一個美人兒道：「這可不是蘆仙？還當是頑的。」及細一看，原來是一幅寫真畫。着十幾位美人，夾着一個寶珠，都畫着古裝的。那指着的那位，真是像媚香。傍邊又畫一個媚香，兩人臉對臉兒的笑，看了不懂。又看近媚香身邊，又一位絕美絕艷的美人，也含着笑。寶珠便挨着肩兒站着。又兩位，便是剛才看見的兩位新人。殊覺不解。因看上面題的詩，是合浦珠。

還圖便喜起來。道：「好兄弟，不欺我，可便在府裏。」寶珠笑道：「是呢。他天天和我作對兒頑呢。」蘆仙紅了臉道：「正經，怎麼這畫上又畫兩個？是什麼一個講究。」寶珠故意指着眉仙的小影兒道：「這位便是你那位未娶的沈夫人。」蘆仙暗吃一驚，想他兩人原來一個模樣的，只不知道他知我負了他，娶沈小姐，他可恨不恨。因道：「媚香可在你面前講什麼來？」寶珠笑道：「他却沒什麼，倒是這位沈小姐替他。」怪你。蘆仙因道：「他可有什麼主見？」寶珠未答。忽小丫頭進來，說請三爺。寶珠便向蘆仙一笑出來，打後面進去了。蘆仙又懼，又喜，跼促不安。了一會，祝春和夢庵都替蘆仙大喜過望。一刻小丫頭來向秦珍說：「太太吩咐請爺留這三位爺，給三爺送房。」秦珍站起應着，便邀三人仍打留餘春山房廊下穿過，聽裏面一片笑語聲。有許多女眷在那裏鬧房，便不敢抬頭，低着頸子越過，向

游廊上下來。到西花廳坐下。一時秦文來向三人道罪。並謝了勞出去。一會子五對宮燈。引着寶珠來了。向三人拱了個揖。小廝說請三位爺和大爺送房。四人便讓寶珠先行。寶珠略讓一讓。夢庵笑道。這個那能。讓我們的寶珠紅了臉。便先行一步。早一對洋角宮燈引着。分四對宮燈。照了四人。一班細樂。早在廊下伺候。引着到園裏走上山坡。向留餘春山房走廊上穿過。早見對面醉花仙館也來了一班女孩子的細樂。五對軟宕紗燈。近面走來。原來是藕香漱芳眉仙瘦春送婉香歸房的。這邊的人便都站住。等那邊一千人都進惜紅軒去。見五對紗燈回了出來。一字兒擺在廊下。這邊宮燈纔引着衆人進去。見左首新房裏門簾垂下了。這邊右首的門簾打起。寶珠進去。三人看和那邊新房一樣。鋪設桌椅床鋪妝奩。俱一個稿兒的。牀上疊滿了被褥繡枕。早聽左首

房裏撒喜菓兒的聲音。和些女孩子們的笑語聲。見這邊丫頭們也捧出四盤喜菓來。請四人撒。各人撒了滿地。丫頭們在旁講些吉利話兒。夢庵講了句入門大喜。大家都笑起來。聽那邊房裏也笑的熱鬧。原來漱芳講了句三仙歸洞。連婉香也忍不住笑了。於是大家都取笑他。一時兩邊房裏。都擺上歸房宴。各人敬了筋子菜。講些吉利話。喝了雙杯的酒。便撒去了。秦珍等四人。把寶珠送到這邊房門口。外面小廝已喊送客。早換了四對手照風燈。引了蘊仙和祝春夢庵三人。秦珍送了出去。這邊寶珠站在房門口。裏面走出春妍嬈烟。和笑春晴烟。四個丫頭都拿風燈來。引着寶珠先到軟玉房裏去轉了出來。又到蕊珠這邊也轉了轉。回來早有四對風燈。引着藕香漱芳眉仙瘦春四人去了。春妍等便照寶珠進房。見海棠和愛兒兩個。攙着婉香站起來。春妍和嬈烟。

攙着寶珠立定。見地下早鋪着墊子。扶他兩口子拜了牀。又逗了交杯盞。給兩人掉換各飲兩口。嬾烟便替寶珠寬去公服。春妍已替婉香卸下宮裝。六個丫頭。一齊叩了喜。先送婉香入幃。便一齊出去。帶上了門。不知寶珠和婉香如何。且看下回分解。正是

最惱新婚頭一夜。要循舊例過三更。

第六十回

新婚夕奪被俏嗔郎。好春宵入幃憐小妹。

却說寶珠。見房裏沒人了。倒不好意思。便和婉香一床兒去睡。因把花燭上的燭花。夾短了些。又把鏡袱子整整好。看鐘已指在三下。料想免不過。便漫漫的寬去衣服。入幃去。見婉香把被蒙了臉兒。睡在外床。因低聲道。姐姐睡裏床去。婉香不理。寶珠又軟軟的說了一遍。婉香仍不

理。寶珠只得睡到裡床去。不道那和合被兒是瓊套兒式摺的中間隔煞了。寶珠挨近去喚他。婉香仍不理。寶珠笑道：「怎麼咱們反生疎了。便一手想去把被窩兒打通了。」婉香早裏得嚴嚴密密那裏打得通。寶珠見他這樣自己倒覺不好意思起來。又怕婉香惱他，便不敢再動。婉香却耽着心事，怕他用強，直等寶珠睡熟了，纔放下一半心。因趁此朦朧一會，寶珠略聽一聽醒來，見枕兒上沒有了婉香，聽床後微微的有踢腳鈴兒的響聲，知道婉香有事去的，便趁此把被窩兒打通了自己睡到外床來。又想怕婉香生氣不睡了，便又退到裡床去，等着聽鈴兒的響聲近來了。偷眼看時，見婉香只穿着一件大紅白繡小緊身襖子，走進床幃兒向床沿上坐了，把那一點兒的大紅鞋子褪了，露出玉笋似的一對纖不盈握的小腳套上睡鞋兒，見他褲兒也是白繡大紅的揭

着被和衣睡了進來見寶珠已被打通了便一轉身走下地去寶珠忙去扯他。婉香一手甩脫了出去。寶珠漲紅了臉。因也走下地來陪笑道。姊妹你不生氣。我仍把被兒鋪好了罷。婉香因嗔道。你不容我睡。我便不睡。寶珠笑道。我那裏不容姐姐睡。我失手兒把被打通了。我仍去鋪好罷。婉香道。我不睡了。寶珠央告道。好姊妹。不和我鬪氣。我從此刻起。睡着不動一動兒。說着來扯婉香的手。婉香甩脫了。寶珠又央告着。婉香氣惱起來。寶珠沒了法。只得和他廝對兒坐了一刻。見婉香不惱了。他又挨肩兒來坐。婉香把他一手推開向裏牀睡去。聽寶珠一個兒在那裏哭了起來。道。我好好的。一個姊妹。把他們這樣一來。到弄的。不和我好了。我早知道做了親。要不和我好的。我便該一輩子不做這個。勞什子的親呢。說着便嗚嗚咽咽的哭得真傷心了。婉香過意不去。因

一手掀起帳子。輕輕的喚道。你不睡。坐着哭什麼來。叫人聽見。不是笑話嗎。寶珠走近來。向牀沿坐下道。我怕我爲你沒哭死。婉香忙掩住他的嘴道。今兒幾時。你又這樣講起來。寶珠接着道。你瞧你這塊帕子。我早哭的這個樣子了。婉香接來手裡看。見滿帕子都是淚痕斑斕錯雜的。也認不出點子來。因把自己的帕子也給寶珠道。你瞧你這個可有我這個樣子。寶珠一看。見不是淚痕。竟是一斑一斑的血漬。暈兒大驚道。吓姐姐。你爲我到這個地步。倘沒有今日。這一日。咱們兩個不知早做了什麼了。婉香眼圈兒一紅。又滾下淚來。寶珠忙勸住了。兩人便一被兒睡下。朦朧一會。便天明了。兩人在枕上互相問了些別後苦況。看玻璃牕上的幃子。已是透亮。又怕人笑。便相扶着坐起。原是和衣睡的。便揭去被兒。兩人挨肩兒坐在牀沿上。把帳幃掀起。兩人臉對臉的呆看。

絕妙神情
畫家所不
能畫

淚珠緣 第六十四回

一百三八

了。一會各嬌然一笑紅了臉。低下頭去。寶珠順手把他的睡鞋兒拿在掌上。珍玩一回。婉香瞥手搶去。丟在裏牀。寶珠笑道。好便給我看看。我今兒纔能擊在手裏。可知我前兒爲這個還吃爛烟的冤枉呢。婉香沒知道那節兒事。因問道。怎麼寶珠把前事講了一遍。婉香也覺好笑。兩人親愛了一會。便同走下地來。寶珠忙拿一件大紅襖子給他着上。自己披了衫兒。互替鈕了扣子。並肩兒向鏡屏上一照。各紅了臉。婉香略站開些。見自己的眉兒濃了些。還覺油潤了些。兩鬢鬆了下來。用指尖兒挑上了看寶珠和自己。剛一樣長臉兒也差不多。白只寶珠較自己豐滿些。端詳一會。就走開了。寶珠去開了房門。春妍和嬾煙進來。便向兩人稱喜。兩人一齊漲紅了臉。婉香先正了顏色。噴了春妍一眼。春妍含笑低下頭去。一時海棠晴煙送兩盞參湯上來。也口稱恭喜。寶珠便

情愛至于
極點轉覺
無可奈何

向妝台側首坐下。笑春端一盆臉水上來。送與婉香。因向寶珠道。請爺那邊梳洗去。寶珠一扭頭道。我要在這裏呢。笑春一笑。婉香却不動聲色。漫漫的揭去鏡套。洗了把臉。也不施脂粉。漱了口。把水唾在臉盆裏。寶珠看他越美好了。心癢癢的。恨不把他一口水吞下肚去。笑春待把臉盆拿去。寶珠按住道。我便這個洗洗罷了。婉香回眸道。有漱口水唾在裡面了。醜呢。換一盆去。寶珠笑道。這妨什麼。我只當攪和了香水呢。大家一笑。婉香紅了臉。寶珠便自洗了臉。又把指爪浸浸軟。因向婉香道。姊姊你瞧。偕們三年不見。我這指爪便長了這許多。你那個呢。婉香也把指爪給他瞧。寶珠比看。却正和自己的一樣長。因笑一笑。見他那只手兒小的可憐。便握一握。婉香不好意思起來。寶珠放下手。便把婉香盥下的半鐘漱口。水拿來漱了口。也唾在臉盆子裏。愛兒捧了出去。又

送上兩盞燕窩來。兩人吃了。寶珠便坐着看春妍替婉香梳頭。只目不轉睛的看。梳好了。因笑道。我也會梳了。姐姐。明兒我替你梳。婉香不語。一時婉香梳洗已畢。春妍和笑春兩個。替他帶上宮翹。兩邊墜着兩大掛紅鬚兒。額上插戴了西施珠條兒。鬢邊加一對步搖宮花。便覺儀態萬方。又穿上大紅綉蟒的大衣。罩上霞帔。披了雲肩。腰間寬寬的圍了玉帶。儼然是一位宮主的樣兒。寶珠得意的很。自己便也梳了頭。戴上束髮紫金冠。綴一顆冬珠。是御賜的。穿了大紅金綉全蟒花衣。圍了玉帶。罩上排纈箭袖。墜了玉蝴蝶兒的頂圈兒。站起來。向鏡屏裡一照。自己恰配婉香這副模樣。剛心裏歡喜。外面海棠報說。軟小姐和蕊小姐來。給爺和小姐請安。婉香早說不敢。站起來。和寶珠迎出去。見軟玉也帶着宮翹。耳邊墜着兩穗玫瑰紫的鬚兒。穿一件紫色團鶴的宮衣。下

面拖着宮裙。佩着綉金玲瓏蕊珠。也是西施宮翹。墜兩穗粉紅鬢兒。穿一件粉紅團鶴宮衣。三人站在一塊兒。和天人似的。也分不出妍媸來。婉香看他們這樣裝束。便覺自己俗了。因都是宮裏賜的服色。不敢換得也。便只得隨和過去。四人各問了安。便同到南正院來。見幾個姐妹。早在柳夫人穿一件一品團鶴衣。在匠上坐着。下面椅上。便是藕香眉仙。瘦春浣花。賽兒五人。寶珠便同婉香。軟玉蕊珠。並肩立了一齊。請了柳夫人的安。又向各人問好。柳夫人便叫往東正院請安去。寶珠等四人去了。柳夫人笑向衆人道。婉兒這樣裝束。倒越好看。了。便像富麗得很。臉龐兒也豐滿了些。和牡丹花兒似的。軟兒和蕊兒也這樣打扮好看。我當他們都做仙子看呢。大家都笑起來。說果然體面。早外面一派笑聲。見漱芳。美雲。麗雲。綺雲。茜雲。送着寶珠和婉香四人進來。漱芳等

五人先請了柳夫人安。又向藕香等問好。五人便挨肩兒坐下。柳夫人匠邊。早有丫頭們把四張交椅。分左右兩邊打開。恰寶珠和軟玉坐在左首。婉香和蕊珠坐在右首。下面兩行椅上。左首一排是藕香等五人。右首一排是漱芳等五人。早坐的筆劃四清。忽報袁夫人來了。大家都站起。柳夫人下匠迎着。見袁夫人也穿一件團鶴衣。額上綴一顆明珠。神氣儼然。和柳夫人一匠坐下。十六個大丫頭。兩行兒分送上蓮子茶來。各人接了一盞。齊向兩夫人稱賜。各飲了一口。丫頭們接了去。又送上一道燕窩來。衆人也吃了。纔換了清茶上來。向各人面前几上擺下。兩府大小丫頭。多分班上來叩喜。接着又是老婆子和有職事的老媽們叩喜。又是兩府的管家小廝們。多在南正院中門口遠遠的叩頭道喜。笑春嬈煙和墨香書芬。早各去自己院子裏。帶了許多小丫頭。各捧

緞盒裏面承設綉貨。每房四架緞盒。共四十架緞盒。輪流上來。送柳夫人過目。都捧了出去。交給管事的老婆子。分頭賞給丫頭去。又每房兩個丫頭。托一盤元寶。遮着大紅綉袱。也一齊交給內總管張壽家的。交外總管給兩府管家小廝們去。一時丫頭們回說。東府老爺賜晏。在東花園晚春堂裡。袁夫人柳夫人和衆人。一齊站起來應着。各丫頭各攙扶了主人。逕到晚春堂。見正中八字式設着三席。下面兩字排下十四席。見秦文秦珍秦瓊。早在兩邊。接着互相請安問好。秦文自己便坐了。正中一席。秦珍秦瓊兩側侍坐。袁夫人柳夫人。便左右各据一席。寶珠夫婦四人。一齊向上謝賜。纔分頭各踞一席坐下。左首一排七席。是寶珠軟玉眉仙浣花漱芳麗雲茜雲。右首七人。是婉香蕊珠瘦春藕香美雲綺雲賽兒。各各坐定。秦文便派玉梅步蓮金荷素菊四人。執壺下來。

絕好排場
每次排宴
排法不同
足見善於
佈置

淚珠緣 第六十回

一百四四

斟酒。各姐妹都站起來。飲了一樽。中間本來極寬闊。已鋪下紅氍毹。一班春聲館的女戲子。上來扮演利吉的戲劇。下午席散。晚間又是袁夫人在東正院賜宴。兩夫人兩席。藕香漱芳茜雲側侍了。寶珠一席。秦珍秦瓊陪了。婉香一席。眉仙浣花陪了。軟玉一席。瘦春美雲陪了。蕊珠一席。麗雲綺雲陪了。笙簫鼓樂的。直鬧到二更纔散。這晚柳夫人便派了秦珍藕香和秦瓊漱芳兩對兒。把寶珠送往軟玉房裏去。也和昨夜那樣。撒喜菓。吃歸房宴。席次是寶珠軟玉並坐。秦珍秦瓊和藕香漱芳對坐。傳杯遞盞的。早把個寶珠弄醉了。大家笑着散了。寶寶伏侍軟玉睡下。替掩了房門出去。寶珠早倚着醉。一擱碌爬上床去睡了。次日已是三朝。又是賀客盈門。裏外開晏。東花園讓了男客坐席。西花園延接了女客。兩處開鑼演戲。好不熱鬧。外面那些閑人。多想看戲。闐闐鬧鬧的。

險些兒把個秦府大門擠破了。那些武弁親兵，便也彈壓不住，回了秦文，便另傳一班戲班，在甬道上梢檯，唱起戲來，給那些閑人看，纔不鬧了。這晚直鬧到三更後纔靜，仍是秦珍、秦瓊兩夫婦送房，把寶珠送了蕊珠房裏，勸晏一會，各自散訖。蕊珠却已醉了，斜靠在妝台上，他丫頭筆花給他解衣，他害羞，把筆花推開了。寶珠笑說：「隨他罷，你去。」筆花笑着去了。寶珠挨近身來，叫聲「妹妹」，蕊珠臊紅了臉，低下粉頰。寶珠臉貼臉兒的問道：「醉了嗎？」僂們睡罷，蕊珠羞的，了不得。寶珠便替他解衣，扶他起來。蕊珠軟靠在寶珠身上，寶珠溫存，緩緩的擁他入幃。蕊珠被酒困了，動彈不得，早被寶珠摟在懷裏交頸睡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正是：

好酒最宜微醉後，
美人須看半羞時。

第六十一回

嫁浣花寶珠悲失蜀 勸眉仙婉姐暫歸甯

却說寶珠新婚後。過了三朝。接着藕香漱芳眉仙瘦春浣花美雲麗雲綺雲茜雲賽兒十人。各設宴慶賀。一日一日的。直鬧到三月下半月。纔安靜些。蘧仙便來找寶珠。替他設法一見媚香。寶珠笑道。他和你那位二夫人。是極投契的。你娶了這位夫人家去。少不得也要來見你的。這會子。在咱們家相見。成什麼名目。可不是被人議論。蘧仙想也不錯。便回去擇日。打算迎娶浣花不提。却說寶珠把蘧仙這意思。告訴了浣花。又把自已娶親那日。怎樣要他的話。講給他聽。浣花笑笑。不語。盛蘧仙數日後。已央媒送喜期去。向沈左襄求親。沈左襄便允了吉。是三月二十九的喜日。便打二十幾上。把浣花接了家去待期。瘦春也家去了。寶

珠見好好的。一個浣花。纔件熟了。便要嫁去。雖蘧仙和自己一樣。終究不是自己。心裏納悶。竟茶飯不思的。害起病來。婉香急了。問他纔知道。是爲這個。想也沒得法子的。只常勸着他。說天下的美人多着呢。你見一個。便要想一個。難道天下的美人都該你獨得嗎。況那些美人兒也。未必個個對你。便對你。你也容不得這許多。又誰肯給你做小軟妹妹。和蕊妹妹。果然請了誥封。難道你一個兒功名。可請得幾百付誥封嗎。寶珠道。那他嫁蘧仙去。也沒得誥封呢。婉香笑道。那他和他自己情願的。有如我和你。也是這樣。寶珠又道。他嫁了蘧仙。他忘得了我。我總不忘了他呢。雖眉仙姐姐和他一般模樣的。又一樣和我好人。說他兩個。便像一個。我心裏總覺得眉仙和我好。是眉仙的好。他和我好。是他的好處。眉仙是眉仙。他又是個他呢。且我還有一着傷心之處。現在浣花。

嫁了。還有個眉仙。我把他一個當做兩個看。只是明兒眉仙也少不得嫁去了。我怎麼呢。說着。哭了起來。婉香實在可憐他。因替他拭淚道。只也不怪你傷心。我叫眉仙也嫁你。可好麼。寶珠道。姐姐哄我。他那裏肯呢。婉香道。是呢。我不哄你。儂們小時候。因講得來。在一塊兒發過誓的。說我和他兩個。要形影不離的。日後無論如何。必要共事一人。此番他和我來。就是這個意思。我原想。告明我叔叔的。不道叔叔過去了。便暫攔起着。你既捨不得浣花。好在他和浣花就一個身子似的。你便向我老爺求親。斷沒有不允的。寶珠道。只個我不好對你老爺講去。你老爺說。新娶了你姐妹三個。還沒滿月。又要得隴望蜀的。可不惹罵。便不罵。儂們三老爺也是不許的呢。婉香想也不錯。因道。那你且放下了。心遲早。我總把眉仙交給你。只是你須向我發一個誓。我給你定下了。你偷。

日。後。負。了。他。不。娶。怎。麼。說。寶。珠。道。那。有。此。說。我。便。在。這。燈。下。發。一。個。誓。你。聽。因。對。燈。發。誓。道。倘。若。不。娶。眉。仙。叫。我。一。輩。子。不。得。再。遇。一。個。美。人。一。刻。兒。憔。悴。死。婉。香。笑。道。這。樣。誓。算。得。什。麼。總。之。你。若。負。了。眉。仙。便。負。了。我。寶。珠。笑。起。來。道。是。呢。剛。說。着。忽。門。帘。一。動。却。好。眉。仙。進。來。婉。香。一。笑。寶。珠。早。扯。着。他。的。手。叫。道。眉。姐。姐。浣。妹。妹。眉。仙。一。笑。道。我。又。不。是。兩。個。合。攏。來。的。半。邊。人。兒。你。究。竟。是。叫。我。還。是。叫。浣。妹。妹。寶。珠。笑。道。他。便。是。你。你。便。是。我。咱。們。三。個。分。什。麼。形。迹。說。着。笑。將。起。來。眉。仙。紅。了。臉。笑。向。婉。香。道。你。瞧。寶。弟。弟。瘋。了。婉。香。笑。道。他。怎。麼。不。要。瘋。誰。叫。你。和。浣。妹。妹。長。的。一。個。樣。兒。可。不。要。引。瘋。了。他。眉。仙。滿。臉。飛。紅。了。道。姐。姐。這。引。字。怎。麼。講。我。引。他。什。麼。來。婉。香。笑。道。你。生。這。付。好。臉。龐。兒。可。不。引。了。人。的。魂。靈。去。寶。珠。嗤。嗤。的。笑。着。看。眉。仙。兩。頰。早。和。桃。花。似。的。怕。他。惱。羞。成。怒。

因拿話扯開道。浣花聽說明兒便出嫁了。不知道他念我和姐姐也不。眉仙道。他念你什麼。便念你。我也不知道。寶珠道。蘧仙的言語笑貌。都和我一樣。他可以。把蘧仙當作我看。姐姐和浣妹妹也。言語笑貌。一樣。我便把姐姐當做浣妹妹。看可不是。兩便眉仙冷笑道。我像浣妹妹。哼。他配像我。寶珠驚道。這怎麼講。眉仙道。我也不用講。你想去。婉香看了寶珠一眼。寶珠正色道。啊呀。姐姐。這是什麼話。此心惟天可表。鬼神俱鑒。眉仙見錯會了意。倒紅了臉。因笑道。你想那裏去了。婉香也笑起來道。這便叫虛心發。寶珠急的要哭道。你們這樣疑我。我只有把心剖出來。給你們瞧。婉香道。你又忙什麼。我不過講着頑。你又當什麼真來。歸根。我這點兒也不知道你心。我還算什麼人呢。眉仙纔笑道。我是講他一點兒沒主意。一味子隨人擺弄去。險些兒把性命送在江心裏。也沒

人知道。叫我照他起先那樣。早死在蘧仙面前。不但蘧仙既忘了他。娶了夫人。又娶什麼二夫人。便該眼看他去娶他那個沈浣花去。自己便不應卑躬屈節的。給他做偏房去。寶珠聽了。這話便似一勺冷水。忍不住的。道。那你先和婉姐姐發誓。來。敢便不算了。嗎。眉仙吃了一驚。紅了臉。婉香却怪寶珠口快。因怕眉仙怪了自己。因道。妹妹你不和他講去。他瘋了呢。寶珠也自悔鹵莽。便不好意思多說。因搭訕的走了出去。往軟玉房裏來。見軟玉已掩了房門睡了。因彈着門喚道。姐姐開門呢。軟玉聽見道。我睡下了。你有什麼話。明兒講罷。寶珠謊他道。不是我忘一件兒要緊物件。在床裏呢。軟玉道。什麼。明兒來拿罷。寶珠見他真不肯開門。又怕他起來凍了他。也就罷了。仍回來見婉香的房門也關上了。寶珠喚開。春妍向後面繞出來道。爺睡別處去罷。小姐和眉小姐睡了。

談心呢。寶珠撫着他肩兒。低笑道。你叫我睡那裏去。春妍嗤的一笑道。爺睡的處兒多呢。這邊有軟小姐。那邊有蕊小姐。不呵。還有嬾烟姐姐。寶珠嗤的。笑道。再不呵。還有你。春妍啐了一口。寶珠笑貼他臉兒過來。春妍把手推開。寶珠道。我借你後房去聽聽。他兩個兒商量些什麼。春妍尚未答應。寶珠早一手將了他。悄步走進婉香的後房去。向春妍床上坐下。聽有些喁喁私語。切切啾啾的聽不明白。寶珠側着耳朵。皺着眉兒。細聽。春妍却把兩手掩住了寶珠的兩耳。寶珠低聲央告着他。春妍抿嘴兒一笑。放了手。讓他聽去。見聲音益發幽細了。忽聽婉香嗤的一笑道。你默了。聽眉仙道。你不依我。我便死也不從。聽婉香低聲道。那還喚什麼嫁字。眉仙道。心裏算嫁他便了。那身子兒。還是我的。聽婉香又道。那還嫁什麼來。聽眉仙啐了口道。臊死了人。原來你們多爲這個。

嫁的怪道。澆花死也要嫁。蘧仙去又因不能嫁。寶珠爲恨呢。聽婉香不語了。寶珠低聲向春妍笑道。他講爲這個是爲什麼。春妍飛紅了臉。不理他。半晌聽婉香又道。不是爲這個。說着那聲音很像羞澀的。接下去。不過一個人。總要想一個好結局。不嫁呵。果然心許了一樣。但終究不得個了。局落後。倒和林黛玉似的。被人猜疑議論呢。身子果然清白。只是名兒總被污了。照你這樣說。難道算貞婦嗎。天下只有貞女的呢。眉仙道。我便情願做個貞女。婉香道。你既嫁了他。怎麼還加得上女字。照這口氣。你敢又背了剛纔的話。聽眉仙發恨道。你自己便要做一輩子的清白人。不肯叫他玷污。難道我不是人嗎。你說爲宗。祧起見。你肯替他養自然。有那肯養的。着那裏能派到我身上來。你要把我當做替身。我便情願背了前頭的盟誓。一輩子不出嫁。到也乾乾淨淨的死了。

還。可。立。一。塊。某。某。女。史。的。碑。倒。還。比。什。麼。勞。什。子。的。誥。封。榮。耀。些。呢。寶
珠。暗。暗。點。首。因。向。春。妍。道。你。疑。我。和。姐。姐。有。什。麼。過。了。可。聽。見。不。是。我
哄。你。的。嗎。春。妍。笑。道。我。不。問。這。些。帳。寶。珠。一。笑。便。悄悄。解。衣。和。春。妍。睡
下。了。原。來。春。妍。和。嬾。烟。及。筆。花。書。芬。四。人。都。早。奉。了。柳。夫。人。的。命。給。寶
珠。收。了。做。了。陪。房。的。這。是。秦。府。規。矩。因。房。裏。的。丫。頭。要。穿。房。入。戶。的。不
收。倒。覺。不。便。所。以。每。房。成。了。房。總。收。一。個。丫。頭。做。了。貼。身。伏。侍。的。件。件
可。不。用。避。得。那。笑。春。因。年。紀。大。了。些。便。賞。給。了。小。廝。鋤。藥。做。媳。婦。去。這
也。是。秦。府。的。規。矩。丫。頭。們。一。過。二。十。歲。便。多。發。配。成。房。願。來。伺。候。的。一
月。後。仍。可。進。來。每。月。放。假。三。日。到。月。底。除。月。支。外。每。月。另。給。拾。兩。銀。子
的。安。家。費。這。也。是。極。好。的。法。則。那。春。妍。四。人。雖。收。下。做。妾。却。仍。不。改。稱
什。麼。姑。娘。新。娘。依。就。和。丫。頭。一。樣。只。不。過。每。月。除。月。支。外。另。給。三。十。兩

一個的花粉錢。這原是怕爺們大了不老成。至於偷偷摸摸。鬧出事來。所以不如竟明公正氣的給他做了姬妾的好。這且表明不提。且說次日寶珠醒來。聽前房婉香已起來了。因便披衣起來。春妍替他鈕好扣子。他便也跟着起來。寶珠對他一笑。春妍便紅了臉。倒在寶珠懷裏。寶珠又和他親愛一回。兩人便手將手兒走下地來。寶珠整整衣服。先走到婉香房裏來。見婉香梳洗已畢。却不見眉仙。因見床上帳子垂着。便輕輕揭開一看。見一幅文錦被兒空堆着。一掀已沒得人。見枕邊放着一雙婉香的睡鞋兒。心裏動了一動。覺得牀裏面有一種溫溫存存的熟香。因向床沿坐下。招兒手喚婉香道。姐姐你來。我問你呢。婉香便走過來。寶珠按他並肩兒坐下。因怕人進來看見。把帳。幃子。遮了。寶珠便問眉仙的事。婉香笑道。他先不肯。他說還是做女兒家的沒拘束。經我

現身說法
是廣長舌
是善提心
普天下多
情女兒聽
者

說了許多。說一個女兒家。有一個知己的。果然是心交不在形迹。總不免要避些嫌疑。又刻刻自己要箝制着。怕起一點兒軟心腸。便遺了個終身的大憾。好還不去管他。但情分也從此到了極處。再沒別的好出來了。倘不呵便沒人知道。也是抱愧終身的不看別個。只看當初的我。倘然我沒一點兒主意。順了你的心願。到那別過的時候。我不悔死也早愧死了。那裏還有今兒。這一日看我前兒那樣避嫌疑。着還有麗妹。妹取笑我。倘我真有什麼。可不要羞死我了。那還不止。麗妹妹一人取笑。呢。到今兒。咱們兩個並起並坐的。誰還敢講一個不字。便麗妹妹也取笑不出什麼了。可知一個人既有了心。便該趁早定了主意。不等和前兒。我和浣花那樣起一個風波。他聽這一席話。纔信伏了我。因說嫁便嫁。只不許同睡。便同睡也不許說着。便紅了臉。講不出口。寶珠故意

問道好姊妹。他說怎麼。婉香笑道。不許和軟妹妹他們一樣。寶珠笑道。一樣怎麼。婉香笑嗔道。我不知道。寶珠嗤嗤的笑起來道。看光景你們都要望成仙的。怕明兒騰雲身子重了墜下來呢。又道。橫豎我也不講究這些。一個人只要情投意合。似這樣的親親密密軟貼。一輩子也便成了仙。我頭裏把這些紅樓西廂看壞了心術。後來也猛悟過來。那些事都不是人幹的。所以早心定了。此刻更參入三昧。不但沒味。并且自覺醜呢。只一個調情兒。最是有趣的。所以我把這些事。比作做文章。一做到正面便味同嚼臘了。婉香笑道。好嗎。你到今兒纔悟過來。可不是我往常欺你嗎。寶珠笑道。你欺。雖不欺我。只不該動不動便惱我。說我下流。可知一個人做一輩子夫婦也總要有遭兒的呢。婉香連連搖手道。你這話不說我聽罷。我臊死了。你把這話傳給眉仙聽了。他便立刻

回姑蘇去。寶珠央告道：好姊姊，我不就是子，你今兒道老爺的喜去，便替我講這節兒罷。眉仙叫他不。去。伴着我頑。婉香道：這可不妥當。你講話不留神。回來他惱了。便我和老爺講妥來也沒用。你不如給我早往蘆仙那裏道賀去。我便好放心講去。寶珠依他。便先往盛家道喜去。這裏柳夫人和藕香、婉香、軟玉、蕊珠都往葉府。給沈左襄道賀去了。只眉仙推病不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正是

孽債已償。公子願。

情絲還繫美人心。

六十二回

冷素馨多情圓舊約

沈浣花巧語難新郎

却說寶珠到盛蘆仙家來。見白劍秋何祝春、華夢庵、林冠如、桑春等一班名士俱在。寶珠便和蘆仙道喜。見主婚的是他岳父冷太史。寶珠原

在國史館見過。便行了子姪禮。那冷太史和他談了幾句。另有客來。寶珠便退了下來。要蘧仙引導着。道冷素馨的喜去。蘧仙辭了。寶珠定說要見嫂子。蘧仙纔依了他。引着進去。向中門口站住。丫頭珠兒早傳話進去。裡面何祝春的夫人夏氏。華夢庵的夫人周氏。都迴避過了。蘧仙纔和寶珠進內。見中間鋪設備極華麗。貼地鋪着紅氈。聽廊下丫頭報說奶奶來了。軟簾一動。走進兩個丫頭。攙扶着一位極嬌小像蕊珠的一個冷素馨進來。寶珠忙請了安。叫聲嫂子。說家太太着來給嫂子道喜。因往女府去了。沒親自過來。抱歉得很。素馨低下頸子紅了臉。道這一個不敢。三位嫂子。怎麼不請過來頑頑。此番咱們家。攀了沈府的親。兩個家子都和一家兒一樣了。一切事。總請哥兒照應。纔是寶珠。見他會講。因偷眼打諒他年紀。不過十八九歲。一張小粉團的拱臉兒。較婉香略

多情相
見每存
惺相惜
意正不
何謂心
腸所種
有天性
然也至

瘦些眉兒。彎彎鼻梁。一統齒白唇紅的。能言舌辨。看樣兒是極小巧靈動的。正看他見素馨也。偷眼打量自己。兩付眼光却好。一逗一齊紅了臉。低下頭去。寶珠便說聲回來。再給嫂子請安。因和蘧仙退了出來。向花廳上。坐下了席。是祝春夢庵冠如劍秋四人陪的。大家談笑一會。又和夢庵祝春。鬧一會子酒。便散坐了。見蘧仙已親迎去了。這邊園裏。便開場演起戲來。冷太史邀衆人園裏看去。寶珠看那園子也不小。佈置的極有邱壑。彷彿葉冰山家的花園一半。見榜着待藏園三字。寶珠不解。也不好問。便繞過三四個院子。早到一所大院。彷彿如自己家裏的。晚春堂相似。只略小些。是五間一統的。進去。見戲檯却在廳裏面的。四邊圍着欄杆子。正唱的熱鬧。滿廳擺下幾十桌席面。前面一排早坐滿了人客。只留三席空着。冷太史便讓寶珠和祝春夢庵一席。白劍秋林

冠如桑春一席看坐定了。自己便退了出去。管家斟上酒來。大家喝了一口。寶珠向四下一望。見些男客。也有認得的。也有認不得的。看這廳。彷彿似京城裏的戲館。那麼樣兒。兩邊也有邊廂。坐滿了女客。隔着簾子。透亮的紗帳屏風。裏面點了燈。外面滿廳也是燈。那紗幃雖隔着。也仍看得了。見那些女客。老的。小的。村的。俏的。各具面目。眼光射轉。沒一個看得過去的。算只有左首廂內兩個人最好。一個便是冷素馨。一個却不知是誰。正看着。忽華夢庵一拍手。叫起好來。寶珠吃了一驚。見滿廳子人。也都跟着喝采。那鼓聲兒。唵。嚶。的滾將起來。向檯上一看。沒得人。見衆人都仰面看着。因跟着眼光看去。見兩個開口跳在那裏。溜鐵桿子。做的便是八蜡廟。寶珠不愛看這些。因回頭喊花農。把自己府裏的女班子傳來。花農答應了去。這裏喝一巡酒。見換過了一齣。

幸而不是
戲館否則
花農不做
小喜子也
幾希

雙搖會。是夢庵點的寶珠。看那兩個花旦。搽着一臉粉。耳後露出黑油。油的腦袋。就像戴着伏面似的。還扭頭顫頸兒。和兩個花臉老奴子。做些醜態。夢庵大笑着。寶珠實在忍禁不住。因有了酒。竟嘔起來。祝春夢庵等忙問他怎麼。寶珠合着眼睛。搖搖首。鋤藥知道寶珠脾氣。早向檯上。喝聲道。住了。那些戲班子人。只當什麼事。果然住了。滿廳子看的男人。人客。也不知什麼。一時見許多紅纓帽子的小廝們。押着十幾座硃紅播金的大箱子來。寫着春聲館字樣。擡向戲房裏去。便見那些戲子。都一串兒下拾來。退了出去。又見打廳外走進二三十個美人兒似的女孩子來。齊向正中寶珠席上請了安。便一串兒向檯房去。衆人纔知道是換班子。有些知道是秦府的女班子。有些知道本來是葉冰山家的。送了秦府裏。又經挑選了。自己教演過的。沒見戲。早知是好。一時檯

所謂先聲
奪人

上七八個女孩子打起大鑼鼓兒。鬧起檯來。那敲法。便自不同。一陣。似一陣。早震的滿屋子都是應聲。忽而鼓聲。噦的一聲。一齊住了。便一個一個的女孩子。扮了大天官出來。唱了進去。寶珠早吩咐。便唱雙搖會的戲。出來一個小旦。是嫩兒。又一個花旦。是伶兒。扮的千嬌百媚。便把兩廂看的女客。一齊壓下去了。何祝春已看的出了神。華夢庵早失了魂。瘋也發不出了。再看那兩個小花臉。扮着老頭子出來。也是一個粉團兒似的。雖奇形怪狀的。裝着總流。露出一種柔媚態度。滿廳子的男男女女。都一齊看的出了神。一齣完了。便也做八蜡廟。有幾個女孩子。都打了臉扮淨。有些還有女兒腔。只大春奎和四喜子兩個。最好一時。兩個開口跳出來。是武旦細柳兒和武小生燕兒兩個。扮的一身花綉小戰襖。兩雙極小的靴子。向地上一縱。早飛也似的上去。一手扳住。

了。鐵桿子倒豎一個。蜻蜓起來又放了一隻。手只一隻。手扳着做個側飛蝴蝶。忽兩手一空。墜下來。却用一個小靴尖兒勾住了。懸空倒掛着。那細柳兒便在地。下豎個蜻蜓。把小腳兒朝了天。那燕兒倒掛着一手托住他。一隻靴尖兒。那細柳兒便一個翻身。倒打個斛斗。向燕兒手掌上。站起一點兒。腳尖子做個魁星。跌斗的勢兒。又做個拜觀音。又扭轉軟腰兒。做個美人睡態。大家連連喝采不絕。華夢庵早跌足贊歎道。飛燕掌上舞。也不過爾爾。何祝春也極口贊歎。一時已換了一隻新排的燈彩戲。是善財童子游斗牛宮的。椰子腔。那扮龍女的一個小旦。實在真好。和天人似的。唱的聲口又好。祝春因問寶珠道。這人很好。他喚什麼名字。寶珠說。叫香玉。是新來的。祝春大爲贊歎。這齣戲罷。已是三更。外面蘆仙早親迎回來了。已經交拜成禮。冷太史來請祝春。寶珠夢庵

別是一副
筆墨加意
描寫

冠如四人送房進去。見浣花尙未揭去紅巾團兒和喜兒夾侍着。坐在大紅幃幔影裏。中間已設下歸房宴。讓蘧仙首座。並肩右首。虛設一席。四人陪飲一會。便各自散去。蘧仙送寶珠至房門口。道罪。寶珠笑向他道。你仔細兩個膝蓋兒呢。我明兒再來看你。蘧仙紅了臉。見寶珠去了。纔回來替浣花揭去紅巾。一看真和媚香一個模樣。心裏大喜。團兒扶浣花向席上。與蘧仙並肩坐下。兩人吃了交杯。丫頭便將席面拆去。遞了和諧。伏侍浣花睡下。丫頭們便退出去。掩上房門。蘧仙寬了衣。便入幃來。見浣花擁衾兒。一手拿帕子支着腮兒。哭蘧仙吃了一驚。道。小姐怎麼浣花用指尖兒向他頰上。指道。薄情郎還有顏面見我。蘧仙道。吓小姐敢爲媚香姐姐恨我嗎。浣花聽這話。心裏倒好笑起來。知道他聽了寶珠的哄。因故意試他的心道。你娶了我。還娶媚香不娶。蘧仙道。娶

否。總。憑。小。姐。許。我。浣。花。道。你。一。個。酸。丁。能。有。多。少。福。分。還。望。捨。了。我。再。娶。一。個。嗎。蘧。仙。笑。道。小。姐。不。許。我。也。不。敢。擅。主。只。心。裏。丟。不。下。他。但。得。一。見。娶。否。我。也。不。在。這。形。迹。上。講。去。浣。花。故。作。喜。色。道。那。你。肯。不。娶。便。好。不。呵。我。便。明。兒。歸。甯。去。我。仍。做。我。的。郡。主。去。誰。願。給。你。三。妻。四。妾。的。做。來。蘧。仙。不。語。浣。花。又。道。你。果。然。不。娶。了。嗎。蘧。仙。笑。道。且。再。講。說。着。便。想。上。床。去。睡。浣。花。正。色。道。你。給。我。講。定。了。果。然。不。娶。他。我。纔。許。你。睡。不。呵。你。給。我。出。房。去。蘧。仙。因。笑。道。我。依。小。姐。不。娶。便。了。浣。花。道。不。娶。竟。不。娶。什。麼。便。了。蘧。仙。見。他。正。顏。厲。色。的。暗。道。不。道。竟。是。一。個。醋。瓶。因。隨。意。應。道。那。便。不。娶。浣。花。道。那。便。不。娶。蘧。那。便。兩。字。敢。指。我。強。制。你。不。娶。嗎。蘧。仙。道。這。那。裏。好。說。是。小。姐。強。制。我。不。娶。呢。是。我。自。己。不。娶。了。浣。花。道。這。樣。那。你。是。不。娶。的。了。蘧。仙。道。真。不。娶。了。浣。花。道。果。然。不。娶。他。了。蘧。仙。

道果然不娶他了。浣花恨一聲道。負心郎。負心至此。說着哭將起來。蘆仙弄得不懂了。因道。這是小姐叫我這樣的。那裏我真心負他。浣花道。住了。你知我是誰。蘆仙道。敢不是小姐是姐姐嗎。浣花道。誰是你小姐。誰是你姊姊。蘆仙不懂了。浣花哭道。你今兒偷真被沈小姐挾制住了。你也便不娶我了。我還癡心什麼來。說着痛哭起來。蘆仙想道。這話他分明便是媚香了。多管他和沈小姐商量。讓他先嫁來探我的。我不該落這圈套。因自覺慚愧也哭起來。浣花哭着道。你住了。你哭什麼來。敢因是有了我。沒了沈小姐嗎。蘆仙道。姊姊。你一昧怪我也太不知道我的心了。浣花哭道。你的心。我知道了。有了沈小姐便捨得。我有了。我却捨不得沈小姐。所以你哭來。我如今代沈小姐嫁了你。我便不許你娶沈小姐了。你敢應得下。蘆仙道。我和沈小姐本無瓜葛。我有了姊姊。還

浣花善於
惡作劇真
可是伶俐得
人

又是一個
轉剛真把
蘧仙弄糊
塗了

娶他什麼。浣花道。他是宮裏的人。你無故退他的婚。他便告你。蘧仙道。我有了姐姐。便他請了旨。要砍我的腦袋。我也和他拚了。況今兒明媒正娶。誰不知道我是娶沈小姐的。他自己暗中使你代了。誰管他事。浣花道。是了。你不娶他了。他叫我嫁。你原是好意。你竟以德報怨。你問心得過嗎。他既許了。你你不娶他。着他嫁。誰去蘧仙笑起來道。任憑姐姐的意思。浣花道。我意思決不許你娶他。蘧仙道。便不娶。浣花道。又是便字。你敢怪我。強制你嗎。我便強制你。不許娶他。蘧仙道。我便不娶。浣花道。當真。蘧仙道。當真。浣花道。果然。蘧仙道。果然。浣花笑起來道。你知我是誰。蘧仙大驚道。敢原。是小姐嗎。我真該死。該死。浣花冷笑道。薄情。耶薄情。至此。還講什麼。說着。便一手推開蘧仙。撲朔朔的滾下淚來。蘧仙慌了道。吓小姐。浣花哭道。誰是你小姐。蘧仙道。總之是我薄情。小姐不

生氣。浣花見他還是小姐長小姐短的一心注在沈浣花身上。大恨起來。一頭向蘆仙懷裏撞去。道罷。我和你同死罷。蘆仙慌了。只是滿口央告。竟屈膝跪了。下去。浣花倒不禁好笑起來。忍住道。你跪誰。還是跪你小姐。還是跪你姐姐。蘆仙見他帶着淚。露了個笑影。暗想這個話。又像是媚香的了。因道。這真真糊塗死我了。你若小姐。我便算跪小姐。你若姐姐。我便跪姐姐。浣花聽他掉巧舌兒。不禁笑道。我便是你小姐。也便是你姐姐。起來罷。我不愛看這下流樣兒。留着跪你那位素姐姐去罷。蘆仙見他調笑起來。便站起來。一把抱住道。好姐姐。你不笑我罷。你究竟是小小姐。還是姐姐。浣花笑噴道。我不知道。隨你喚去罷。說着便睡下了。不去理他。蘆仙究竟辨不出是浣花還是媚香。向枕邊問了半日。浣花故意叫他狐疑一夜。好便和他好了。却仍不肯吐實。次早起來。

自己只道
明白誰知
愈不明白
了

蘧仙還是個滿腹狐疑。知道他二人是言語笑貌都極像的，究竟辨不出誰是誰。因起來悄悄走出，向團兒問道：「你小姐究竟是誰？團兒不懂。道：這是怎麼解？」蘧仙也白覺好笑，因又問道：「我問是不是你家浣花小姐。」團兒笑道：「爺敢痴了。難道一個女兒家出嫁也有人冒名頂替的麼？」蘧仙笑起來道：「那邊府上有一位小姐和他極像的，可有沒有？」團兒道：「有的。」蘧仙道：「敢是姑蘇顧家的團兒？」道：「是。」蘧仙拍手笑起來道：「我到這會子纔明白。」剛說着，外面來請說寶珠和祝春夢庵來了。蘧仙便披了大衣出來，見三人已在花廳上談笑。見蘧仙進來，都笑迎着，問昨夜怎麼。蘧仙笑道：「不取笑罷。」寶兄弟正經媚香還在府上，還在敝岳家。我滿意想去一見寶珠大笑起來，不知怎講，且看下回分解。正是

與我周旋還作我，
爲郎憔悴却羞郎。

玄之又玄幾乎玄煞（鈍根）

第六十三回

破猜疑分明留蜥蜴

配奇婚顛倒做鴛鴦

却說寶珠見蘧仙問起媚香不禁大笑起來道你們兩口子已經好了一夜還問我要人來蘧仙詫異道那是沈小姐呢寶珠道便是蘧仙道他不是媚香是浣花呢寶珠笑道浣花和媚香有什麼分別蘧仙笑道言語笑貌果然沒甚分別但人究竟是兩個呢寶珠道誰講來祝春夢庵都不解這話蘧仙道奇了難道浣花便是媚香嗎寶珠道可不是媚香便是浣花浣花便是媚香蘧仙道那怎麼他丫頭團兒說還有一個姑蘇的顧小姐在家呢寶珠笑道那是他姐姐叫眉仙的便我那天指畫上與你看哄你說是浣花的那位蘧仙狐疑道這個我又不懂了聽

京裏人說。沈左襄的小姐叫浣花。打十歲上便給宮裏做了乾孫女兒。算來那時。媚香還在我家。怎麼此刻兩人便會合攏一個了。寶珠因把媚香奔喪去。如何翻舟。如何被沈左襄救了。又沈左襄的女兒浣花。竟落水死了。便收了媚香作寄女。仍了他的名氏。不去歸宗。後來進京去。宮裡召見浣花。沈左襄帶了媚香進見。把前事奏明了。宮裏愛了媚香。便也收了做乾孫女兒。一一講明了。夢庵早跳起來。稱快。蘆仙還怕寶珠哄他。因記得媚香左臂上曾有一點守宮記的。便進去向浣花要看看。浣花伸左臂給他看。見那守宮記是纔脫去了的。還露一點雪白的嫩皮。肉兒痕跡可認。便狂喜起來。浣花也破響爲笑。蘆仙告知素馨。素馨也替兩人歡喜。向蘆仙檢袵作賀。因向浣花問一路的情事。浣花在這裏和素馨講。蘆仙早跑出去。一兀頭向寶珠拜倒。寶珠也忙拜倒。兩人

喜出望外
那得不拜

起來。各笑個不了。祝春夢庵也向蘧仙道賀。蘧仙早喊開宴。一面擺席上來。四人坐下。忽祝春淒然淚下。寶珠不解。夢庵嘆道。他也和我一樣。想起自己的苦惱來。寶珠問道。祝春已娶了如夫人。還苦惱什麼來。祝春搵淚道。你那知道我的心。我一逕沒向你談過。怕蘧仙聽了傷心。今兒他美滿了。我不妨講講。也見天下的缺憾尙多。因道。我先有個姐姐。姓蘇。喚做意意的。竟眼睜睜看他。真個在我面前病死了。這還有什麼可望。此番娶的小妾。却自拙荆專主的。因他有些像意意的。所以我也收下了。究竟不是我那個意意了。被蘧仙這樣一來。相形之下。他何等美滿。我便怎生苦惱說着。淚下如雨。蘧仙也替俛仰不已。寶珠長歎一聲道。這是最無可奈何的了。因問夢庵是什麼心事。夢庵一拍案道。不講罷。老天總不公。閻羅也太惡。我明兒死了。定把這森羅殿一脚踢。

快人快語
快事快文
快頭無限
心頭不禁
抑鬱之一
爲之快

妙謔

夫子自道
點明書旨
不點明書旨
文不點明書旨

淚珠緣 第六三回

一百七四

倒了纔出我這口氣說着那脚真個一踢把桌面掀翻了夢庵倒跳起來拍手大笑寶珠吃了一驚祝春也被他嚇住了哭蘧仙也拍手大笑道快哉快哉祝春倒嘔笑了罵道這裏不是森羅殿你使這付身什麼只怕你明兒真到了森羅殿見那上坐的却不是閻羅便是你死了的那位好姐姐只怕便叉到你油鍋裏煎去你也酥了骨頭還怕把靴尖兒踹破了鍋子底你敢打飛脚麼大家都笑起來小廝們早把席面翻起擺好那打碎的碗盞都拾了去另擺一席上來夢庵嗤嗤的笑着早把大杯子酒直潑子的灌了下去寶珠等也浮了一白寶珠因問祝春道貴華宗還有一位叫駢齷的聽說新著一部舊酒痕還未脫稿內中有一位蘇意意的敢便指你的事祝春笑道裨官野史大率附會成書我也不知道他指不指我夢庵道這位駢齷先生我却會過面果然

只叫做死
無對證是
作者弄乖
處

千古才人
同聲一哭

是大才磅礪了不得的。還有一位蓮仙的貴華宗，叫羅浮山人，也是當今了不得的一位大才人。和駢盒兩個，是名噪一時的。他也有集說部，叫什麼名兒，我却忘了。是寫他一生的事跡的。只可惜這兩位先生現在都作故了。書集雖滿屋子，也沒人替他刊刻行世去。寶珠道吓他兩人都作故了。可見才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說着合席歎獻太息起來。寶珠笑道：「夢庵既和他兩個在日見過，明兒便去把他所有的著作齊搬了來，我替他出資發刊，可知道這些才人名士當著書的時候，不知道費却幾許心血。原望傳諸後世，教人知道的。不幸早死，他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我替他們刊了行世，還勝似收拾暴露屍骨呢。」大家稱是。夢庵道：「這兩位好在都住在本地。寶月山下和石時先生是左右鄰。我明兒便去找石家的人，向他家要去。不然我去時他家還當

擗大家私
不過爾爾
豈有他哉

是我去謀他的家私呢。大家都笑起來。一時席面散去。寶珠便辭了回家來。到柳夫人處請安過了。便回惜紅軒來。見廊下掛着婉香舊時的鸚鵡。見寶珠來叫道。寶珠你好吓。寶珠一笑。看婉香房裏窗子開着。捲起了幃子。婉香和眉仙兩個作伴兒。坐着低下頸子。手裏都拿着針。翫做口裏都笑着講閑話。寶珠走進來。一手掀着軟綉簾兒進去。看婉香穿一件品藍緞閃白點兒的單衫子。眉仙穿一件寶藍湖色鑲的單襖子。看婉香手裏做着一頁鞋面子。却是一對兒。分着兩人做的。因笑道。好天氣。不頑頑去。做這個什麼。眉仙不理他。婉香一面做着針。翫一面道。你愛頑。你頑去。不在這裏惹厭罷。寶珠笑笑。因道。給我瞧瞧。看誰做的好。婉香停了針。釀他看。寶珠看是一隻蝴蝶兒。纔綉了兩隻翅膀。還差兩針着。又看眉仙的。也是一樣。因道。姐姐。我替你綉針兒。眉仙笑道。

省罷不獻醜也罷了。仍一針一針的做着不遞與他。寶珠因問婉香討來做。婉香也不肯給他。寶珠見他頸子低着白嫩得和脂粉搓成一般覆着幾莖短檻髮兒忍不住向他頸上一撫。婉香怕癢扭轉頭兒笑噴道。什麼樣兒。寶珠嗤嗤的笑將起來。眉仙見他兩個這樣紅了臉不去看他。婉香要拿針去戳他的手。寶珠料他不肯戳倒送過手去叫他戮。婉香笑道。你當我真個不敢刺你嗎。我閉瞎了眼兒看不刺你一下。眉仙笑道。姊姊你不捨的刺他。我來刺手。拿來針等着呢。寶珠便把手送過去。道。好姊姊。你肯刺我。便是我的造化刺呢。眉仙真個要刺下去的。樣兒。寶珠却縮轉手逃開了。眉仙來追。寶珠狂笑着跑到醉花仙館來。見蕊珠和軟玉兩個在窗下繚花線板兒。軟玉手裏拿牙板兒繞着蕊珠。用兩個指兒縳着粉紅色的絨線兒。讓軟玉一週一週的繞向牙板。

上去。桌上攤着一卷花樣本兒。還有幾綫的五色絨線。擺着寶珠進來。笑道。今兒什麼好日。家家都做起活來。軟玉見是寶珠。因道。我繞的手腕兒酸了。你替我繞罷。蕊珠也道。我指兒也綳酸了。放着不繞罷。於是兩人多放下了。站起來。寶珠一手握着一個的手。替他捏手腕兒。蕊珠紅了臉。先甩脫手。寶珠也便放了軟玉。三人三跌角兒坐下。因講起浣花的事。寶珠說蓮仙疑惑了一夜來。兩人多笑。因問可見着冷素馨來。寶珠說見過了。因向蕊珠道。和你差不多樣兒。不過脫略些。軟玉等又拏別話閑談了一會。便也隨意走散不提。且說沈左襄因那日婉香歸來。把眉仙的事。從頭訴說一遍。說自在閨裏的時候。盟下這個誓來。是背不得的。左襄原是個極隨和的人。因便許了。和秦文講。說是花占魁的遺意。本來想兩起婚事。一下子辦了的。因婉香在苦塊上。不好講這

些話。所以到今纔講。秦文先決意不許。經沈左襄發了惱。拿硬話頂撞了幾句。秦文本來懼憚他。因他是個國戚。自己又受他好處。便也只得依順了他。左襄請他擇日。秦文說。便是八月十五是團圓日罷。又道。這付誥封。我可討不來呢。左襄笑道。這不干你事。我自想法子。少不得有的。因道。浣花已嫁去了。我家裏只一個葉老太太。和小女瘦春。葉魁也長大懂事了。我想給他們成了房。便把葉魁當了兼祧的子婿。養出孩子來。大的給了冰山做後。小的便歸了我的宗。可不也是個主見。我和老弟商量。偕們瘦兒年紀小。懂得不得事。本來兼祧子可以娶得兩房妻小的。老弟可肯把大小姐給他作了正室。偕家瘦兒是情願退後一步的。秦文道。這個我和冰山本來是最相契的。又況夾上你老哥。我那有不肯的話。不過年紀差些。那也不妨事。我剛因前兒三王爺知道偕們

家的麗雲能幹些正經。他想要去做了媳婦。我因美雲還沒提親。所以暫攔起着。既這樣。我便把美雲許給了魁兒。這邊也便允吉去罷。左囊滿心歡喜。秦文又皺眉道。別的女孩子。都不愁什麼。只僭們的。養兒被男裝扮壞了。他便不肯。改裝轉來。又不肯出嫁。去說還要討媳婦兒成房呢。這可不是胡鬧。你做他外祖父的。該有個主見。左囊笑起來道。這孩子也太聰明了些。前兒大小女家來講起。也很爲難。說他說一個女兒家嫁了男人。便要養孩子。說疼得很。所以他不願嫁。又要叫他改裝。他是死也不肯的了。他還說。他便和真男孩子一樣。要娶媳婦的。他說橫豎自己便變作男孩子。也不肯叫媳婦養孩子。疼的這不是可笑了。我意思倒有個人和他一樣。有個奇癖的男孩子。他母親因養的男孩子多了。再養不出個女兒來。見他長的好。便給他扮做女孩兒樣子。今

孩女子們
不懂事真
想有這稱思

不知如何
天造地設
竟有此一
對愁兒女
着

如此看來
男扮女裝
確是有趣
難怪不要
改扮轉來

年十六歲了他也不肯改裝說男孩子的樣兒盡不願改轉來說還要
揀個美男子嫁去呢秦文大笑起來道天下竟有這等奇事是誰家的
孩子左襄道便林冠如的兄弟叫愛儂的秦文道吓便是他因失笑道
幸而我前番沒許他左襄問是什麼秦文笑道前兒人來給寶珠提親
說是冠如的妹子我因聽人說他妹妹竟常和男孩子在一處頑的所
以我辭了照這樣說人家不知道的當他做小姐呢左襄道可不是前
兒還在蘆仙家雜在女孩子叢裏瞧戲人家多不知道他還多和他握
手兒說笑呢說着兩人大笑秦文便託他提親去左襄答應了次日便
來回說肯了兩家且多不講明讓他明兒兩口子自己頑去不知這事
究竟是真是假且看下回分解正是

世上奇婚原不少

假新娘嫁假新郎

越做越奇了（鈍根）

第六十四回

秦公子償完風流債

石書生歸結淚珠緣

却說賽兒定了林家這頭親事。合府都傳爲佳話。只不把賽兒知道。怕他不肯。便只說是給他討媳婦。那林家也怕新郎知道不肯。所以都不講出。秦府便定下了八月十五和寶珠一日成親。送了喜期到林家去。先行了聘。竟把秦府做了男家。林府做了女家。到了先一日。林家也照真嫁女兒的一般。發了喜奩來。賽兒却一點不害臊。仍喜笑自若的。一時沈左襄家發了眉仙的妝奩來。便都忙着舖設新房。此時瘦春已搬在園裏住了。聽秋聲館這邊小桃花館。便讓賽兒做了新房。眉仙的新房。便做在夕陽紅半樓。兩處早舖設得和花神府似的。到了正日。賀客

盈門。闕鬧了半日。老老小小。都講着。賽兒的親事。好笑。一時寶珠先向沈府親迎了。眉仙來交拜成禮畢。先送歸房。寶珠便自出來。讓些姐妹。鬧眉仙的房去。這裏賽兒也出來。要親迎去。見滿廳院。多擁着男人。看他。便害羞起來。不肯出去迎親了。倒跑回南正院來。一頭倒在藕香懷裏。紅了臉。說大家看我呢。我不去了。藕香笑道。你要娶媳婦。總該這樣的。又害什麼臊。快去呢。賽兒定不肯去。柳夫人因教丫頭們用兩把宮扇。搭護着。遮了出去。又叫寶珠陪他親迎去。賽兒纔依了去。一時親迎了轉來。柳夫人和袁夫人。藕香。漱芳。及軟玉。蕊珠。茜雲。都到屏後來看新人。只婉香伴着眉仙房裏。滿院子擠塞了人。都當看戲一般的爭着看。見寶珠和秦瓊。攙扶了新人。作對兒交拜成禮過了。送入房去。柳夫人等一千人。便都到新房來看。賽兒早臊的。躲到園子裏。鬧眉仙的。

純然是女
扮的男孩
子氣

真是奇情
奇事

房去。這裏新人揭去了紅巾。大家一看，都吃一驚。宛然一個美人兒。再看不出是男孩子扮的面目。態度絕似軟玉。看脚也是一雙極端正。纖小的原來。這新人是從小纏足的自己。又愛做女人。便狠命的纏小了。此時衆人看了，都好笑起來。見那新人早羞的飛紅了臉。一種女兒腔調。不說破那裏看的出。柳夫人袁夫人和藕香，都很歡喜。因私問丫頭們。纔知道新人的名字叫愛儂。大家說笑了一會。愛儂纔知道是嫁的一個女孩兒。心裡大覺懊悔。因交拜時偷眼看見賽兒，却和寶珠一個樣兒的。纔不十分掃興。一時衆人散了出來。柳夫人見時候已經不早，便叫藕香、軟玉、婉香、蕊珠四個，送寶珠進眉仙房裏去。這裏便派了漱芳、美雲、綺雲、茜雲，送賽兒進房去。麗雲定要謀這差使。袁夫人便把茜雲換了麗雲去。四人送賽兒進房去了。丫頭們把賽兒和愛儂兩個並

坐了。四人旁坐陪飲。早把兩個新人的臉都臊紅了。麗雲敬了賽兒一杯子酒。又敬愛儂一杯。取笑了一番。丫頭給兩人各飲了一口。又逗了交杯兒。送兩人唇邊去。兩人都羞的要死了。定不肯沾着。一點兒。丫頭們也只得算了。麗雲笑道。今兒賽兒這一節兒事。倒像再生緣裏的一段故事呢。漱芳笑道。這個不像。我算來從古至今。幾千百部小說。也沒有這節兒奇事。賽兒不懂了。大家都笑了起來。一時宴罷。四人退出來。便悄步立在窗外。看他們兩口子遞和諧拜床。麗雲回頭見婉香軟玉蕊。珠藕香也都躡着腳兒來聽。大家拿帕子掩着嘴暗笑。只見窗裏面遮了幃子。瞧不見。暗喚玉簪進去。偷放開一線兒隙縫。來大家爭着看。見翠翹和小憐兩個。替賽兒脫去靴子。露出一雙小腳來。見那愛儂偷看了一眼。兩個陪房丫頭。忙着替愛儂卸去宮裝。早露出一頭黑亮的。

好髮面如秋月。眉似春山。竟和軟玉相似。看他寬去了宮衣和裙子。早顯出一身花綉緊身子。下面大紅散脚袴兒。一對小脚。立着剛和賽兒一樣長矮。見丫頭們扶他入幃去。一種嬌羞掩怯的。宛然是女孩子害怕光景。見丫頭們掩了房門出來。翠翹和小憐。看見衆人。便嗤的一笑。大家都亂着搖手。教不要響。見裡面賽兒。一個兒走到帳門邊。又回身立定了。紅了臉。拿帕子掩着嘴。嗤的一笑。便鑽入幃去。半向沒得響動。一會子聽賽兒低聲笑着。喚姐姐。聽愛儂不應。忽聽賽兒嗤嗤的笑了。起來。又聽賽兒失聲叫道。阿吓。這是什麼說。帳幃一動。早伸下一雙小脚來。是賽兒的。像要走下地來。又被愛儂扯住了。的樣兒。聽愛儂嗤嗤的笑聲。忽賽兒急喊。玉簪。玉簪。笑着嘴不應。賽兒又喊。翠翹。翠翹也笑着不應。賽兒又喊。一個小字。像被愛儂掩住了。嘴。忽帳幃一動。又掛

我讓至此
也不禁吃
起的來了

下一雙小脚來知是愛儂聽他低語道我原和你一樣你慌什麼橫豎我嫁了你我總不能強你怎麼的大家一齊都紅了臉聽賽兒道既這麼着你可不許告訴人去說我是女孩子愛儂道那我也不許告訴人去說我是男孩子聽兩人都吃吃的笑將起笑這裏婉香等多也掩着嘴兒笑見兩對小脚都縮上去了帳幃一動兩個人影兒都沒有了聽賽兒忽又和愛儂惱起來賽兒哭了停一會賽兒不哭了忽帳幃一動聽賽兒又輕輕的哭了起來大家一齊飛紅了臉便都掉轉頭來不看了各自回去且說這夜寶珠真個和眉仙規矩矩的睡了一夜眉仙先還怕他後見寶珠沒什麼歹意便也放心心的和他親熱睡了一夜次早起來衆人都稱了聲恭喜眉仙便羞惱死了打這晚起便不許寶珠同睡一連杜絕了十幾天寶珠央告着婉香和眉仙講准他睡幾

夜兒婉香拗不過寶珠只得和眉仙說橫豎你們沒什麼人取笑的由他取笑去終不成睡了一夜便一輩子不許進房了眉仙道我終究怕他呢我和你講到的我只跟着你他要同睡要便我和你一床兒讓他睡在外床我在裏床要安安穩穩的倘不呵我便從此謝絕了婉香笑答應了晚間果然三人睡了一床兒寶珠要睡在中間眉仙不許寶珠發了急呢說我倘不老成叫你們兩個的身子兒挨攏來立刻把我的骨頭擠酥了眉仙見他這樣說一發不肯了寶珠怕他惱便只得依了他睡在外床次日寶珠求着婉香要把酒灌醉了眉仙自己先往軟玉房裏去你和他睡熟了回來換我婉香笑道這個我不敢回來他真個發恨了這可是難處的呢寶珠連連作揖打拱的要求他作成婉香道你定要和他這樣他又不肯何苦來呢回來倒因此惱了你寶珠道我

情願他惱我。我總愛他呢。婉香想了一想道：「依便依你，成不成可不怪我。寶珠竟撲的跪了。下去。」婉香笑避開了。不道兩人剛說的時候，眉仙在窗外聽的明白，暗暗罵道：「婉兒有這些可惡，他自己要清白，倒拿我作要麼。我知道你呢，因不進去，回到自己院子來，晚飯時候，却特地送上婉香的門來。」見寶珠和婉香喝酒，他見眉仙來，便叫添杯筋子同喝。眉仙道：「寶珠在這裏，我不喝酒。」寶珠笑道：「我迴避了好嗎？」眉仙道：「不要我吃飯，酒回來再吃。」婉香因和寶珠乾了兩杯兒，便多用飯了。飯畢，閑談一會。寶珠便喊掌燈，到留餘春山房來。見軟玉蕊珠都閑坐着。寶珠便低聲笑說：「昨夜三人一床兒，怎麼有趣。今兒咱們也這樣睡。」蕊珠先不肯，被寶珠軟逗住了，便也依了。一時睡下。寶珠左擁右抱的親熱一會，見兩人都紅了臉。寶珠便軟貼到軟玉身邊去。蕊珠羞的朝裏床睡。

去把衫袖兒抵着牙兒。臊的要死。猛不防寶珠又貼到自己身邊來。蕊珠吃了一驚。禁不住寶珠溫存緩緩的。便只做不知道。隨他去了。一時朦朧睡去。寶珠見兩人都睡熟了。一心念着眉仙。便悄悄起來。自己掌了燈。回惜紅軒來。見房門開着。床上帳子垂下了。地上擺着一對小紅鞋兒。看正是眉仙的。早心醉了。忙吹息了燈。鑽入幃去。正待輕薄。猛可的驚醒了他。顛聲問道。吓怎麼。一聽是婉香的口氣。寶珠更抱的死緊不放。說姐姐。這是天作合的。婉香見已到這地步。也沒的說了。因道。真是我作法自弊。倒被眉仙打算了去。寶珠便極意溫存了一番。婉香嬌啼不勝。寶珠不忍。便抱持睡了。次日起來。眉仙早笑着來替婉香道喜。婉香大恨。噴了幾句。眉仙笑受下了。怕婉香還報。極意嚴防了幾日。婉香也沒奈何他。一日晚間。趁眉仙不在房裏。便把寶珠藏在他房裏。自

已睡去。次日一早起來。便到眉仙房裏來。見兩人尙睡未醒。便仍笑着回來。到南正院給柳夫人請安。見愛儂和賽兒兩口子早在。已經談笑自若的了。見婉香進來。便兩口子一齊請了安。婉香請了柳夫人的安。一時漱芳藕香美雲麗雲綺雲茜雲都來了。寶珠和眉仙及軟玉蕊珠先後也都到了。柳夫人因說。今兒重九。那年做登高會。半途被打散了。煞了風景。今兒我已去接瘦春和浣花菊儂。却好昨兒素秋也打姑蘇回來了。瑣琴也出京來了。都接去了。敢便要來。咱們今兒便在晚春堂去做菊花會。已叫珍兒佈置去了。大家一齊高興起來。一時素秋菊儂和瑣琴都來了。衆人接着問好。寶珠因問瑣琴。敢和石大哥同家來的。瑣琴說是。又說家老爺給各位請安問好。大家都說不敢。柳安人因道。昨兒見邱抄。纔知道尊老爺放了會試同考。咱們沒來賀喜。到狠抱歉。

呢。瑣琴謙說不敢。柳夫人又向白素秋道。令兄會試去。可得意嗎。素秋道。微倖點了傳臚。大家都替菊儂歡喜。一時秦珍來請定席去。一千人便都打東正院轉。請了秦文袁夫人和秦瓊。齊到晚春堂來。見滿堂堆了菊花山。曲曲折折的繞轉了滿廳。陳設下每人每的二十四席。是柳夫人首席。秦文和袁夫人對席。下面便秦珍藕香等。末兩席是賽兒愛儂兩口子。共飲一巡。秦文笑起來道。我纔今兒一日做這個合家歡。也算人生難得的事了。說着呵呵大笑。因叫春聲館女戲子來。點了齣永團圓的崑曲。一時絃管並奏。向紅氍上歌舞起來。柳夫人和袁夫人都欣欣得意。合席的人各捧一杯酒。上來奉敬。秦文因一手拈着斑白的長髯。大笑道。我這鬚。不想還能留在家裏白了。今兒飲這二十杯子孩子們敬的酒。美滿美滿。說着一杯一杯的乾齊了。看女孩子正扮演的

熱鬧。那滿堂的花香人語。夾着酒香。這身子竟忘了還在人間了。忽大丫頭可兒來報。說石舅爺來拜。秦文因正在高興。說回他。明兒答拜去談罷。可兒傳諭了。小廝小廝趕出去擋了。駕石時便回寶石山自己家來。却好華夢庵等着。一見夢庵便跳起來道。老哥。今兒纔候到你。難得難得。因把寶珠想要刊駢盒和羅浮山人的著作。請他取去的話講了。石時笑道。那駢盒的舊酒痕。在我這裏。我瞧看。只打了三五回。不成書呢。夢庵道。那便叫何祝春續去便了。石時說好。因把舊酒痕付給了他。說羅浮山人的集子。我還沒找到。待今兒再找去。夢庵叮囑再三。便捧着那部舊酒痕。交何祝春續去了不提。且說石時見夢庵去後。便進去向他母親請了安。便到間壁來尋書子。見滿架殘書。都被蠹魚食的剝落零碎。也認不出卷軸來。回到家內。納悶半晌。替那羅浮山人慨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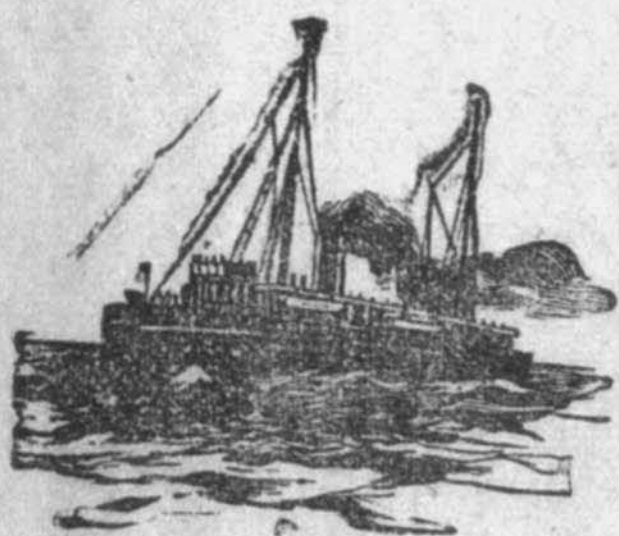
一會因身體倦了。便隱几而睡。忽見寶珠來了。因笑迎上去。一看。却不是寶珠。是盛蘊仙。因道。久違了。近來可好。見蘊仙道。虛花泡影。天上人間。往事。都不堪提起的了。石時驚道。這話怎說。再看他。原來不是盛蘊仙。却是羅浮山人。因失笑道。原來是老弟。我找你的書子不到。你打的那部什麼說部。寶珠想代你刻去呢。羅浮山人笑指案角上的一部書道。這不是嗎。石時轉眼一看。見那羅浮山人竟化了個大蝴蝶兒。飛去了。石時見案上真有一部書。擺着拈來一看。原來是一部小說。便說。的秦寶珠。一身影事。叫做淚珠緣。因笑起來。道。原來如此。倒也是個極美滿的大觀。因提起筆來。題道。

絕好韶華能幾時
十年償了淚珠兒
分明不是紅樓夢
別寫南華筆一枝

剛寫完背後有人瞥手把筆奪去回頭一看却是絕不相識的因道你怎麼奪我的筆那人笑道你把淚珠緣行世去敢與我的紅樓夢抗衡嗎說着。一手。又來奪書石時連忙揪住已被他搶了幾本去看原本和紅樓夢一樣是一百二十回的却只賸了六十四回下來因頓足道可惜可惜忽四下一望悄然無人因大笑道。唔。唔。原來是夢因淚珠緣尙在手裏便把這六十四回發刊行世了。打算再入夢去的時候問那羅浮山人補齊去看官等着正是

我亦三生杜牧之。十年一夢醒來遲。
才人眼淚生來有。兒女恩情過後知。
漫把黃羅書舊夢。悔拋紅豆種相思。
姻緣兩字今休問。反寫團圓亦太癡。

淚珠緣 第六四回



一百九六